

韓非子集解

上冊



廣益書局刊行

序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歸其本於黃老其爲人吃口不能道說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李斯自以爲不如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干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病治國不務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功實之上以爲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廉直不容於邪枉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難五十五篇十餘萬言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遊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秦因急攻韓韓始不用及急乃遣韓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任用李斯害之秦王曰非韓之諸公子也今欲并諸侯非終爲韓不爲秦此人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過法誅之秦王以爲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藥令早自殺韓非欲自陳不見秦王後悔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乾道改元中元日三八郎印

翰林前輩夏邑李書年先生好藏古書精槧而宋乾道刻本韓非子尤其善者嘉慶辛未先生方爲吾省布政使察賑鳳潁蘆以後進禮謁於塗次求借是書先生辭以在里中又六年丙子六月余在揚州先生督漕淮上專使送是冊來迺屬好手影鈔一本以原本還先生明年丁丑五月攜至江寧孫淵如前輩慈惠付梓又明年戊寅五月刻成而淵如已歸道山可痛也是本爲明趙文毅刻本所自出却有以他本改易處元和顧君千里實爲余校刊千里十四年前已見此冊挾摛標舉具道此槧之所以善宋槧誠至寶得千里而益顯矣千里別有識誤三卷出以贈余附刻書後仍歸之千里昔蘆爲朱文正師恭跋御製文及代擬進御文屢邀兩朝褒賞文正曾以奏聞今上退謂其子錫經必以稿還蘆聽入私集且與蘆書曰一不可掠人之美一不欲亂我之真也蘆老且病然尙思假年居業以期有以自立不敢鷄披隼翼鹿蒙虎皮也是年月陽在己巳臚舊史氏吳蘆序

楚欽置相於秦戰國策作楚王問於范環史記索隱戰國策一作蠡史記甘茂列傳作問於范環徐廣義一作環韓非作問於干象然宋槧一卷中前作干後作干杏姓氏急就篇注楚有干象深寧叟精博定不誤也同日又記

韓非子集解目次

卷上

初見秦	一	姦劫弑臣	五〇
存韓	五	亡徵	五七
難言	九	三守	六一
愛臣	一〇	備內	六二
主道	一一	南面	六四
有度	一四	飾邪	六六
二柄	一八	解老	七一
揚權	二一	喻老	八五
八姦	二五	說林上	九一
十過	二九	說林下	九八
孤憤	四〇	觀行	〇四
說難	四四	安危	〇五
和氏	四八	守道	〇七
		用人	〇九
		功名	一一二

大體……………	一一三	問田……………	五五
內儲說上七術……………	一一四	定法……………	五六
內儲說下六微……………	一二八	說疑……………	五八
外儲說左上……………	一三九	詭使……………	六四
外儲說左下……………	一五四	六反……………	六八
		八說……………	七三
		八經……………	七七
		五蠹……………	八三
		顯學……………	九三
		忠孝……………	九八
		人主……………	一〇一
		飾令……………	一〇三
		心度……………	一〇四
		制分……………	一〇六

卷下

外儲說右上……………	一
外儲說右下……………	一四
難一……………	二五
難二……………	三三
難三……………	三九
難四……………	四七
難勢……………	五一
問辯……………	五四

韓非子集解 卷上

初見秦

臣聞不知而言。不智。知而不言。不忠。爲人臣不忠當死。言而不當亦當死。雖然。臣願

悉言所聞。唯大王裁其罪。臣聞天下陰燕陽魏。

燕北故曰陰。魏南故曰陽。

連荆固齊收韓而成從。將西

面以與秦強爲難。臣竊笑之。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

知三亡者得天下。

其此之謂乎。臣聞之曰。以

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今天下之府庫不盈。困倉空虛。悉其士民。張軍數千百萬。

其頓首戴羽爲將軍。斷死於前。不至千人。皆以言死。白刃在前。斧鑕在後。而卻走。不能

死也。非其士民不能死也。上不能故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不信。故士民不

死也。今秦出號令而行賞罰。有功無功相事也。出其父母懷衽之中。生未嘗見寇。耳聞

戰。頓足徒褐。犯白刃。蹈鑪炭。斷死於前者皆是也。夫斷死與斷生者不同。而民爲之者。

是貴奮死也。夫一人奮死。可以對十。十可以對百。百可以對千。千可以對萬。萬可以剋

天下矣。今秦地折長補短。方數千里。名師數十百萬。秦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

若也。以此與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是故秦戰未嘗不尅。攻未嘗不取。所當未嘗不破。開地數千里。此其大功也。然而兵甲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困倉虛。四鄰諸侯不服。霸王之名不成。此無異故。其謀臣皆不盡其忠也。臣敢言之。往者齊南破荆。東破宋。西服秦。北破燕。中使韓魏。土地廣而兵強。戰尅攻取。詔令天下。齊之清濟濁河。足以爲限。長城巨防。足以爲塞。齊五戰之國也。謂五破國也。一戰不尅而無齊。爲樂毅破齊於濟西。由此觀之。夫戰者。萬乘之存亡也。且問之曰。削迹無遺根。無與禍鄰。禍乃不存。言禍敗之迹削去木根則無禍敗言秦宜以齊爲戒。秦與荆人戰。大破荆。襲郢。取洞庭五湖江南。荆王君臣亡走。東服於陳。當此時也。隨荆以兵。則荆可舉。荆可舉。則民足貪也。地足利也。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復與荆人爲和。令荆人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爲難。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一矣。天下又比周而軍華下。大王以詔破之。兵至梁。郭下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荆趙之意絕。荆趙之意絕。則趙危。趙危而荆狐疑。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復與魏氏爲和。

令魏氏反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二矣。前者穰侯之治秦也，用一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穰侯營私邑謀秦，故非諷云兩國。是故兵終身暴露以外，士民疲

病於內，霸王之名不成。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三矣。趙氏中央之國也，維民所居也。趙居邯鄲，燕之

南齊之西魏之北韓之東，故曰中央兼四國人，故曰維。

其民輕而難用也。號令不治，賞罰不信，地形不便，下不能盡其民力。

彼固亡國之形也，而不憂民萌，悉其士民，軍於長平之下，以爭韓上黨。大王以詔破之，拔武安。當是時也，趙氏上下不相親也，貴賤不相信也。然則邯鄲不守，拔邯鄲，筦山東，可聞引軍而去。西攻修武，踰華絳，上黨代四十六總，上黨七十縣，不用一領甲，不苦一士民，此皆秦有也。以代上黨不戰而畢爲秦矣。東陽河外不載而畢反爲齊矣。中山呼淹以北，不戰而畢爲燕矣。然則是趙舉，趙舉則韓亡，韓亡則荆魏不能獨立。則是一舉而壞韓蠹魏，拔荆東以弱齊，強燕，決白馬之口，以沃魏氏，是一舉而三晉亡，從者敗也。大王垂拱以須之，天下編隨而服矣。霸王之名可成，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復與趙氏爲和。夫以大王之明，秦兵之強，棄霸王之業，地曾不可得，乃取欺於亡國，是謀臣之拙也。且夫趙當亡而不亡，秦當霸而不霸，天下固以量秦之謀臣一矣。乃

復悉士卒以攻邯鄲。不能拔也。棄甲兵弩戰竦。而天下固以量秦力。二矣。軍乃引而復。並於孚下。大王又並軍而至。與戰不能尅之也。又不能反運罷而去。天下固量秦力。三矣。內者量吾謀臣。外者極吾兵力。由是觀之。臣以爲天下之從。幾不能矣。

言諸侯知秦兵頓民疲則從益堅固曰不

矣。內者吾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困倉虛。外者天下皆比意甚固。願大王有以

慮之也。且臣聞之曰。戰戰栗栗。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紂爲天子。將率天下甲兵百萬。左飲於淇谿。右飲於洹谿。淇水竭而洹水不流。以與周武王爲難。武王將素甲三千。戰一日而破紂之國。禽其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傷。知伯率三國之衆以攻趙襄王於晉陽。決水而灌之。三月城且拔矣。襄王鑽龜筮占兆。以視利害。何國可降。乃使其臣張孟談。於是乃潛於行而出。知伯之約。得兩國之衆以攻知伯。禽其身。以復襄王之初。今秦地折長補短。方數千里。名師數十百萬。秦國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此與天下何兼有也。臣昧死願望見大王。言所以破天下之從。舉趙亡韓。臣荆魏。親齊燕。以成霸王之名。朝四鄰諸侯之道。大王誠聽其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荆魏不臣。齊燕不親。霸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不朝。

大王斬臣以徇國。以爲王謀不忠者也。

存韓

韓事秦三十餘年。出則爲扞蔽。人則爲薦薦。出貢以供若。薦薦居久。秦特出銳師取韓地而隨之。怨

懸於天下。功歸於強秦。且夫韓入貢職。與郡縣無異也。今日臣竊聞貴臣之計。舉兵將

伐韓。夫趙氏聚士卒養從。欲贅天下之兵。贅綴連也。明秦不弱。則諸侯必滅宗廟。欲西面行

其意。非一日之計也。今釋趙之患。而穰內臣之韓。則天下明趙氏之計矣。韓爲內臣秦猶滅之。則天下從趙攻秦計。

爲得矣。夫韓小國也。而以應天下四擊。主辱臣苦。上下相與同憂久矣。修守備。戒強敵。有

蓄積。築城池。以守固。今伐韓。未可一年而滅。拔一城而退。則權輕於天下。天下摧我兵

矣。韓叛則魏應之。趙據齊以爲原。若山原然。如此則以韓魏資趙假齊。以固其從而以與爭

強。趙之福而秦之禍也。夫進而擊趙。不能取。退而攻韓。弗能拔。則陷銳之卒。勲於野戰。

負任之旅。罷於內攻。勞餉者。則合羣苦弱以敵而共二萬乘。非所以亡趙之心也。均加貴

人之計。均同也。謂同其計而用之。則秦必爲天下兵質矣。既進退不能則同於爲質者。陛下雖以金石相弊。弊盡也。盡以召士。則兼天

下之日未也。今賤臣之遇愚計。使人使荆。重幣用事之臣。明趙之所以欺秦者。與魏質以安其心。從韓而伐趙。趙雖與齊爲一。不足患也。二國事畢。趙齊則轉可以移書定也。是

我一舉二國有亡形。則荆魏又必自服矣。故曰兵者凶器也。不可不審用也。以秦與趙敵。衡加以齊。今又背韓而未有以堅荆魏之心。夫一戰而不勝。則禍構矣。計者所以定

事也。不可不察也。韓秦強弱在今年耳。且趙與諸侯陰謀久矣。夫一動而弱於諸侯。危事也。爲計而使諸侯有意伐之心。至殆也。見二鍊非所以強於諸侯也。臣竊願陛下之

幸熟圖之。攻伐而使從者聞焉。不可悔也。詔以韓客之所上書。書言韓子之未可舉。下臣斯甚以爲不然。秦之有韓。若人之有腹心之病也。處處則核然。爲妨心腹虛也。而病爲妨喻秦。虛心待韓。韓終爲妨核音亥。若

居濕地著而不去。以極走則發矣。謂疾得命卒然而走必發矣。喻秦雖加恩於韓。有急韓之不已之心。必見矣。夫韓雖臣於秦。未嘗不爲秦

病。今若有卒報之事。韓不可信也。秦與趙爲難。荆蘇使齊。未知何如。以臣觀之。則齊趙之交。未必以荆蘇絕也。若不絕。是悉趙而應二萬乘也。夫韓不服秦之義。而服於強也。

今專於齊趙。則韓必爲腹心之病而發矣。韓與荆有謀。諸侯應之。則秦必復見嶮塞之患。非之來也。未必不以其能存韓也。爲重於韓也。辯說屬辭。飾非詐謀。以釣利於秦。而

以韓利闕陛下。

闕陛下之意因韓而人說以求韓利

夫秦韓之交親則非重矣。

見重於二國

此自便之計也。臣視非之

言。文其淫說靡辯才甚。臣恐陛下淫非之辯而聽其盜心。因不詳察事情。今以臣愚議

秦發兵而未名所伐。則韓之用事者以事秦爲計矣。

疑伐已也

臣斯請往見韓王。使來入見

大王。見因內其身而勿遣。稍召其社稷之臣。以與韓人爲市。則韓可深割也。因令象武

發東郡之卒闕兵於境上。而未名所之。則齊人懼而從蘇之計。是我兵未出而勁韓以

威擒強齊以義從矣。聞於諸侯也。趙氏破膽。荆人狐疑。必有忠計。荆人不動。魏不足患

也。則諸侯可蠶食而盡。趙氏可得與敵矣。願陛下幸察愚臣之計。無忽。秦遂遣斯使韓

也。孝斯往詔韓王。未得見。因上書曰。昔秦韓戮力一意。以不相侵。天下莫敢犯。如此者

數世矣。前時五諸侯嘗相與共伐韓。秦發兵以救之。韓居中國。地不能滿千里。而所以

得與諸侯班位於天下。君臣相保者。以世世相教事秦之力也。先時五諸侯共伐秦。韓

反與諸侯先爲鴈行。以嚮秦軍於闕下矣。諸侯困力極。無奈何。諸侯兵罷。杜倉相秦。

起兵發將以報天下之怨。而失攻荆。荆令尹患之曰。夫韓以秦爲不義。而與秦兄弟共

苦天下。已又背秦。先爲雁行以攻闕。韓則居中國展轉不可知。天下共割韓上地十城

以謝秦。解其兵。夫韓嘗一背秦。而國迫地侵兵弱。至今所以然者。聽姦人之浮說。不權事實。故雖殺戮姦臣。不能使韓復強。今趙欲聚兵士卒以秦爲事。使人來借道。言欲伐秦。其勢必先韓而後秦。且臣聞之。唇亡則齒寒。夫秦韓不得無同憂。其形可見。魏欲發兵以攻韓。秦使人將使者於韓。今秦王使臣斯來而不得見。恐左右襲曩姦臣之計。使韓復有亡地之患。臣斯不見。請歸報。秦韓之交必絕矣。斯之來。使以奉秦王之歡心。願效便計。豈陛下所以逆賤臣者耶。臣斯願得一見前進道愚計。退就俎戮。願陛下有意焉。今殺臣於韓。則大王不足以強。若不聽臣之計。則禍必構矣。秦發兵不留行。而韓之社稷憂矣。臣斯暴身於韓之市。則雖欲察賤臣愚忠之計。不可得已。邊鄙殘國固守鼓鐸之聲於耳。而乃用臣斯之計晚矣。且夫韓之兵於天下可知也。今又背強秦。夫棄城而敗軍。則反掖之寇。反掖者謂麾下反以衝君掖也必襲城矣。城盡則聚。散則無軍矣。城固守則秦必興兵而圍王。一都道不通。則難必謀。其勢不救。左右計之者不用。願陛下熟圖之。若臣斯之所言。有不應事實者。願大王幸使得畢辭於前。乃就吏誅不晚也。秦王飲食不甘。遊觀不樂。意專在圖趙。使臣斯來言。願得身因急與陛下有計也。今使臣不通。則韓之信未

可知也。夫秦必釋趙之患而移於韓。願陛下幸復察圖之而賜臣報決。

難言

臣非非難言也。所以難言者。言順比滑澤。洋洋纒纒然。則見以爲華而不實。

言順於權捷於班洋洋也

纒纒有編次也敦祇恭厚。鯁固愼完。則見以爲摠而不倫。多言繁稱。連類比物。則見以爲虛而無用。總微說約徑省而不飾。則見以爲劇而不辯。激急親近。探知人情。則見以爲譖而不讓。闊大廣博。妙遠不測。則見以爲夸而無用。家計小談。以具數言。則見以爲陋。言而近世。辭不悖逆。則見以爲貪生而諛上。言而遠俗。詭躁人間。則見以爲誕。捷敏辯給。繁於文采。則見以爲史。殊釋文學。以質信言。則見以爲鄙。時稱詩書。道法往古。則見以爲誦者。誦說舊事此臣非之所以難言而重患也。故度量雖正。未必聽也。義理雖全。未必用也。大王若以此不信。則小者以爲毀訾誹謗。大者患禍災害。死亡及其身。故子胥善謀而吳戮之。仲尼善說而匡圍之。管夷吾實賢而魯囚之。故此三大夫豈不賢哉。而三君不明也。上古有湯。至聖也。伊尹至智也。夫至智說至聖。然且七十說而不受。身執鼎俎。爲庖

宰昵近習親。而湯乃僅知其賢而用之。故曰以至智說至聖。未必至而見受。伊尹說湯是也。以智說愚必不聽。文王說紂是也。故文王說紂。囚之翼侯。炙鬼侯。腊比干。剖心梅伯。醢夷吾。束縛而曹羈。奔陳。伯里子道乞。傳說轉鬻。轉次而鬻故曰鬻。孫子贖脚於魏。吳起收泣於岸門。痛西河之為秦。卒枝解於楚。公叔痤言國器反為悖。公孫鞅奔秦。鬪龍逢斬。萇宏分脰。磔裂也殺氏反。尹子筭於棘。投之於棘中。司馬子期死而浮於江。田明幸射。非罪為辜射而殺之。宓子賤西門豹不鬪而死。人手董安于死而陳於市。宰子不免於田常。范雎折脅於魏。此十數人者皆世之仁賢忠良。有道德之士也。不幸而遇悖亂闇惑之主而死。然則雖賢聖不能逃死亡。避戮辱者何也。則愚者難說也。故君子不少也。且至言忤於耳而倒於心。非賢聖莫能聽。願大王熟察之也。

愛臣

愛臣太親。必危其身。威權上塗故危其身。人臣太貴。必易主位。主妾無等。必危嫡子。上謂室中。兄弟不服。必危社稷。君之兄弟不相從服。臣聞千乘之君無備。必有百乘之臣在其側。以徙其民而傾其國。

萬乘之君無備。必有千乘之家。在其側以徙其威而傾其國。是以姦臣蕃息。主道衰亡。是故諸侯之博大。天子之害也。羣臣之太富。君主之敗也。將相之管主而隆國家。此君人者所外也。君當疎外斥遠之萬物莫如身之至貴也。位之至尊也。主威之重。主勢之隆也。此四美者不求諸外。不請於人。議之而得之矣。故曰。人主不能用其富。則終於外也。既不能用富臣則竊之此君人者之所識也。昔者紂之亡。周之卑。皆從諸侯之博大也。殷諸侯文王周諸侯季襄王晉之分也。魏也齊之奪也。陳桓弒簡公也皆以羣臣之太富也。夫燕宋之所以弑其君者。皆以類也。故上比之殷周。中比之燕宋。莫不從此術也。是故明君之蓄其臣也。盡之以法。臣雖有貴賤同以法也質之以備。謂薄其賞賜也臣貧則易制故不赦死。不宥刑。赦死宥刑。是謂威淫。淫散也社稷將危。國家偏威。君威散臣威故曰偏威是故大臣之祿雖大。不得藉威城市。市衆所聚恐其乘衆而生心也黨與雖衆。不得臣士卒。故人臣處國無私朝。謂臣自私朝居軍無私交。其府庫不得私貸於家。不欲令其樹福也此明君之所以禁其邪。是故不得四從。四鄰之國爲私交不載奇兵。非傳非遽。載奇兵革。罪死不赦。此明君之所以備不虞者也。

主道

道者萬物之始。物從道生。故曰始。是非之紀也。是非因道。彰故曰紀。是以明君守始以知萬物之源。

得其始其源可知也。

治紀以知善敗之端。得其紀其端可知也。

故虛靜以待令。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虛則知實之情。

靜則知動者正。有言者自為名。有事者自為形。形名參同。君乃無事焉。歸之其情。故曰。

君無見其所欲。君見其所欲。臣自將雕琢。臣因欲雕。琢以稱之。君無見其意。君見其意。臣將自表異。

君見其意。臣因其意以稱之。

故曰。去好去惡。臣乃見素。去舊去智。臣乃自備。好惡不形。臣無所效。則戒而自備。

故有智而不以

慮。使萬物知其處。有行而不以賢。觀臣下之所因。有勇而不以怒。使羣臣盡其武。是故

去智而有明。去君智則臣智自明也。

去賢而有功。去君賢則臣事自功。

去勇而有強。去君勇則臣武自強。

羣臣守職。百官有常。因

能而使之。是謂習常。故曰。寂乎其無位而處。濇乎莫得其所。明君無為於上。羣臣竦懼

乎下。明君之道。使智者盡其慮。而君因以斷事。故君不窮於智。用臣智故。智不窮。

賢者敕其材。君

因而任之。故君不窮於能。有功則有君其賢。有過則臣任其罪。故君子不窮於名。是故

不賢而為賢者師。君雖不賢。為賢臣之師。

不智而為上智者正。為臣之正。

臣有其勞。君有其成功。君取臣勞。以為己功。

此之

謂賢主之經也。經常法也。

道在不可見。君道必使臣不可見也。

用在不可知。虛靜無事。以闇見疵。見而不見。

聞而不聞。知而不知。知其言以往。勿變勿更。以參合閱焉。官有一人。勿令通言。則萬物

皆盡。各守職勿使相通。情既相猜則自盡矣。

函掩其跡。匿其端。下不能原。去其智。絕其能。下不能意。保吾所以往。

而稽同之。謹執其柄而固握之。絕其能望。破其意。毋使人欲之。執柄固則人不謹其閉。不固。

其門。虎乃將存。權柄不固則篡國之虎因而存矣。

不慎其事。不掩其情。賊乃將生。弑其主。代其所。人莫不與。

故謂之虎。處其主之側。爲姦臣。聞其主之忒。故謂之賊。散其黨。收其餘。閉其門。奪其輔。

國乃無虎。大不可量。深不可測。同合刑名。審驗法式。擅爲者誅。國乃無賊。是故人主有。

五壅。臣閉其主曰壅。臣制財利曰壅。臣擅行令曰壅。臣得行義曰壅。臣得樹人曰壅。臣

閉其主則主失位。臣制財利則主失德。臣擅行令則主失制。臣得行義則主失明。臣得

樹人則主失黨。此人主之所以獨擅也。非人臣之所以得操也。人主之道。靜退以爲寶。

不自操事而知拙與巧。不自計慮而知福與咎。是以不言善應。不約而善增。言已應則

執其契。事已增則操其符。符契之所合。賞罰之所生也。故羣臣陳其言。君以其言授其

事。事以責其功。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誅。明君之道。臣

不陳言而不當。是故明君之行賞也。曖乎如時雨。百姓利其澤。其行罰也。畏乎如雷霆。

神聖不能解也。故明君無偷賞。無赦罰。賞偷則功臣墮其業。赦罰則姦臣易爲非。是故

誠有功。則雖疏賤必賞。誠有過。則雖近愛必誅。近愛必誅。則疏賤者不怠。而近愛者不驕也。

有度

國無常強。無常弱。奉法者強。則國強。強為不曲。法從私。奉法者弱。則國弱。荆莊王并國二十六。

開地三千里。莊王之氓社稷也。而荆以亡。荆全之時與荆亡之時民及社稷未改易。而全亡遂殊者。則由奉法有強弱故也。齊桓公并國三十。

啓地三千里。桓公之氓社稷也。而齊以亡。燕襄王以河為境。以薊為國。襲琢方城。方城。涿之邑也。

殘齊平中山。中山。國名。有燕者重。無燕者輕。謂鄰國得燕為重者。則重。反是者則輕也。襄王之氓社稷也。而燕以亡。魏安

釐王攻趙救燕。取地河東。河東。故南燕國所在。時魏救燕。燕人得之。故以河東故國與魏也。攻盡陶魏之地。陶。陶定陶也。加兵於齊。私平陸

之都。言魏加兵於齊。平陸。以為私都也。攻韓拔管。管。故管叔所都。勝於淇下。睢陽之事。荆軍老而走。魏與楚相持於睢陽。而楚師遁師久為老。蔡召陵

之事。荆軍破兵。四布於天下。兵。魏之兵也。威行於冠帶之國。安釐死而魏以亡。故有荆莊齊桓

公。則荆齊可以霸。有燕襄魏安釐。則燕魏可以強。今皆亡國者。其羣臣官吏。皆務所以

亂而不務所以治也。其國亂弱矣。又皆釋國法而私其外。外。謂臣之事也。則是負薪而救火也。亂

弱甚矣。故當今之時。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國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則兵強而

敵弱。故審得失。有法度之制者。加以羣臣之上。則主不可欺。以詐僞。謂得守法度之臣。授之以政位。加羣臣之上。故不可欺。以詐僞。

審得失。有權衡之稱者。以聽遠事。則主不可欺。以天下之輕重。權衡所以稱輕重也。臣既妙於輕重。使之聽遠。故不可欺。以輕重也。今

若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能由譽進。所以比周。於下求其虛譽。若以黨舉官。則民務交而不求用於法。

官由黨舉。所以務交。求其親援。故官之失能者。其國亂。以譽為賞。以毀為罰也。則好賞惡罰之人。釋公行。行

私術。比周以相為也。忘主外交。以進其與。與。謂黨也。則其下所以為上者薄矣。交眾與多。外

內朋黨。雖有大過。其蔽多矣。朋黨既多。遞相隱蔽。雖有大過。無從而知也。故忠臣危死於非罪。姦邪之臣安利於無

功。邪臣朋黨。則忠臣橫以非罪而見陷。邪臣輒以無功而獲利也。忠臣之所以危死。而不以其罪。則良伏矣。臣傷其類。故良臣伏也。姦邪之臣安

利不以功。則姦臣進矣。同氣相求。故姦臣進也。此亡之本也。若是則羣臣廢法而行私重。輕公法矣。私重。

謂朋黨私相重也。數至能人之門。此其所以私重也。不壹至主之廷。百慮私家之便。不壹圖主之國。屬數雖

多。非所尊君也。君之徒屬之數雖多。皆行私重。故非尊君。百官雖具。非所以任國也。百官雖備。皆慮私家之便。故非任國。任謂當其事也。然則主有人主

之名。而實託於羣臣之家也。威權不移。故也。故臣曰亡國之廷。無人焉。無憂國之人也。臣韓非自謂也。廷無人者。非朝

廷之衰也。家務相益。不務厚國。大臣務相尊。而不務尊君。小臣奉祿養交。不以官為事。

此其所以然者。由主之不上斷於法。而信下為之也。故明主使法擇人。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擇人量功之法。布在方冊。謂成國之舊制。能者不可弊。敗者不可飾。譽者不能進。非者弗能退。以法量功。故能

不可弊。敗不可飾。也以法師。人故弊不能進。非不能退也。則君臣之間。明辯而易治。明辯謂善。惡不相掩。故主讎法則可也。讎謂校。定可否。賢者之為

人臣。北面委質。無有二心。朝廷不敢辭賤。軍旅不敢辭難。朝廷辭賤則下有缺上之心。軍旅辭難則士有偷存之志。順上之為

從主之法。虛心以待令。而無是非也。故有口不以私言。為君言也。有目不以私視。為君視也。而上

盡制之。為人臣者。譬之若手。上以修頭。下以修足。清暖寒熱。不得不救入。寒則救之。以清凡此皆用

手入。故曰不救入也。鎡鄒傳體。不敢弗搏。利刃近體。手必搏之。無私賢哲之臣。無私事能之士。賢哲之臣。事能之士。皆以公用之。故民

不越鄉而交。無百里之感。既任臣以公。則政平。國理人無異望。無外心。故不越鄉而交。所以無百里之感。賞賤不相踰。愚智提衡而立。愚智各得其所。故提衡而立。

立治之至也。今夫輕爵祿。易去亡以擇其主。臣不謂廉。易亡擇主。心貪者耳。此之臣不可謂廉也。詐說逆法。倍主

強諫。臣不謂忠。逆法強諫。淺主者耳。如此之臣不可謂忠。行惠施利。收下為名。臣不謂仁。行惠收下。作福者耳。如此之臣不可謂仁。離俗隱居。而

以作非上。臣不謂義。隱居非上。揚主之惡。如此之臣不可謂義。外使諸侯。內耗其國。伺其危險之陂。以恐其主。曰。交

非我不親。怨非我不解。而主乃信之。以國聽之。卑主之名。以顯其身。毀國之厚。以利其

家。臣不謂智。同危以怨主。毀國以利家。姦雄者耳。如此之臣不可謂智也。此數物者。險世之說也。而先王之法所簡也。險世所說。邀取一時之利。先王

所謂必令百代常行

先王之法曰。臣毋或作威。毋或作利。從王之指。毋或作惡。從王之路。古者世治

之民。奉公法。廢私術。專意一行。具以待任。治世之人所具意行不用之於私。惟以待君之任耳。夫為之人主。而身察百官。則

日不足。力不給。言當用法而察之。且上用目。則下飾觀。飾觀則目視不得其真也。上用耳。則下飾聲。飾聲則耳聽不知其偽也。上用慮。

則下繁辭。繁辭則慮惑於說也。先王以三者為不足。故舍己能。而因法數。審賞罰。先王之所守要。法因

數審賞罰用此察之。則百言不得混其真。為斯術也。先王所守之要。故法省而不侵。獨制四海之內。聰智不得用其詐。陰躁不得關其

佞。姦邪無所依。遠在千里外。不敢易其辭。勢在郎中。不敢蔽善。飾非。郎近侍之官也。朝廷羣下。直

湊單微。不敢相踰越。雖單微直湊亦令得其職分而豪強不敢踰。故治不足。而日有餘。上之任勢使然也。立治之功。日上有餘而功效既

已平羣臣。既已稔則上之任用之勢。不違法。教使之然也。夫人臣之侵其主也。如地形焉。即漸以往。如地形見之耕漸就制滅也。使人主失端。東

西易面而不自知。既以漸來。故雖至於失端。易面而主尚不能自知。故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司南即指南車也。以喻國之正法。故明主使其羣

臣。不遊意於法之外。不為惠於法之內。不令遊意法外。為惠法內。皆所以防其侵也。動無非法。法所以凌過遊外私

也。既使羣臣動皆以法其或凌過遊外。即皆私也。嚴刑所以遂令懲下也。所以嚴刑者。欲以遂令且懲下也。遂通也。威不貸錯。制不共門。威當主錯。故不貸。臣令錯。制當

主裁。故不共臣。同門。錯置也。威制共。則眾邪彰矣。威制共。臣則制邪顯用矣。法不信。則君行危矣。法不信。則後不可行。故君危也。刑不斷。則邪

不勝矣。故曰。巧匠目意中繩。然必先以規矩為度。匠之目意。雖復中繩而不可用。當其規矩為其度。上智捷舉中事。必以

先王之法爲比。君知雖敏而中事不可用當以先王之法爲其比也。

故繩直而枉木斲。準夷而高科削。科等也。削高也。令就下也。權衡縣而

重益輕。減重益輕。權衡乃平。

斗石設而多益少。減多益少。斗石乃滿。

故以法治國。舉措而已矣。舉法而措之。治自平。

法不阿貴。

繩不撓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辭。勇者弗敢爭。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故矯上

之失。詰下之邪。治亂決繆。絀羨齊非。

絀其健羨齊其爲非。絀音黜。

一民之軌莫如法。屬官威民。屬官欲令官之屬已。退

淫殆。止詐僞。莫如刑。刑重則不敢以貴易賤。不敢以貴易賤。慢易於賤也。法審則上尊而不侵。上尊而不侵。

則主強而守要。故先王貴之而傳之。傳之於後。

人主釋法用私。則上下不別矣。

二柄

明主之所導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導引也。言導所以引喻其臣而制斷之也。二柄者。刑德也。何謂刑德。曰殺戮

之謂刑。慶賞之謂德。爲人臣者。畏誅罰而利慶賞。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則羣臣畏其威

而歸其利矣。故世之姦臣。則不然。所惡則能得之。其主而罪之。

姦臣所惡則巧詐媚惑。其主得其威而罪也。

所愛則

能得之。其主而賞之。

姦臣所愛亦以巧詐媚惑其主得之恩而賞之。

今人主非使賞罰之威利出於己也。聽其臣而行

其賞罰。則一國之人。皆畏其臣而易其君。

皆畏其臣而易其君。

反用罰則民畏臣而輕君。

歸其臣而去其君矣。

臣用賞則民歸臣而去其君。

此

人主失刑德之患也。夫虎之所以能服狗者，爪牙也。使虎釋其爪牙而使狗用之，則虎

反服狗矣。人主者以刑德制臣者也。今君人者釋其刑德而使臣用之，則君反制於臣

矣。反爲臣所制也故田常上請爵祿而行之羣臣。請君爵祿而與羣臣所以樹私德於衆庶也下大斗斛而施於百姓。於下而用大斗斛以施百姓所以樹

私恩於衆庶也此簡公失德而田常用之也。故簡公見弑。子罕謂宋君曰：夫慶賞賜予者，民之所

喜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者，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於是宋君失刑而子罕用之。故宋

君見劫。田常徒用德。謂不兼刑也而簡公弑。子罕徒用刑。謂不兼德也而宋君劫。故今世爲人臣者，兼

刑德而用之，則是世主之危，甚於簡公宋君也。故劫殺擁蔽之主，非失刑德而使臣用

之而不危亡者，則未嘗有也。人主將欲禁姦，則審合刑名者，言異事也。言名也事則也言事則相考則合不可知

也。爲人臣者陳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專以其事責其功，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

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罰。故羣臣其言大而功小者，則罰。非罰小功也。罰功不當名

也。羣臣其言小而功大者，亦罰。非不說於大功也。以爲不當名也。害甚於有大功，故罰

不當名之害，甚於大功。不當名之害甚於大功功大當主亦所以爲罰昔者韓昭侯醉而寢，典冠者見君之寒也，故加衣於君之上。覺寢而說。

寢寢而覺問左右曰：誰加衣者？左右對曰：典冠。君因兼罪典衣與典冠，其罪典衣以爲失其

事也。其罪典冠。以為越其職也。非不惡寒也。以為侵官之害甚於寒。故明主之畜臣。臣

不得越官而有功。不得陳言而不當。越官則死。不當則罪。守業其官。所言者貞也。守業以當官守

官以當言如此者貞也。則羣臣不得朋黨相為矣。人主有二患。任賢則臣將乘於賢以劫其君。賢者必多才術

故能乘賢以劫君也。安舉則事沮不勝。安舉謂不擇賢則其事必沮而不勝出費敗也。故人主好賢。則羣臣飾行以要君。欲則是羣臣

之情不效。飾行則偽外故其內情不效效顯也。羣臣之情不效。則人主無以異其臣矣。莫不飾行故真偽不分也。故越王好勇而

民多輕死。楚靈王好細腰而國中多餓人。齊桓公妬外而好內。故豎刁自宮以治內。桓

公好味。易牙蒸其子首而進之。燕子噲好賢。故子之明不受國。子之燕之臣也以噲好賢故陳禪讓之事今噲不受國以讓己因以篡之

故君見惡則羣臣匿端。匿其端弊所惡也。君見好則羣臣誣能。誣其能欲見用。人主欲見則羣臣之情態得

其資矣。羣臣之情態皆欲求利君見其好惡明知利其所存故得以為資。故子之託於賢以奪其君者也。豎刁易牙。因君之欲以侵

其君者也。其卒子噲以亂死。子噲燕王名也。桓公蟲流出尸而不葬。此其故何也。人君以情借臣

之患也。謂見好惡之情則臣得以為利此以情借臣求利者也患所以生。人臣之情。非必能愛其君也。為重利之故也。今人主不掩

其情。不匿其端。而使人臣有緣以侵其主。緣其好惡之情得以侵主。則羣臣為子之田常不難矣。故曰去

好惡。羣臣見素。君無好惡則臣無因為偽其誠素自見。羣臣見素。則大君不蔽矣。

揚權

揚權謂舉之使明也
權謂量事設謀也

天有大命。人有大命。

晝夜四時之候天之大命也
臣上下之節人之大命也

夫香美脆味厚酒肥肉甘口而疾形。曼理皓

齒。說情而損精。

香肥所以甘口也。用之失中則病形。皓曼所以說情也。耽之過度則損精。賢才所以助理也。用之失宜則危君也。

故去泰甚。去泰身乃無害。權不欲

見。素無爲也。事在四方。要在中央。

四方謂臣民
中央謂主君

聖人執要。四方求效。虛而待之。彼自以之。

也。君但虛心以待之。彼則各自用其能也。

四海既藏。道陰見陽。

四海則四方也。藏謂不見也。其能如此則君當導臣之陰以見君子之陽。陰陽接則君臣通也。左右既立。開門而當。

輔右偏也。君既通輔弼之臣。斯立如此。則類相後同聲相應。四方賢才畢來矣。君但開門而當之。無所遮擁也。當受也。

勿變勿易。與二俱行。

賢才既來莫敢變易也。令輔弼二臣俱行職事。行之不已。

而可此皆俱賢之臣不須有所除去無不隨化而成。

是謂履理也。

君能履理故有成功

夫物者有所宜。材者有所施。各處其宜。故上下無

爲。使雞司夜。令狸執鼠。皆用其能。上乃無事。上有所長。事乃不方。

所長謂任材用物皆得其宜。故事不一方而成。

矜而

好能。下之所欺。

居上者矜好其能則下各飾其能以欺之。

辯惠好生。下因其材。

居上好生辯惠則下因其材以入其諛。佞材則辯惠也。

上下易用。國故不

治。

上代下任下操上權則國不治

用一道以名爲首。

一謂道可以當行古今莫二者唯其正名乎。故曰以名爲首。

名正物定。名倚物徙。故聖人執一

以靜。使名自命。令事自定。

既使名命事故事自定也

不見其采。下故素正。

采故皆事也。上不見事則下事既素且正。

因而任之。使自事

之。

因其事而任之彼則自舉其事

因而予之。彼將自舉之。

因其事以與之彼則自舉之

正與處之。使皆自定之。上以名舉之。

皆使彼自定在上者從而

以名舉之則刑名審矣

不知其名復修其形

形事也循事以求

形名參同用其所生

所生為形名所從而出者

而用

二者誠信下乃貢情

二者謂形名也參同則用其

謹修所事待命於天

君人者能謹修其事天

必有符應之命以命之

毋失

其要乃為聖人聖人之道去智與巧智巧不去難以為常

夫智巧在必背道而行詐故須去之

民人用之其身

多殃主上用之其國危亡因天之道反形之理督參鞠之終則有始

其事既終還

虛以靜後未嘗用已

常常虛靜以後人未嘗用已而先唱

凡上之患必同其端

端謂所陳事之首也臣之陳事不擇

而勿同萬民一從

其陳事者且當信之無遂與同然後擇

夫道者弘大而無形德者發理而普至至於

羣生斛酌用之萬物皆盛而不與其寧

道德不與物寧

道者下周於事因稽而命與時生死

因道以考汝報而汝也死生猶廢與也

謂其致命時可廢則廢時可與則與也

參名異事通一同情

參考異事之名必令通一而又同情

故曰道不同於萬物

不同陰陽

於陰陽

衡不同於輕重

故能知其輕重

繩不同於出入

於出入

和不同於燥濕

同羣於臣

於羣臣

凡此六者道之出也

此六者皆自道生

道無雙故曰一是故明君貴獨道之容

道以獨

君臣不同道下以名禱

言以禱於君

君操其名臣效其形形名參同上下和調也

聽之道以其所出反以為之入

凡聽言之道或有未審必出言以

故審名以定位明分以辯類

位自定明識其

聽言之道溶若甚醉

溶閉漫之貌凡聽言者欲聞以招明愚以求

唇乎齒乎吾不為始乎齒

乎辱乎。愈悒悒乎。譬齒可以發言語也。吾不爲始則彼自離之。吾因以知之。是非輻湊。上不與構。

分析其所言。彼既分析吾途。知之所陳之言。或是或非。如輻之湊。皆發自下情。上不與之爲構也。構結也。 虛靜無爲。道之情也。參伍比物。事之形也。參之以比物。

伍之以合虛。根幹不革。則動泄不失矣。參三也。伍五也。謂所陳之事。或三之以比物之情。或五之以合虛。之數。常令根幹堅植。不有移革。如此則動之散。皆無所失泄也。 動之溶

之。無爲而改之。凡所舉動。豁然開眼。雖有所改。無爲而爲也。 喜之則多事。惡之則生怨。謂臣所陳言。君若喜之。彼必自媚。益爲其事。若乃惡之。彼必生怨。而遂止。 故去

喜去惡。虛心以爲道舍。去喜惡以虛其心。則道來止。故爲道舍。 上不與共之。民乃寵之。謂下之爲事。上不與共。得則臣得自專。其事必成。故得受其榮寵也。 上不

與義之。使獨爲之。上固閉內局。從室視庭。參咫尺已具。皆之其處。以賞者賞。以刑者刑。

閉內局。謂閉心以察臣也。由內以觀外。若從室而視庭也。八尺曰咫尺。寸者所以度長短。既閉心以參驗。之咫尺以度量之。二者以具。則大小長短皆之。其所不相犯錯。如此則可賞則賞。可刑則刑。無乖謬矣。 因其所爲。各以自成。善

惡必及。孰敢不信。所謂善惡。既各自成。善必及賞。惡必及刑。刑賞不差。誰敢不信。 規矩既設。三隅乃列。賞罰規矩。既已說於一事。二事則人知他事。皆然。故曰三隅乃列也。 主上不

神。下將有因。神者隱而莫測。其所由者也。既不神。故可測。則可因。故曰下將有因也。 其事不當。下考其常。主事不當。則下以常理考之。所以較其非。 若天若地。是謂

累解。天地高厚不可測者也。君用意如天地。則上因下考之。累可解也。 若地若天。孰疏孰親。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故無疏無親也。 能象天地。是謂聖人。象天地之高厚。

而無私也。 欲治其內。置而勿親。內謂君之機密也。欲令機事不失。所置之臣。勿私親之。 欲治其外。官置一人。不使不恣。安得移并。

外謂百官之政也。欲令其官政不失。則每官置一人。焉夫兩雄必爭。官有二人。適足以增其猜競。故一人則專而不恣。豈有移易並兼之事。 大臣之門。唯恐多人。臣門多人。威權在之。故也。 凡治之極。下不

能得。神隱不測。故下不能得之。治道無喻此者。故曰治之極也。 周合刑名。民乃守職。去此更求。是謂大惑。刑名不差。則其守職。此治之至要。者也。去至要而不用。非惑而何也。

猾民愈衆。姦邪滿側。亦既大惑故姦邪而邪滿。故曰。毋富人而貸焉。毋貴人而逼焉。君之富臣更從臣貸君之貴臣更令臣逼此倒置之徒不識理者

也。毋專信一人而失其都國焉。專信一人則事聚焉故失其都。腓大於股。難以趣走。臣重於君難以爲理。主失其神。虎隨

其後。失神謂君可測知如臣能爲虎隨後以伺其隙。主上不知。虎將爲狗。主既不知臣之爲虎則臣匿威藏用外若狗然所以陰謀其事。主不蚤止。狗益無已。臣既以虎爲狗

君不知而止之如此則同事相求皆爲狗益其朋黨無有已時也。虎成其羣。以弑其母。母則君也既朋黨相益即是虎成羣也虎既成羣母必見弑。爲主而無臣。奚國之有。臣皆爲虎故曰無臣也臣無則國亡故曰奚國之有

爲人。復反其真。謂君君欲爲其國。必伐其聚。聚謂朋黨交結伐之者所以離散其朋黨也。不伐其聚。彼將聚衆。欲爲其

地。必適其賜。地亦國也欲治其國必令賜與適宜。不適其賜。亂人求益。彼父我予。假仇人斧。亂人求益而與之則是以斧假仇人也。假之不

可。彼將用之以伐我。以斧與仇則是假與不可仇既得斧我之見伐不亦宜哉。黃帝有言曰。上下一日百戰。夫上位可寶上利可貪居下者取則不得二者交戰一日有百也。下匿其私。用試其上。上操度量。以割其下。下既有羨之心常匿私以試上故上必當操度量以割斷其下也。故度量之

立。主之寶也。度量可以割斷下故爲主之寶也。黨與之具。臣之寶也。黨與具可以奪君謂故爲臣寶。臣之所不弑其君者。黨與不

具也。故上失扶寸。下得尋常。四指爲扶上於度量少有所失下之得利已數倍多矣。有國之君。不大其都。大其都臣將具以叛國。有道之臣。

不貴其家。大夫稱家貴其家臣將浚己。有道之君。不貴其臣。貴其臣臣將貴勢過己。貴之富之。備將代之。臣既貴富備必將代君也。備危恐

殆。急置太子。禍乃無從起。太子者君之副貳國之重鎮今欲備其危治必速置之則禍端自息矣。內索出圍。必身自執其度量。臣人四面謀

自內欲求出圍但身執度量則可矣厚者虧之。薄者靡之。厚謂臣黨與衆勢位高也。位如此必虧之使薄也。虧靡有量。毋使民比周。同欺其上。虧之

若月。若明之虧漸也亦取其既盛必衰天之道也。靡之若熱。若鑽火之取熱不得中急簡令謹誅。必盡其罰。盡刑罰之理也。毋弛而弓。一棲兩雄。

弓以射不當棲之雄喻刑法罰不當立人官也。一棲兩雄。其鬪嘖嘖。爭鬪豺狼在牢。其羊不繁。豺狼喻吏之貪殘者一家二貴。事乃

無功。二貴爭出命服役者不知誰從故事無功也。夫妻持政。子無適從。夫唱婦隨者禮之正也。今夫妻爭持其政故子不知所從也。為人君者數披其木。毋使

木枝扶疏。木喻臣也披為落其枝也數落木枝者喻數削黜臣之威勢也。木枝扶疏。將塞公闕。謂臣威權覆王充塞公闕私門將實。公庭將虛。主將

壅圍。圍圍也數披其木。毋使木枝外拒。拒謂枝之旁生者也木枝外拒。將逼主處。數披其木。毋使枝大

本小。枝大本小。將不勝春風。不勝春風。枝將害心。春風所以發生萬物者也。喻君恩賞所以榮益於下者也。枝木大矣春風又發其榮以增其重則披枝而害心喻臣本實

矣君又加之恩賞以增其威重則臣將二而危君矣。宗室憂吟。宗室謂太宗適子家也庶子既衆勢凌適子故憂吟也。止之道。數披其木。毋使枝茂。

木數披。黨與乃離。掘其根本。木乃不神。填其洵淵。毋使水清。淵者水之停積水清鑿之者必衆喻離族和附之者必多也。探其

懷。奪之威。探其懷謂淵其心知其所欲為主上用之。若電若雷。威不下分則君命神而可畏故若雷電也

八姦

凡人臣之所道成姦者有八術。道引也言姦臣或誘引君之左右或誘引君之百姓以成其姦邪其術有八也。一曰在同床。何謂同牀。曰貴

夫人愛孺子便僻好色

便僻得嬖美好之色

此人主之所惑也。託於燕處之虞。乘醉飽之時。而求其

所欲。此必聽之術也。

乘因也。夫人孺子等由因君醉飽之時。並以燕娛之具。以求其所欲。事無不聽。

爲人臣者。內事之以金玉。使惑其主。此之

謂同軌。

以金玉之寶。內事貴夫人。愛孺子等。使之惑。主惑則姦謀可成也。

一曰在旁。何謂在旁。曰優笑侏儒。左右近習。

優笑者。謂俳優。能嘲笑者。侏儒。短人也。

此人主未命而唯唯。未使而諾諾。先意承旨。觀貌察色。以先主心者也。此皆俱進俱退。

皆應皆對。

謂君所欲。進則左右近習俱共進之所欲。退則俱共退之命。則皆應問之則皆對。

一辭同軌。以移主心者也。爲人臣者。內事比以金

玉。玩好。外爲之行不法。使之化其主。此之謂在旁。

姦臣既以金玉內事近習之臣。外又爲行非法。漸化其主。主既習非。則其位可得而奪也。

三曰父兄。

何謂父兄。曰側室公子。人主之所親愛也。大臣廷吏。人主之所與度計也。此皆盡力畢

議。人主之所必聽也。爲人臣者。事畢公子。側室以音聲子女。收大臣廷吏。以辭言處約。

言事事成。則進爵益祿。以勸其心。使犯其主。此之謂父兄。

收謂收攝其心也。謂臣欲收大臣之心。辭言爲作聲。又更處置。共言事於君。其事既成。大臣亦

益爵。用此以勸其心。使之犯其主。言。大臣亦可以施說也。

四曰養殃。何謂養殃。曰人主樂美宮室臺池。好飾子女。狗馬。以

娛其心。此人主之殃也。爲人臣者。盡民力以美宮室臺池。重賦斂以飾子女。狗馬。以

其主而亂其心。從其所欲。而樹私利其間。此謂養殃。五曰民萌。何謂民萌。曰爲人臣者

散公財以說民人。行小惠以取百姓。使朝廷市井。皆勸譽己以塞其主。臣行其惠。則主澤不流。故曰塞其主。而

成其所欲。此之謂民萌。六曰流行。何謂流行。曰人主者固壅。其言談希於聽。論議易移。

以辯說。君門隔於九重。賢俊希得與振故言談論議希也。爲人臣者。求諸侯之辯士。養國中之能說者。使之以語其私。爲

巧文之言。流行之辭。謂其言巧便聽者。似若流通而可行。示之以利勢。懼之以患害。施屬虛辭。以壞其主。設施綴屬浮虛

辭之。此之謂流行。七曰威強。何謂威強。曰君人者以羣臣百姓爲威強者也。羣臣百姓之

所善。則君善之。非羣臣百姓之所善。則君不善之。爲人臣者聚帶劍之客。養必死之士。

以彰其威。明爲己者必利。不爲己者必死。以恐其羣臣百姓而行其私。此之謂威強。八

曰四方。何謂四方。曰君臣者國小則事大國。兵弱則畏強兵。大國之所索。小國必聽。強

兵之所加。弱兵必服。爲人臣者重賦斂。盡府庫。虛其國。以事大國。而用其威。求誘其君。

甚者舉兵以聚邊境。而制斂於內。薄者數內大使以震其君。使之恐懼。此之謂四方。凡

此八者。人臣之所以道成姦。世主所以壅刦失其所有也。不可不察焉。明君之於內也。

娛其色。而不行其謁。不使私請。所以防初姦之同牀也。其於左右也。使其身必責其言。不使益辭。所以

防二姦之在旁也。其於父兄大臣也。聽其言也。必使以罰任於後。當則任之不當則罰之。不令妄舉。防三姦之父兄其於

觀樂玩好也。必令之有所出。謂知其所從來。不使擅進。不使擅退。羣臣虞其意。防四姦之養殃也。虞度也。必不令度君意擅有所進退也。

其於德施也。縱禁財。發墳倉。積粟於倉 若墳然。利於民者必出於君。不使人臣私其德。防五姦也 民萌也。其

於說議也。稱譽者所善。毀疵者所惡。必實其能。察其過。考實其能 察詳其過。不使羣臣相為語。防六姦 之流行

其勇力之士也。軍旅之功。無踰賞邑。鬪之勇無赦罪。邑鬪勇者為特 力與邑人私鬪。不使羣臣行私財。防七姦 之威強

也不使行私 財於勇士。其於諸侯之求索也。法則聽之。不法則距之。防八姦 之四方。所謂亡君者。非莫有其國也。

而有之者。皆非己有也。亡君雖有國非己有 之令臣執制而有之。令臣以外為制於內。則是君人者亡也。臣自外制內而 君不據舉手如

此者君 必亡也。聽大國為救亡也。而亡亟於不聽。聽大國則誅求無厭每事皆聽其傾國猶不足有 所不從則有辭而見伐故聽從之亡急於不聽也。故不聽羣臣。羣

臣知不聽。則不外諸侯。臣之外交以君之聽已欲有所措 結今君既不聽則交之外心息矣。諸侯之不聽。則不受之臣。誣其君矣。諸侯知 我不聽

用其臣不受彼臣之 淨言以罔誣其君也。明主之為官職爵祿也。所以進賢材。勸有功也。故曰賢材者處厚祿。任

大官。功大者有尊爵。受重賞。官賢者量其能。賦祿者稱其功。是以賢者不誣能以事其

主。有功者樂進其業。故事成功立。今則不然。不課賢不肖。論有功勞。用諸侯之重。諸侯以 勢位之

項也有所委 屬而君用之。聽左右之謁。父兄大臣。上請爵祿於上。而下賣之以收財利。及以樹私黨。故

財利多者買官以為貴。有左右之交者。請謁以成重。功勞之臣。不論官職之遷失。謬是

以吏偷官而外交棄事。而財親。是以賢者懈怠而不勸。有功者墮而簡其業。此亡國之

風也。毀壞也。或本爲墮也。

十過

十過一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二曰顧小利。則大利之殘也。三曰行僻自用。無禮諸侯。則亡身之至也。四曰不務聽治而好五音。則窮身之事也。五曰貪愎喜利。則滅國殺身之本也。六曰耽於女樂。不顧國政。則亡國之禍也。七曰離內遠遊。而忽於諫。上則危身之道也。八曰過而不聽於忠臣。而獨行其意。則滅高名爲人笑之始也。九曰內不量力。外恃諸侯。則削國之患也。十曰國小無禮。不用諫臣。則絕世之勢也。奚謂小忠。昔者共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楚師敗而共王傷其目。酣戰之時。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穀陽操觴酒而進之。子反曰。噫。酒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之爲人也。嗜酒而甘之。弗能絕於口而醉。戰旣罷。共王欲復戰。令人召司馬子反。司馬子反辭以心疾。共王駕而自往。入其幄中。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醉如此。是亡楚國之社稷。而不言吾衆也。不穀無復戰矣。於是還師而去。斬司馬子反以爲大

戮。故豎穀陽之進酒。不以讎子反也。其心忠愛之。而適足以殺之。故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奚謂顧小利。昔者晉獻公欲假道於虞以伐虢。荀息曰。君其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賂虞公求假道焉。必假我道。君曰。垂棘之璧。吾先君之寶也。屈產之乘。寡人之駿馬也。若受吾幣。不假之道。將奈何。荀息曰。彼不假我道。必不敢受我幣。若受我幣而假我道。則是寶猶取之內府。而藏之外府也。馬猶取之內廄。而著之外廄也。君勿憂。君曰。諾。乃使荀息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賂虞公而求假道焉。虞公貪利其璧與馬。而欲許之。宮之奇諫曰。不可許。夫虞之有虢也。如車之有輔。輔依車。車亦依輔。虞虢之勢。正是也。若假之道。則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不可。願勿許。虞公弗聽。遂假之道。荀息伐虢之還。反處三年。興兵伐虞。又尅之。荀息馬牽操璧而報獻公。獻公說曰。璧則猶是也。雖然。馬齒亦益長矣。故虞公之兵殆而地削者何也。愛小利而不慮其害。故曰。顧小利則大利之殘也。奚謂行僻。昔者楚靈王爲申之命。宋太子後至。執而囚之。狎徐君之會。而有緡叛之。紂爲黎丘之蒐。而戎狄叛之。

輕侮之也

中射士官有上中下

有戎有緡皆國名

行其意。居未期年。靈王南遊。羣臣從而刳之。靈王餓而死乾溪之上。故曰行僻自用。無禮諸侯。則亡身之至也。奚謂好音。昔者衛靈公將之晉。至濮水之上。稅車而放馬。設舍以宿。夜分而聞鼓新聲者而說之。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乃召師涓而告之。曰。有鼓新聲者。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其狀似鬼神。子爲聽而寫之。師涓曰。諾。因靜坐撫琴而寫之。師涓明日報曰。臣得之矣。而未習也。請復一宿習之。靈公曰。諾。因復留宿。明日而習之。遂去之晉。晉平公觴之於施夷之臺。酒酣。靈公起。公曰。有新聲。願請以示。平公曰。善。乃召師涓。令坐師曠之旁。援琴鼓之未終。師曠撫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不可遂也。平公曰。此道奚出。師曠曰。此師延之所作。與紂爲靡靡之樂也。及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至於濮水而自投。故聞此聲者。必於濮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其國必削。不可遂。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子其使遂之。師涓鼓究之。平公問師涓曰。此所謂何聲也。師曠曰。此所謂清商也。公曰。清商固最悲乎。師曠曰。不如清徵。公曰。清徵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古之聽清徵者。皆有德義之君也。今吾君德薄不足以聽。平公曰。寡人之所好者音也。願試聽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一奏之。有玄鶴二八道道從南方來。集於郎門之垝。

棟端也

再奏之而列。三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之聲。聲聞於天。平公大說。坐

者皆喜。平公提觴而起。爲師曠壽。反而問曰。音莫悲於清徵乎。師曠曰。不如清角。平公

曰。清角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昔者黃帝合鬼神於泰山之上。駕象車而六蛟龍。畢

方

神名也

並鑿。

蒲末切

蚩尤居前。風伯進掃。雨師灑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後。騰蛇伏地。鳳皇

覆上。大合鬼神。昨爲清角。今主君德薄。不足聽之。聽之將恐有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

好者音也。願遂聽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之。一奏而有玄雲從西北方起。再奏之大風至。

大雨隨之。裂帷幕。破俎豆。墜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於廊室之間。晉國大旱。赤地

三年。平公之身遂瘡病。故曰不務聽治而好五音不已。則窮身之事也。奚謂貪愎。昔

者智伯瑤

名知伯

率趙韓而伐范中行。滅之。反歸休兵數年。固令人請地於韓。韓康子欲

勿與。段規諫曰。不可不與也。夫知伯之爲人也。好利而驚愎。彼來請地而弗與。則移兵

於韓必矣。君其與之。與之彼狃。

狃習也。得地於韓。將生心他求也。

又將請地他國。他國且有不聽。不聽則知伯

必加之兵。如是韓可以免於患。而待其事之變。康子曰。諾。因令使者致萬家之縣一於

知伯。知伯說。又令人請地於魏。宣子欲勿與。趙葭諫曰。彼請地於韓。韓與之。今請地於

魏魏弗與。則是魏內自強而外怒知伯也。如弗予。其措兵於魏必矣。宣子諾。因令人致萬家之縣一於知伯。知伯又令人之趙。請蔡皋狼之地。名邑趙襄子弗與。知伯因陰約韓

魏將以伐趙。襄子召張孟談而告之曰。夫知伯之爲人也。陽規而陰疏。三使韓魏而寡

人不與焉。三使陰以相約。知有異志也。其措兵於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張孟談曰。夫董闕于簡主之

才臣也。其治晉陽而尹鐸循之。尹鐸安于之屬大夫其餘教猶存。君其定居晉陽而已矣。君曰。諾。乃

召延陵生令將軍車騎先至晉陽。君因從之。君至而行其城郭。及五官之藏。城郭不治。

倉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甲兵。邑無守具。襄子懼。乃召張孟談曰。寡人行城郭。及五官

之藏。皆不備具。吾將何以應敵。張孟談曰。臣聞聖人之治。藏於臣。不藏於府庫。務修其

教。不治城郭。君其出令。令民自遺三年之食。有餘粟者入之倉。遺三年之用。有餘錢者

入之府。遺有奇人者。使治城郭之繕。奇餘也。謂閑人奇音竊。君夕出令。明日倉不容粟。府無積錢。庫不

受甲兵。居五日而城郭已治。守備已具。君召張孟談而問之曰。吾城郭已治。守備已具。

錢粟已足。甲兵有餘。吾奈無箭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扶

蒿。楛楚牆之。有楛高至于丈。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試之。其堅則雖菌餘之勁。弗能過

也。君曰：吾箭已足矣。奈無金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治晉陽也，公宮令舍之堂皆以鍊銅爲柱質，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用之，有餘金矣。號令已定，守備已具，三國之兵果至，全則乘晉陽之城，遂戰。三月弗能拔，因軍而圍之，決晉陽之水以灌之，圍晉陽三年，城中巢居而處，懸釜而炊，財食將盡，士大夫羸病，襄子謂張孟談曰：糧食匱，財力盡，士大夫羸病，吾恐不能守矣。欲以城下，何國之可？張孟談曰：臣聞之，亡弗能存，危弗能安，則無爲貴智矣。君失此計者，臣請試潛行而出，見韓魏之君。張孟談見韓魏之君曰：臣聞唇亡齒寒，今知伯率二君而伐趙，趙將亡矣。趙亡則二君爲之次，二君曰：我知其然也。雖然，知伯之爲人也，蠶中而少親，我謀而覺，則其禍必至矣。爲之奈何？張孟談曰：謀出二君之口，而入臣之耳，人莫之知也。二君因與張孟談約，三軍之反，與之期日。夜遣孟談入晉陽，以報二君之反。襄子迎孟談而再拜之，且恐且喜。二君以約遣張孟談，因朝知伯而出，遇智過於轅門之外。智過怪其色，因人見知伯曰：二君貌將有變。君曰：何如其行矜而意高，非他時之節也。君不如先之。君曰：君與二主約謹矣，破趙而三分其地，寡人所以親之，必不侵欺。兵之著於晉陽三年，今日暮將拔之，而嚮其利，何乃將有他

心必不然。子釋勿憂。勿出於口。明日二主又朝而出。復見智過於轅門。智過入見曰。君以臣之言而告二主乎。君曰。何以知之。曰。今日二主朝而出。見臣而其色動。而視屬臣。此必有變。君不如殺之。君曰。子置勿復言。智過曰。不可。必殺之。若不能殺。遂親之。君曰。親之奈何。智過曰。魏宣子之謀臣曰趙葭。韓康子之謀臣曰段規。此皆能移其君之計。君與其二君約破趙國。因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如是則二主之心可以無變矣。知伯曰。破趙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則吾所得者少。不可。智過見其言之不聽也。出因更其族爲輔氏。至於期日之夜。趙氏殺其守隄之吏。而決其水灌知伯軍。知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知伯之軍。而擒知伯。知伯身死軍破。國分爲三。爲天下笑。故曰貪悖好利。則滅國殺身之本也。奚謂耽於女樂。昔者戎王使由余聘於秦。穆公問之曰。寡人嘗聞道而未得目見之也。願聞古之明主得國失國何常以。由余對曰。臣嘗得聞之矣。常以儉得之。以奢失之。穆公曰。寡人不辱而問道於子。子以儉對寡人何也。由余對曰。臣聞昔者堯有天下。飯於土簋。飲於土鋤。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月之所出入者。莫不賓服。堯禪天下。虞舜受之。作

爲食器。斬山木而財之。削鋸修之迹。

鑿其迹

流漆墨其上。

流布也

輸之於宮以爲食器。諸侯

以爲益侈。國之不服者十三。舜禪天下而傳之於禹。禹作爲祭器。墨染其外。而朱畫其

內。縵帛爲茵。蔣席

蔣草名

頗緣。觴酌有采而樽俎有飾。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三十三。

夏后氏沒。殷人受之。作爲大路而建九旒。食器雕琢。觴酌刻鏤。四壁聖墀。茵席雕文。此

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五十三。君子皆知文章矣。而欲服者彌少。臣故曰儉其道也。由

余出。公乃召內史廖而告之曰。寡人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聖人也。寡人

患之。吾將奈何。內史廖曰。臣聞戎王之居僻陋而道遠。未聞中國之聲。君其遺之女樂

以亂其政。而後爲由余請其以疏其諫。彼君臣有閒而後可圖也。君曰。諾。乃使史廖以

女樂二八遺戎王。因爲由余請期。戎王許諾。見其女樂而說之。設酒張飲。日以聽樂。終

歲不遷。牛馬半死。由余歸。因諫戎王。戎王弗聽。由余遂去之秦。秦穆公迎而拜之上卿。

問其兵勢與其地形。旣以得之。舉兵而伐之。兼國十二。開地千里。故曰。耽於女樂。不顧

國政。亡國之禍也。奚謂離內遠遊。昔者田成子游於海而樂之。號令諸大夫曰。言歸

者死。顏涿聚曰。君遊海而樂之。奈臣有圖國者何。君雖樂之。將安得。田成子曰。寡人布

令曰。言歸者死。今子犯寡人之令。援戈將擊之。顏涿聚曰。昔桀殺關龍逢。而紂殺王子比干。今君雖殺臣之身。以三之可也。臣言爲國。非爲身也。延頸而前曰。君擊之矣。君乃釋戈趣駕而歸。至三日。而聞國人有謀。不內田成子者矣。田成子所以遂有齊國者。顏涿聚之力也。故曰。離內遠遊。則危身之道也。奚謂過而不聽於忠臣。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爲五伯長。管仲佐之。管佐老不能用事。休居於家。桓公從而問之曰。仲父家居有病。卽不幸而不起此病。政安遷之。管仲曰。臣老矣。不可問也。雖然。臣聞之。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君其試以心決之。君曰。鮑叔牙何如。管仲曰。不可。鮑叔牙爲人。剛愎而上悍。剛則犯民以暴。愎則不得民心。悍則下不爲用。其心不懼。非霸者之佐也。公曰。然則豎刁何如。管仲曰。不可。夫人之情。莫不愛其身。公妬而好內。豎刁自獷也。以爲治內。其身不愛。又安能愛君。曰。然則公子開方何如。管仲曰。不可。齊衛之間。不過十日之行。開方爲事君。欲適君之故。十五年不歸。見其父母。此非人情也。其父母之不親也。又能親君乎。公曰。然則易牙何如。管仲曰。不可。夫易牙爲君主味。君之所未嘗食。唯人肉耳。易牙蒸其子首而進之。君所知也。人之情。莫不愛其子。今蒸其子以爲膳。

於君。其子弗愛。又安能愛君乎。公曰。然則孰可。管仲曰。隰朋可。其爲人也。堅中而廉外。少欲而多信。夫堅中則足以爲表。廉外則可以大任。少欲則能臨其衆。多信則能親鄰國。此霸者之佐也。君其用之。君曰。諾。居一年餘。管仲死。君遂不用隰朋而與豎刁。刁洩事三年。桓公南遊堂阜。豎刁率易牙衛公子開方及大臣爲亂。桓公渴餒而死。南門之寢。公守之室。身死三月不收。蟲出於戶。故桓公之兵。橫行天下。爲五伯長。卒見弑於其臣。而滅高名。爲天下笑者何也。不用管仲之過也。故曰。過而不聽於忠臣。獨行其意。則滅其高名。爲人笑之始也。奚謂內不量力。昔者秦之攻宜陽。韓氏急。公仲朋謂韓君曰。與國不可恃也。豈如因張儀爲和於秦哉。因賂以名都。而南與伐楚。是患解於秦。而害交於楚也。於楚也公曰。善。乃警警防公仲之行。將西和秦。楚王聞之。懼。召陳軫而告之。曰。韓朋將西和秦。今將奈何。陳軫曰。秦得韓之都。一驅其練中。秦韓爲一。以南鄉楚。此秦王之所以廟祠而求也。其爲楚害必矣。王其趣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以奉韓。曰。不穀之國雖小。卒已悉起。願大國之信意於秦也。信申因願大國令使者入境。視楚之起卒也。韓使人之楚。楚王因發車騎陳之下路。謂韓使者曰。報韓君言弊邑之兵。今將入

境矣。使者還報韓君。韓君大悅。止公仲。公仲曰不可。夫以實告我者秦也。以名救我者楚也。聽楚之虛言。而輕誣強秦之實禍。則危國之本也。韓君弗聽。公仲怒而歸。十日不朝。宜陽益急。韓君令使者趣卒於楚。冠蓋相望而卒無至者。宜陽果拔。爲諸侯笑。故曰。內不量力。外恃諸侯者。則國削之患也。奚謂國小無禮。昔者晉公子重耳出亡。過於曹。曹君袒裼而觀之。釐負羈與叔瞻侍於前。叔瞻謂曹君曰。臣觀晉公子。非常人也。君遇之無禮。彼若有時。反國而起兵。卽恐爲曹傷。君不如殺之。曹君弗聽。釐負羈歸而不樂。其妻問之曰。公從外來。而不樂之色何也。負羈曰。吾聞之。有福不及。禍來連我。有君

福未必及己其禍之至當連我也

今日吾君召晉公子。其遇之無禮。我與在前。吾是以不樂。其妻曰。吾觀晉公子。萬乘之主也。其左右從者。萬乘之相也。今窮而出。亡過於曹。曹遇之無禮。此若反國。必誅無禮。則曹其首也。子奚不先自貳焉。負羈曰。諾。盛黃金於壺。充之以餐。加璧其上。夜令人遺公子。公子見使者。再拜受其餐。而辭其璧。公子自曹入楚。自楚入秦。入秦三年。秦穆公召羣臣而謀曰。昔者晉獻公與寡人交。諸侯莫弗聞。獻公不幸離羣臣。八十年矣。嗣子不善。吾恐此將令其宗廟不祓除。而社稷不血食也。如是弗定。則非與人

交之道。吾欲輔重耳而入之晉。何如。羣臣皆曰。善。公因起卒。革車五百乘。疇騎二千。

等疇

也言馬皆等皆精妙也

步卒五萬。輔重耳入之于晉。立爲晉君。重耳卽位三年。舉兵而伐曹矣。因令人

告曹君曰。懸叔瞻而出之。我且殺而以爲大戮。又令人告釐負羈曰。軍旅薄城。吾知子

不違也。

知不敢違君言非本心也

其表子之閭。寡人將以爲令。令軍勿敢犯。曹人聞之。率其親戚而保釐

負羈之閭者七百餘家。此禮之所用也。故曹小國也。而迫於晉楚之間。其君之危猶累

卵也。而以無禮泄之。此所以絕世也。故曰國小無禮。不用諫臣。則絕世之勢也。



孤憤 言法術之士既無黨與孤獨而已故其材用終不見明下生既以抱玉而長號韓公由之寢謀而內憤

智術之士。必遠見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燭私。能法之士。必強毅而勁直。不勁直不能

矯姦。人臣循令而從事。案法而治官。非謂重人也。重人也者。無令而擅爲。虧法以利私。

耗國以便家。力能得其君。此所爲重人也。

擅爲虧法逆理而動其力尙能得君從已况其餘乎此爲重人也言其貴賤國人所共重之也

智術之士。明察

聽用。且燭重人之陰情。

智術之士既明且察令見聽用能燭見重人之陰情

能法之士。勁直聽用。且矯重人之姦行。故智術

能法之士用。則貴重之臣必在繩之外矣。

信必見削餘也

是智法之士。與當塗之人。不可兩存之。

仇也。既不可兩存所存以相仇也。當塗之人擅事要，則外內爲之用矣。外謂百官也，內謂君之左右也，皆與當塗之人爲用也。是以諸侯不因

則事不應。故敵國爲之訟。鄰國諸侯或來求事，不因當塗者其求必不見，應故軍人有事敵國爲之訟寃。百官不因，則業不進。故羣臣爲之

用。郎中不因，則不得近主。故左右爲之匿。郎中爲郎，居中則君之左右之人也。既因軍人而得近主，故爲之匿，非也。學士不因，則養祿薄

禮卑。故學士爲之談也。談者謂爲重人延譽。此四助者，邪臣之所以自飾也。重人不能忠主而進其

仇。重人所仇者，法術之士也。人主不能越四助而燭察其臣。臣亦謂法術之臣也。故人主愈弊而大臣愈重。凡當塗者

之於人主也，希不信愛也。又且習故。重人得主信愛者多，又用事既久，乃慣習故舊也。若夫即主心同乎好惡，固其所自

進也。官爵貴重，朋黨又衆，而一國爲之訟。訟即說也，重人舉措常就主心而同其好惡，已自進舉之人官爵重之朋黨衆及其有事一國爲之訟寃，則君無德而誅之。則法

術之士欲干上者，非有所信愛之親，習故之澤也。又將以法術之言，矯人主阿辟之心。

是與人主相反也。處勢卑賤，無黨孤特，夫以疏遠與近愛信爭。近愛信謂重人是也。其數不勝也。數

也。以新旅與習故爭，其數不勝也。以反主意與同好爭。重人與君同好。其數不勝也。以輕賤與貴

重爭，其數不勝也。以一口與一國爭。重人與一國爲朋黨。其數不勝也。法術之士操五不勝之勢，以

歲數而又不得見。所經時歲已至於數猶不得見君。當塗之人乘五勝之資，而且暮獨說於前。法術之士既不得見，故當塗之人獨說而

冤稱故法術之士奚道得進，而人主奚時得悟乎。法術之士既不得進，則人主何從而悟乎。故資必不勝，而勢不兩存。

法術之士焉得不危。法術之士既資必不可勝之數而又重人勢不兩存則法術之士必危而見陷其可以罪過誣者。公法而誅之。法術之士有過失可誣罔者重

人則舉以為罪而誅之其不可被以罪過者。以私劍而窮之。若無過失可誣者則使俠客以劍刺之以窮其命也是明法術而逆主上者。

不憖於吏誅。必死於私劍矣。朋黨比周以弊主。言曲以便私者。必信於重人矣。故其可

以功伐借者。以官爵貴之。彼有功伐重人借為己用者則官爵貴其人也其可借以美明者。以外權重之。彼雖無功伐可使近權令者威重之是

以弊主上而趨於私門者。不顯於官爵。必重於外權矣。趨向也今人主不合參驗而行誅。

謂於法術之士不參驗以知其真偽即行誅罰不待見功而爵祿。重人所進雖未見功先與之爵祿也故法術之士安能蒙死亡而進其說。姦

邪之臣安肯乘利而退其身。故主上愈卑。私門益尊。夫越雖富兵彊。中國之主皆知無

益於己也。曰非吾所得制也。越國為異國即敵國也今有國者。雖地廣人衆。然而人主壅蔽。大臣專

權。是國為越也。大臣專國常有謀君之心即己國還為越國故曰是國為越也智不類越。而不智不類其國。不察其類者也。縱臣專權國變

成越是不自知己國即與越國不異所以然者良以不察知己國類於越國故也人主所以謂齊亡者。非地與城亡也。呂氏弗制而田用之。

所以謂晉亡者。亦非地與城亡也。姬氏不制而六卿專之也。今大臣執柄獨斷而上弗

知收是人主不明也。不知收取其柄而自執之令臣於上獨斷此主之不明也今謂秦也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與亡國同事者。不

可存也。今襲迹於齊晉。欲國安存不可得也。勢重也凡法術之難行也。不獨萬乘。千乘亦

然人主之左右不必智也。人主於人有所智而聽之。因與左右論其言。是與愚人論智也。

人主之左右不必賢也。人主於人有所賢而禮之。因與左右論其行。是與不肖論賢也。

智者決策於愚人。賢士程行於不肖。則賢智之士羞。而人主之論悖矣。人臣之欲得

官者。其修士且以精潔固身。修士謂修身之士。但精潔自固其身。其智士且以治辯進業。智者謂智謀之士也。其修士不能以

貨賂事人。既修身故不以貨事人也。恃其精潔。而更不能以枉法為治。既精潔故不能枉法為治。智士不重說似闕文也。則修智之士不事

左右。不聽請謁矣。左右謂財貨修智之士不肯聽從也。人主之左右行非伯夷也。求索不得。貨賂不至。則精辯

之功息。而毀誣之言起矣。精謂修士精潔也。辯謂智士辭辯也。治亂之功。制於近習。治亂謂智士材。辯能治於亂也。精潔之行。決於

毀譽。則修智之吏廢。則人主之明塞矣。修智之士能發人主之聰明。今既廢而不用。則主明自塞矣。不以功伐決智行。決智行當以功伐積功曰

伐也。不以參伍審罪過。審罪過當參伍之參。比驗也。伍偶會也。而聽左右近習之言。則無能之士在廷。而愚污之吏

處官矣。近習之人既皆小人。同氣相求。同聲相應。故所親者無能之人。人所愛者愚污之人。亦既親愛必用之。在廷舉之處官矣。萬乘之患。大臣太重。千乘之患。左右太信。

此人主之所公患也。公正也。正當以此當患也。且人臣有大罪。人主有大失。臣主之利與相異者也。何以

明之哉。曰。主利在有能而任官。臣利在無能而得事。主利在有勞而爵祿。臣利在無功而富貴。主利在豪傑使能。豪傑之人有材能。然後使之矣。臣利在朋黨用私。是以國地削而私家富。主上卑

而大臣重。故主失勢而臣得國。主更稱蕃臣。君臣易位故主稱蕃臣於其臣而相室剖符。相室家臣也。剖符言得專授人官與之剖符也。此

人臣之所以譎主便私也。譎誑也。設詐謀以誑誤於主也。故當世之重臣。主變勢而得固寵者。十無二三。謂

行譎誑以移主意十中但有二三故曰十無二三也。是其故何也。人臣之罪大也。臣有大罪者。其行欺主也。其罪當死亡也。

智士者遠見而畏於死亡。必不從重人矣。賢士者修廉而羞與姦臣欺其主。必不從重

臣矣。是當塗者之徒屬。非愚而不知患者。必污而不避姦者也。重人所為必不軌故智士恐與同之廉士羞與之欺主莫有從之遊者同惡相

濟故上與之為徒屬者必惡惡之人也。大臣挾愚污之人。上與之欺主。下與之收利。侵漁朋黨。言侵奪百姓若漁者之取魚也。比周相

與。阿黨為比。忠信為周也。比周者言以阿黨之人為忠信與親也。一惑主敗法以亂士民。雷同是非故曰一口。使國家危削。主上勞辱。此大

罪也。臣有大罪而主弗禁。此大失也。使其主有大失於上。臣有大罪於下。索國之亡

者不可得也。

說難 夫說者有逆順之機。順以招福。逆而制禍。失之毫釐。差之千里。以此說之所以難也。

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之難也。不知而說。愚見疑故曰非吾知之說之難也。又非吾辯之能明吾意之難

也。吾雖不自辯。則能明吾所說之意。如此者萬不失一。有所以則為難也。又非吾敢橫失而能盡之難也。吾之所說其不可循理。非敢橫失能盡此意亦復難有。凡說之難。

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既知所說之心則能隨心而發唱故所說能當所說出於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

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之人意在名高今以厚利說之彼則爲己志節凡下而以卑賤相遇亦既賤之必棄遠而疏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

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之人意在厚利今以名高說之此則爲己無相時之心而闊遠事情矣如此則必見棄而不收矣所說陰爲

厚利而顯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

言。顯棄其身矣。所說之人內陰爲厚利外陽爲名高今見其外說以名高彼雖陽收其身內實疏遠若察知其內說以厚利私用其言外名棄其身以飾其名高也此不可不察也。夫事以密

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所匿之事。如此者身危。所說之人其所謀事身雖不泄謀計者泛語言及所匿似若說者先知其事今

以發動之既懷此疑其身必危矣彼顯有所出事。而乃以成他故。說者不徒知所出而已矣。又知其所以爲。

如此者身危。所說之人顯出其有所避諱乃託以他故而說者深知其事既所出知所爲所說既知情露必有危己之心規異事而當知者。揣之外而得之。事

泄於外。必以爲己也。如此者身危。說者爲君規謀異事而智謀之士當知此者自外揣之遂得其謀因泄於外君則疑已漏之便以爲不密而加誅也周澤未渥也。而

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忘。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此者身危。君之於己間給之澤未有渥厚從以知之極妙而以語之行說有功

猶忘其德若不行有敗則羞始生焉此正危身之道也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禮義以挑其惡。如此身危。挑謂發揚也貴人或得

計而欲自以爲功。說者與知焉。如此者身危。彊以其所不能爲。止以其所不能已。如此

者身危。不能而強不已而止必以不許而與怒故危也故與之論大人。則以爲閒已矣。閒代也論大人必談以道德宏曠豁則以爲薦大人以代之也與之論細

人。則以為賣重。論細人必談以器斗符彼則以為知人而賣重也。論其所愛。則以為藉資。謂為藉君之所愛以為己資。論其所增。則以為嘗

己也。嘗試也。論君所增則謂為試己也。含怒之深淺。徑省其說。則以為不智而拙之。徑直。米鹽博辯。則以為多而交之。米鹽

之為物積草萃以成斛斛謂博明細雜之物則謂已多合而猥交之也。略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略言其事粗陳其意則謂已怯懦有所畏懼不敢具言。慮事廣肆。則曰

草野而倨侮。肆陳也。所說之事廣有陳說不為忌諱則謂草野凡鄙俗直而侮慢也。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

所矜。而滅其所恥。凡欲說彼要在知其所矜則隨而光飾之知其所恥則隨而掩滅之如此則順言而不忤。彼有私急也。必以公義示而強之。其意有

下也。然而不能已。說者因為之飾其美。而少其不為也。所說而成者或有私事將欲急為則示以公義而勉強之彼雖下意從彼己而不能止其私此則為之飾

其嘗私之義而以不能順公為少有以激彼存公也。其心有高也。而實不能及。說者為之舉其過。而見其惡。而多其不行也。

若所說心以公義高而其材實不能及如此者則舉簡私之過見背公之惡以不行私急為多所以成其高。有欲矜以智能。則為之舉異事之同類者。多為之地。

使之資說於我。而佯不知也。以資其智。所說或矜以廣智則多與舉彼同類之異事以寬所取之地令其取說於我而我佯若不知如此者所以助其智也。欲內相存

之言。則必以美名明之。而微見其合於私利也。欲彼內有存恤之言則為陳顯義之名明其人能為此又微言成此美名於私有則利其人必得而相存者也。欲陳

危害之事。則顯其毀誅。而微見其合於私患也。欲為陳危之事其有毀誅之者則為之顯言又微毀誅當為私患其人必以誠而可試之。譽異人與

同行者。規異事與同計者。有與同污者。則必以大飾其無傷也。有與同敗者。則必以明

飾其無失也。說者或延譽異人與彼同行或規謀異事與彼同計其異人之計行若與彼同汙則大文飾之言此汙何所傷其異事之計若與彼同敗者則明為文飾言此敗何所失如此必以己為善補過而崇重之也。彼自多其

力。則毋以其難概之也。彼或自多其力當就譽之無得以其難滯礙之概礙也自勇之斷。則無以其謫怒之。彼或自以斷為勇則無得以其先所罪譎而勃怒之

也。自智其計。則毋以其敗窮之。彼或自以計謀為智則無得以其先所因敗而窮屈之凡此皆所以護其短而養其銳者說可以無傷也大意無所拂悟。辭言

無所繫縻。然後極聘智辯焉。意無拂忤辭而繫縻其智辯得以極聘此道所得。親近不疑。而得盡辭也。說者因道此術則得親近

左君終不見疑其辭又得自盡也伊尹為宰。百里奚為虜。皆所以干其上也。二人目託於宰虜者所以干其上也此二人者皆聖人

也。然猶不能無役身以進。加如此其汙也。今以吾言為宰虜。可以聽用而振世。此非能

仕之所恥也。夫曠日離久。而周澤未握。離猶經也謂所經久遠也深計而不疑。引爭而不罪。則明割利害

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直指言無所迴避也飾身謂以寵榮光飾相持其身也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君則以不疑不知以固臣臣則以致

功飾身以輸忠故曰相持如此者說之成也昔者鄭武公欲伐胡。故先以其女妻胡君。以娛其意。因問於羣臣。吾欲

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其思對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

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己。遂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

築必將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此夕盜至故大亡也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鄰人之

父。此二人說者皆當矣。厚者為戮。薄者見疑。二人謂關其思鄰人之父鄭武公所以戮其所厚欲令胡不疑也富人所以疑其薄者不當為己同憂也則非知之

難也。處知則難也。其思鄰父非不知也但處用其知不得其宜故或見疑或見戮故曰處之難也故繞朝之言當矣。其為聖人於晉而為戮於

秦也。此不可不察。

晉人語取士會於秦繞朝贈之以策曰吾謀適不用其言非不當也晉人難以爲程後秦竟以言戮之是亦處知失宜也

昔者彌子瑕有寵於衛君。衛國

之法竊駕君車者罪刑。彌子瑕母病人間往夜告彌子。彌子矯駕君車以出。君聞而賢

之曰。孝哉爲母之故。忘其刑罪。異日與君遊於果園。食桃而甘。不盡。以其半啗君。君曰。

愛我哉。忘其口味以啗寡人。及彌子色衰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固嘗矯駕吾車。又嘗

啗我以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而以前之所以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變也。

故有愛於主。則智當而加親。有憎於主。則智不當見罪而加疏。故諫說談論之士。不可

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焉。夫龍之爲蟲也。柔可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若人

有嬰之者。則必殺人。

嬰

人主亦有逆鱗。說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和氏

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獻之厲王。厲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爲
詐。而刑其左足。及厲王薨。武王卽位。和又奉其璞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
石也。王又以和爲詐。而刑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卽位。和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之下。三

日三夜。淚盡而繼之以血。王聞之。使人問其故。曰：天下之別者多矣。子奚哭之悲也？和曰：吾非悲別也。悲夫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誑。此吾所以悲也。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命曰：和氏之璧。夫珠玉。人主之所急也。和雖獻璞而未美。未爲主之害也。所獻之寶。設令未美。亦無害於王也。然猶兩足斬而寶乃論。論寶若此其難也。今人主之於法術也。未

必和璧之急也。而禁羣臣士民之私邪。人主之於法術。未必如和璧之患。乃更禁其臣人爲下和之急。苟無下和之患。誰肯犯禁而論其法術也。然則有道者

之不僂也。持帝王之璞。未獻耳。帝王之璞。卽法術也。有道之士。所不見。僂者。則以未獻法術也。主用術。則大臣不得擅斷。近習不

敢賣重官。行法則浮萌越於耕農。而游士危於戰陳。則法術者。乃羣臣士民之所禍也。

人主非能倍大臣之議。越民萌之誹。獨周乎道言也。則法術之士。雖至死亡。道必不論

矣。昔者吳起教楚悼王。以楚國之俗。曰：大臣太重。封君太衆。若此。則上僭主而下虐民。

此貪國弱兵之道也。不如使封君之子孫。三世而收爵祿。絕滅白吏之祿秩。損不急之

枝官。枝官。謂非要急者。若樹之枝也。然養樹者。必披落其枝。爲政者。亦損其冗冗。以奉選練之士。悼王行之。期年而薨矣。吳起枝解於楚。商

君教秦孝公。以連什伍。設告坐之過。使什家伍家相拘連。中有犯罪。或有告者。則並坐其什伍。故曰告坐。燔詩書而明法令。塞私門之

請。而遂公家之勞。於公有勞者。不滯其功賞。禁游宦之民。不守本業。游散求官者。設法以禁之也。而顯耕戰之士。孝公行之。主以尊

女。國以富強。八年而薨。商君車裂於秦。楚不用吳起而削亂。秦行商君法而富強。二千之言也已當矣。然而枝解吳起而車裂商君者何也。大臣苦法而細民惡治也。當今之世。大臣貪重。大臣虧公法而行私惠所以成其重也細民安亂。甚於秦楚之俗。此篇非謂入秦時爲韓者之故引秦以爲心而人主無悼王孝公之聽。則法術之士安能蒙二子之危也。而明己之法術哉。此世所亂無霸王也。

姦劫弑臣

凡姦臣者皆欲順人主之心。以取親幸之勢者也。是以主有所善。臣從而譽之。主有所憎。臣因而毀之。凡人之大體。取舍同者則相是也。取舍異者則相非也。今人臣之所譽者。人主之所是也。此之謂同取。人臣之所毀者。人主之所非也。此之謂同舍。夫取舍合而相與逆者。未嘗聞也。此人臣之所以信幸之道也。夫姦臣得乘信幸之勢。以毀譽進退羣臣者。人主所有術數以御之也。非參驗以審之也。必將以翼之合已。信今之言。此幸臣之所以得欺主成私者也。故主必欺於上。而臣必重於下矣。此之謂擅主之臣。國有擅主之臣。則羣下不得盡其智力以陳其忠。百官之吏。不得奉法以致其功矣。何

以明之。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今爲臣盡力以致功。竭智以陳忠者。其身困而家貧。父子罹其害。爲姦利以弊人主。行財貨以事貴重之臣者。身尊家富。父子被其澤。人焉能去安利之道。而就危害之處哉。治國若此其過也。而上欲下之無姦吏之奉法。其不可得亦明矣。故左右知貞信之不可以得安利也。必曰我以忠信事上。積功勞而求安。是猶盲而欲知黑白之情。必不幾矣。若以道化行正理。不趨富貴。事上而求安。是猶聾而欲審清濁之聲也。愈不幾矣。二者不可以得安。我安能無相比周蔽。主上爲姦私以適重人哉。此必不顧人主之義矣。其百官之吏。亦知方正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以清廉事上而求安。若無規矩而欲爲方圓也。必不幾矣。若以守法不朋黨治官而求安。是猶以足搔頂也。愈不幾也。二者不可以得安。能無廢法行私以適重人哉。此必不顧君上之法矣。故以私爲重人者衆。而以法事君者少矣。是以主孤於上。而臣成黨於下。此田成之所以弑簡公者也。夫有術者之爲人臣也。得效度數之言。上明主法。下困姦臣。以尊主安國者也。是以度數之言得效於前。則賞罰必用於後矣。人主誠明於聖人之術。而不苟於世俗之言。循名實而定是非。因參驗而審言辭。是以左

右近習之臣。知僞詐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不去姦私之行。盡力竭智以事主。而乃以相與比周。妄毀譽以求安。是猶負千鈞之重。陷於不測之淵而求生也。必不幾矣。百官之吏。亦知爲姦利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不以清廉方正奉法。乃以貪污之心。枉法以取私利。是猶上高陵之顛。墮峻谿之下。而求生。必不幾矣。安危之道。若此其明也。左右安能以虛言惑主。而百官安敢以貪漁下。是以臣得陳其忠而不蔽。下得守其職而不怨。此管仲之所以治齊。而商君之所以強秦也。從是觀之。則聖人之治國也。固有使人不得不愛我之道。而不恃人之以愛爲我也。恃人之以愛我者危矣。恃吾不可不爲者安矣。夫君臣非有骨肉之親。正直之道。可以得利。則臣盡力以事主。正直之道。不可以得安。則臣行私以干上。明主知之。故設利害之道以天下而已矣。夫是以人主雖不日教百官。不日索姦。而國已治矣。人主者。非曰若離婁乃爲明也。非耳若師曠乃爲聰也。目必不任其數。而待目以爲明。所見者少矣。非不弊之術也。耳必不固其勢。而待耳以爲聰。所聞者寡矣。非不欺之道也。明主者使天下不得爲己視。天下不得不爲己聽。故身在深宮之中。而明照四海之內。而天下弗能蔽。弗能欺者。何也。闇亂之道廢。

而聰明之勢興也。故善任勢者國安。不知因其勢者國危。古秦之俗。君臣廢法而服私。是以國亂兵弱而主卑。商君說秦孝公以變法易俗。而明公道。賞告姦。困末作而利本事。當此之時。秦民習故俗之有罪。可以得免。無功可以得尊顯也。故輕犯新法。於是犯之者其誅重而必。告之者其賞厚而信。故姦莫不得。而被刑者衆。民疾怨而衆過日聞。孝公不聽。遂行商君之法。民後知有罪之必誅。而私姦者衆也。故民莫犯。其刑無所加。是以國治而兵強。地廣而主尊。此其所以然者。匿罪之罰重。而告姦之賞厚也。此亦使天下必爲己視聽之道也。至治之法術已明矣。而世學者弗知也。且夫世之愚學。皆不知治亂之情。講談多誦先古之書。以亂當世之治。智慮不足以避窞井之陷。又妄有術之士。聽其言者危。用其計者亂。此亦愚之至大而患之至甚者也。俱與有術之士。有談說之名。而實於去千萬也。此夫名同而實有異者也。夫世愚學之人。比有術之士也。猶螳埽之比大陵也。其相去遠矣。而聖人者密於是非之實。察於治亂之情也。故其治國也。正明法。陳嚴刑。將以救羣生之亂。去天下之禍。使強不陵弱。衆不暴寡者。老得遂。幼孤得長。邊境不侵。君臣相親。父子相保。而無死亡係虜之患。此亦功之至厚者也。愚人

不知。顧以爲暴。愚者固欲治。而惡其所以治。皆惡危而喜其所以危者。何以知之。夫嚴刑重罰者。民之所惡也。而國之所以治也。哀憐百姓。輕刑罰者。民之所喜。而國之所以危也。聖人爲法國者。必逆於世。而順於道德。知之者同於義。而異於俗。弗知之者異於義。而同於俗。天下知之者少。則義非矣。處非道之位。被衆口之譖。溺於當世之言。而欲當嚴天子而求安。幾不亦難哉。此夫智士所以至死而不顯於世者也。楚莊王之弟春申君。有愛妾曰余。春申君之正妻子曰甲。余欲君之棄其妻也。因自傷其身。以視君而泣曰。得爲君之妾。甚幸。雖然。適夫人非所以事君也。適君非所以事夫人也。身故不肖。力不足以適二主。其勢不俱適。與其死。夫人所者。不若賜死君前。妾以賜死。若復幸於左右。願君必察之。無爲人笑。君因信妾余之詐。爲棄正妻。余又欲殺甲。而以其子爲後。因自裂其親身衣之裏。以示君。而泣曰。余之得幸君之日久矣。甲非弗知也。今乃欲強獻余。余與爭之。至裂余之衣。而此子之不孝。莫大於此矣。君怒而殺甲也。故妻以妾余之詐。棄而子以之死。從是觀之。父之愛子也。猶可以而害也。君臣之相與也。非有父子之親也。而羣臣之毀言。非特一妾之口也。何怪夫賢聖之戮死哉。此商君之所以車裂

於秦。而吳起之所以枝解於楚者也。凡人臣者。有罪固不欲誅。無功者皆欲尊顯。而聖人之治國也。賞不加於無功。而誅必行於有罪者也。然則有術數者之爲人也。固左右姦臣之所害。非明主弗能聽也。世之學術者。說人主不曰乘威嚴之勢。以困姦褻之臣。而皆曰仁義惠愛而已矣。世主美仁義之名。而不察其實。是以大者國亡身死。小者地削主卑。何以明之。夫施貧困者。此世之所謂仁義。哀憐百姓。不忍誅罰者。此世之所謂惠愛也。夫有施與貧困。則無功者得賞。不忍誅罰。則暴亂者不止。國有無功得賞者。則民不外務。當敵斬首。內不急力。田疾作。皆欲行貨財。事富貴爲私善。立名譽。以取尊官厚俸。故姦私之臣愈衆。而暴亂之徒愈勝。不亡何待。夫嚴者民之所畏也。重罰者民之所惡也。故聖人陳其所畏。以禁其褻。設其所惡。以防其姦。是以國安而暴亂不起。吾以是明仁義愛惠之不足用。而嚴刑重罰之可以治國也。無捶策之威。銜楨之備。雖造父不能以服馬。無規矩之法。繩墨之端。雖王爾不能以成方圓。無威嚴之勢。賞罰之法。雖堯舜不能以爲治。今世主皆輕釋重罰。嚴誅行惠愛。而欲霸王之功。亦不可幾也。故善爲主者。明賞設利以勸之。使民以功賞。而不以仁義賜。嚴刑重罰以禁之。使民以罪誅。

而不以愛患免。是以無功者不望。而有罪者不幸矣。託於犀車良馬之上。則可以陸犯
阪阻之患。乘舟之安。持楫之利。則可以水絕江河之難。操法術之數。行重罰嚴誅。則可
以致霸王之功。治國之有法術賞罰。猶若陸行之有犀車良馬也。水行之有輕舟便楫
也。乘之者遂得其成。伊尹得之湯以王。管仲得之齊以霸。商君得之秦以強。此三人者
明於霸王之術。察於治強之數。而不以牽於世俗之言。適當世明主之意。則有直任布
衣之士。立爲卿相之處。處位治國。則有尊主廣地之實。此之謂足貴之臣。湯得伊尹。以
百里之地。立爲天子。桓公得管仲。立爲五霸主。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孝公得商君。地以
廣。兵以強。故有忠者。外無敵國之患。內無亂臣之憂。長安於天下。而名垂後世。所謂忠
臣也。若夫豫讓爲智伯臣也。上不能說主。使人之明法術。度數之理。以避禍難之患。下
不能領御其衆。以安其國。及襄子之殺智伯也。豫讓乃自黔剔。敗其形容。以爲智伯報
襄子之仇。是雖有殘刑殺身。以爲人主之名。而實無益於智伯。若秋毫之末。此吾之所
下也。而世主以爲忠而高之。古有伯夷叔齊者。武王讓以天下。而弗受。二人餓死首陽
之陵。若此臣不畏重誅。不利重賞。不可以罰禁也。不可以賞使也。此之謂無益之臣也。

吾所少而去也。而世主之所多而求也。諺曰：厲憐王。此不恭之言也。雖然，古無虛諺。不可不察也。此謂刳殺死亡之主言也。人無法術以御其臣。雖長年而美材，大臣猶將得勢擅事主斷，而各爲其私急，而恐父兄豪傑之士，借人主之力以禁誅於己也。故弑賢長而立幼弱，廢正的面立不義，故春秋記之曰：楚王子圍將聘於鄭，出境聞王病而反，因入問病，以其冠纓絞王而殺之，遂自立也。齊崔杼其妻美而莊公通之，數如崔氏之室，及公往，崔子之徒賈舉率崔子之徒而攻公，公入室，請與之分國，崔子不許，公請自刃於廟，崔子又不聽，公乃走踰於北牆，賈舉射公中其股，公墜，崔子之徒以戈斫公而死之，而立其弟景公。近之所見，李兌之用趙也，餓主父百日而死，卓齒之用齊也，擢潘王之筋，懸之廟梁，宿昔而死，故厲雖癰腫疔瘍，上比於春秋，未至於絞頸股也，下比於近世，未至餓死擢筋也，故刳殺死亡之君，其此心之憂懼，形之苦痛也，必甚厲矣，由此觀之，雖厲憐王可也。

亡徵

凡人主之國小而家大。權輕而臣重者。可亡也。簡法禁而務謀慮。荒封內而恃交援者。可亡也。羣臣爲學。門子好辯。商賈外積。小民右仗者。可亡也。好宮室臺榭陂池。事車服。器玩好。罷露百姓。煎靡貨財者。可亡也。用時日。事鬼神。信卜筮。而好祭祀者。可亡也。聽以爵以待參驗。用一人爲門戶者。可亡也。官職可以重求。爵祿可以貨得者。可亡也。緩心無而成。柔茹而寡斷。好惡無決。而無所立者。可亡也。饕貪而無饜。近利而好得者。可亡也。喜淫而不周於法。好辯說而不求其用。濫於文麗而不顧其功者。可亡也。淺薄而易見。漏泄而無藏。不能周密而通羣臣之語者。可亡也。很剛而不和。愎諫而好勝。不顧社稷而輕爲自信者。可亡也。恃交援而簡近隣。怙強大之救。而侮所迫之國者。可亡也。羈旅僑士重帑在外。上閒謀計。下與民事者。可亡也。民信其相。下不能其上。主愛信之。而弗能廢者。可亡也。境內之傑。不事而求。封外之士。不以功伐課試。而好以名問舉錯。羈旅起貴。以陵故常者。可亡也。輕其適正。庶子稱衡。太子未定。而主卽世者。可亡也。大心而無悔。國亂而自多。不料境內之資。而易其鄰敵者。可亡也。國小而不處卑。力少而不畏強。無禮而侮大鄰。貪愎而拙交者。可亡也。太子已置而娶於強敵。以爲后妻。則

太子危。如是則羣臣易慮者可亡也。怯懦而弱守。蚤見而心柔懦。知有謂可斷而弗敢行者。可亡也。出君在外而國置。質太子未反而君易子。如是則國攜。國攜者可亡也。挫辱大臣而狎其身。刑戮小民而逆其使。懷怒思恥而專習。則賊生。賊生者可亡也。大臣兩重。父兄衆強。內黨外援。以爭事勢者可亡也。婢妾之言聽。愛玩之智用。外內悲惋。而數行不法者。可亡也。簡侮大臣。無禮父兄。勞苦百姓。殺戮不辜者。可亡也。好以智矯法。時以行雜公。法禁變易。號令數下者。可亡也。無地固。城郭惡。無蓄積。財物寡。無守戰之備。而輕攻伐者。可亡也。種類不壽。主數卽世。嬰兒爲君。大臣專制。樹羈旅以爲黨。數割地以待交者。可亡也。太子尊顯。徒屬衆強。多大國之交。而威勢蚤具者。可亡也。變編而心急。輕病而易動發。心愾忿而不訾。前後者可亡也。主多怒而好用兵。簡本欲教而輕戰攻者。可亡也。貴臣相妬。大臣隆盛。外藉敵國。內困百姓。以攻怨讎。而人主弗誅者可亡也。君不肖而側室賢。太子輕而庶子伉。官吏弱而人民桀。如此則國躁。國躁者可亡也。藏怨而弗發。懸罪而弗誅。使羣臣陰憎而愈憂。懼而久未可知者。可亡也。出軍命將太重。邊地任守太尊。專制擅命。徑爲而無所請者。可亡也。后妻淫亂。主母畜穢。外內混

通。男女無別。是謂兩主。兩主者可亡也。后妻賤而婢妾貴。太子卑而庶子尊。相室輕而典謁重。如此則內外乖。內外乖者可亡也。大臣甚貴。徧黨衆強。壅塞主斷。而重擅國者可亡也。私門之官。用馬府之世。軍馬之府立功者也鄉曲之善舉。官職之勞廢。貴私行而賤公功者可亡也。公家虛而大臣實。正戶貧而寄寓富。耕戰之士困。末作之民利者可亡也。見大利而不趨。聞禍端而不備。淺薄於爭守之事。而務以仁義自飾者可亡也。不爲人主之孝。而慕匹夫之孝。不顧社稷之利。而聽主母之令。女子用國。刑餘用事者可亡也。辭辯而不法。心智而無術。主多能而不以法度從事者可亡也。親臣進而故人退。不肖用事而賢良伏。無功貴而勞苦賤。如是則下怨。下怨者可亡也。父兄大臣。祿秩過功。章服侵等。宮室供養太多。而人主弗禁。則臣心無窮。臣心無窮者可亡也。公壻公孫。與民同門。暴傲其隣者可亡也。亡徵者。非曰必亡。言其可亡也。夫兩堯不能相王。兩桀不能相亡。亡王之機。必其治亂。其強弱相踦者也。木之折也。必通蠹。牆之壞也。必通隙。然木雖蠹。無疾風不折。牆雖隙。無大雨不壞。萬乘之主。有能服術行法。以爲亡徵之君。風雨者。其兼天下不難矣。

三守

人主有三守。三守完。則國安身榮。三守不完。則國危身殆。何謂三守。人臣有議當途之失。用事之過。舉臣之情。人主不心藏而漏之。近習。能人使人臣之欲有言者。不敢不下。適近習。能人之心。而乃上以聞人主。然則端言直道之人。不得見。而忠直日疏。愛人不獨利也。待譽而後利之。憎人不獨害也。待非而後害之。然則人主無威。而重在左右矣。惡自治之勞。憚使羣臣輻湊之變。因傳柄移藉。使殺生之機。奪予之要在大臣。如是者。侵。此謂三守不完。三守不完。則刼殺之徵也。凡刼有三。有明刼。有事刼。有刑刼。人臣有大臣之尊。外操國。要以資羣臣。使外內之事。非已不得行。雖有賢良。逆者必有禍。而順者必有福。然則羣臣直莫敢忠。主憂國。以爭社稷之利害。人主雖賢。不能獨計。而人臣有不敢忠。主。則國爲亡國矣。此謂國無臣。國無臣者。豈郎中虛而朝臣少哉。羣臣持祿養交。行私道而不效公忠。此謂明刼。鬻寵擅權。矯外以勝內。險言禍福得失之形。以阿主之好惡。人主聽之。卑身輕國。以資之事。敗與主分其禍。而功成則臣獨專之。諸用

事之人。壹心同辭以語其美。則主言惡者必不信矣。此謂事刦。至於守司囹圄。禁制刑罰。人臣擅之。此謂刑刦。三守不完。則三刦者起。三守完。則三刦者止。三刦止。塞則王矣。

術內

入主之患。在於信人。信人則制於人。人臣之於其君。非有骨肉之親也。縛於勢而不得不事也。故爲人臣者。窺覘其君心也。無須臾之休。而人主意傲處其上。此世所以有刦君弑主也。爲人主而大信其子。則姦臣得乘於子以成其私。故李兌傳趙王而餓主父。爲人主而大信其妻。則姦臣得乘於妻以成其私。故優施傳麗姬。殺申生而立奚齊。夫以妻之近。與子之親。而猶不可信。則其餘無可信者矣。且萬乘之主。千乘之君。后妃夫人適子爲太子者。或有欲其君之蚤死者。何以知其然。夫妻者非有骨肉之恩也。愛則親。不愛則疏。語曰。其母好者其子抱。然則其爲之反也。其母惡者其子釋。丈夫年五十而好色未解也。婦人年三十而美色衰矣。以衰美之婦人。事好色之丈夫。則身死見疏賤。而子疑不爲後。此后妃夫人之所以冀其君之死者也。唯母爲后而子爲主。則令

無不行。禁無不止。男女之樂不減於先君。而擅萬乘不疑。此鳩壽扼昧扼昧謂暗中絞縮也之所以

用也。故桃左春秋曰。人主之疾死者。不能處半。人主弗知。則亂多資。故曰。利君死者衆。

則人主危。故王良愛馬。越王勾踐愛人。爲戰與馳醫。善吮人之傷。含人之血。非骨肉之

親也。利所加也。故輿人成輿。則欲人之富貴。匠人成棺。則欲人之天死也。非輿人仁而

匠人賊也。人不貴。則輿不售。人不死。則棺不買。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故后妃夫

人。太子之黨成。而欲君之死也。君不死。則勢不重。情非憎君也。利在君之死也。故人主

不可以不加心於利己死者。故日月暈圍於外。其賊在內。備其所憎。禍在所愛。是故明

王不舉不參之事。不食非常之食。遠聽而近視。以審內外之失。省同異之言。以知朋黨

之分。偶參伍之驗。以責陳言之實。執後以應前。按法以治衆。衆端以參觀。衆事之端皆相參而觀之士無

幸賞。無踰行。殺必當。罪不赦。則姦邪無所容其私。徭役多則民苦。民苦則權勢起。權勢

起則復除重。復除重則貴人富。苦民以富貴人起勢。以藉薄假借也人臣。非天下長利也。故

曰。徭役少則民安。民安則下無重權。下無重權則權勢滅。權勢滅則德在上矣。今夫水

之勝火亦明矣。然而釜鬻閒之水。煎沸竭盡其上。而火得熾盛。焚其下。水失其所以勝

者矣。今夫治之禁姦。又明此。然守法之臣。爲釜鬻之行。則法獨明於胸中。而已失其所。以禁姦者矣。上古之傳。言春秋所記。犯法爲逆。以成大姦者。未嘗不從尊貴之臣也。然而法令之所以備。刑罰之所以誅。常於卑賤。是以其民絕望。無所告愬。大臣比周蔽上。爲一。陰相善而陽相惡。以示無私。相爲耳目。以候主隙。人主掩蔽。無道得聞。有主名而無實。臣專法而行之。周天子是也。偏借其權勢。則上下易位矣。此言人臣之不可借權勢也。

南面

人主之過。在己任在臣矣。又必反與其所不任者備之。此其說必與其所任者爲讎。而主反制於其所不任者。今所與備人者。且曩之所備也。人主不能明法。而以制大臣之威。無道得小人之信矣。人主釋法。而以臣備臣。則相愛者比周。而相憎者朋黨。而相非。非譽交爭。則主惑亂矣。人臣者。非名譽請謁。無以進取。非背法專制。無以爲威。非假無忠信。無以不禁。僞爲忠信
然後不禁三者。昏主壞法之資也。人主使人臣。雖有智能。不得背法而專制。雖有賢行。不得踰功而先勞。雖有忠信。不得釋法而不禁。此之謂明法。人主

有誘於事者。有壅於言者。二者不可不察也。人臣易言事者。少索資以事誣主。主誘而不察。因而多之。則是臣反以事制主也。如是者謂之誘。誘於事者困於患。其進言少。其退費多。雖有功。其進言不信。不信者有罪。事有功者必賞。則羣臣莫敢飾言以僭主。主道者使人臣前言不復於後。後言不復於前。事雖有功。必伏其罪。謂之任下。人臣爲主設事而恐其非也。則先出說。設言曰。議是事者。妬事者也。人主藏是言。不更聽羣臣。羣臣畏是言。不敢議事。二勢者用。則忠臣不聽而譽臣獨任。如是者謂之壅於言。壅於言者制於臣矣。主道者使人臣必有言之責。又有不言之責。言無端末辯無所驗者。此言之責也。以不言避責持重位者。此不言之責也。人主使人臣言者。必知其端以責其實。不言者必問其取舍以爲之責。則人臣莫敢妄言矣。又不敢默然矣。言默則皆有責也。人主欲爲事。不通其端末。而以明其欲有爲之者。其爲不得利。必以害反。知此者任理去欲。舉事有道。計其入多。其出少者。可爲也。惑主不然。計其入不計其出。出雖倍其入。不知其害。則是名得而實亡。如是者功小而害大矣。凡功者其入多。其出少。乃可謂功。今大費無罪而少得爲功。則人臣出大費而成小功。小功成而主亦有害。不知治者必

曰無變古。無易常。變與不變。聖人不聽。正治而已。然則古之無變。常之毋易。在常古之可與不可。伊尹毋變殷。太公毋變周。則湯武不王矣。管仲毋易齊。郭偃毋更晉。則桓文不霸矣。凡人難變古者。憚易民之安也。夫不變古者。襲亂之迹。適民心者。恣姦之行也。民愚而不知亂。上懦而不能更。是治之失也。人主者。明能知治。嚴必行之。故雖拂於民心。立其治。說在商君之內外。而鐵受重盾。而豫戒也。故郭偃之始治也。文公有官卒。管仲始治也。桓公有武車。戒民之備也。是以遇戇窳墮之民。苦小費而忘大利也。故夤虎受阿諛。而振小變而失長便。故鄒賈非載旅。狎習於亂而容於治。故鄭人不能歸。

飾邪

鑿龜數筮。兆曰大吉。而以攻燕者。趙也。鑿龜數筮。兆曰大吉。而以攻趙者。燕也。劇辛之事。燕無功。而社稷危。鄒衍之事。燕無功。而國道絕。趙代先得意於燕。後意於齊。國亂節高。自以爲與秦提衡。非趙龜神而燕龜欺也。趙又嘗鑿龜數筮。而北伐燕。將刳燕以逆秦。兆曰大吉。始攻大梁。而秦出上黨矣。兵至釐。而六城拔矣。至陽城。秦拔鄴矣。龐援

揄兵而南。則鄣盡矣。臣故曰趙龜雖無遠見於燕。且宜近見於秦。秦以其大吉。辟地有實。救燕有名。趙以其大吉。利削兵辱主。不得意而死。又非秦龜神而趙龜欺也。初時者魏數年東鄉攻盡陶。衛數年西鄉以失其國。此非豐隆五行太一王相攝提六神五括天河殷搶歲星。非數年在西也。又非天缺弧逆刑星熒惑奎台。非數年在東也。故曰龜筮鬼神不足舉勝。左右背鄉。不足以專戰。然而恃之。愚莫大焉。古者先王盡力於親民。加事於明法。彼法明則忠臣勸。罰必則邪臣止。忠勸邪止而地廣主尊者。秦是也。羣臣朋黨比周以隱正道。行私曲而地削主卑者。山東是也。亂弱者亡人之性也。治強者王古之道也。越王勾踐恃大朋之龜。與吾戰而不勝。身臣入宦於吳。反國棄龜。明法親民以報吳。則夫差爲擒。故恃鬼神者慢於法。恃諸侯者危其國。曹恃齊而不聽宋。齊攻荆而宋滅。曹。荆恃吳而不聽齊。越伐吳而齊滅。荆。許恃荆而不聽魏。荆攻宋而魏滅。許。鄭恃魏而不聽韓。攻魏。荆而韓滅。鄭。今者韓國小而恃大國。主慢而聽秦。魏恃齊。荆爲用而小國愈亡。故恃人不足以廣壤。而韓不見也。荆爲攻魏。而加兵許鄢。齊攻任扈。而削魏。不足以存鄭。而韓弗知也。此皆不明其法禁以治其國。恃外以滅其社稷者也。臣

故曰明於治之數。則國雖小。富賞罰敬信。民雖寡。強賞罰無度。國雖大。兵弱者。地非其地。民非其民也。無地無民。堯舜不能以王。三代不能以強。人主又以過予。人臣又以徒取。舍法律而言先王明君之功者。上任之以國。臣故曰是願古之功。以古之賞。賞今之人也。以主是過予。而臣以此徒取矣。主過予。則人偷幸。臣徒取。則功不尊。無功者受賞。則財匱而民望。材匱而民望。則民不盡力矣。故用賞過者失民。用刑過者民不畏。有賞不足以勸。有刑不足以禁。則國雖大必危。故曰小知不可使謀事。小忠不可使主法。刑恭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荆師敗。恭王傷。酣戰而司馬子反渴而求飲。其友豎穀陽奉卮酒而進之。子反曰。去之。此酒也。豎穀陽曰。非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爲人嗜酒甘之。不能絕之於口。醉而臥。恭王欲復戰而謀事。使人召子反。子反辭以心疾。恭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寡人日親傷。所恃者司馬。司馬又如此。是亡荆國之社稷。而不恤吾衆也。寡人無與復戰矣。罷師而去之。斬子反以爲大戮。故曰豎穀陽之進酒也。非以端惡也。端故子反也。實心以忠愛之。而適足以殺之而已矣。此行小忠而賊大忠者也。故曰小忠大忠之賊也。若使小忠主法。則必將蔽罪以相愛。是與下安

矣。然而妨害於治民者也。當魏之方明立辟，從憲令行之時，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誅，強匡天下，威行四鄰，及法慢，妄予，而國日削矣。當趙之方明國律，從大軍之時，人衆兵強，辟地齊燕，及國律慢，用者弱，而國日削矣。當燕之方明奉法，審官斷之時，東縣齊國，南盡中山之地，及奉法已亡，官斷不用，左右交爭，論從其下，則兵弱而地削，國制於鄰敵矣。故曰：明法者強，慢法者弱。強弱如是其明矣。而世主弗爲，國亡宜矣。語曰：家有常業，雖飢不餓；國有常法，雖危不亡。夫舍常法而從私意，則臣飾於智能，臣下飾於智能，則法禁不立矣。是妄意之道行，治國之道廢也。治國之道，去害法者，則不惑於智能，不矯於名譽矣。昔者舜使吏決鴻水，先令有功而舜殺之。禹朝諸侯，之君會稽之上，防風之君後至而禹斬之，以此觀之，先令者殺，後令者斬，則古者先貴如令矣。故鏡執清而無事，美惡從而比焉；衡執正而無事，輕重從而載焉。夫搖鏡則不得爲明，搖衡則不得爲正，法之謂也。故先王以道爲常，以法爲本。本治者名尊，本亂者名絕。凡智能明通，有以則行，無以則止，故智能單道不可傳於人，而道法萬全。智能多失，夫懸衡而和平，設規而知圓，萬全之道也。明主使民飾於道之故，佚而則功，釋規而任巧，釋法而任智，惑

亂之道也。亂主使民飾將智。不知道之故。故勞而無功。釋法禁而聽請謁。羣臣賣官於上。取賞於下。是以利在私家。而威在羣臣。故民無盡力事主之心。而務爲交於上。民好上交。則貨財上流。而巧說者用。若是則有功者愈少。姦臣愈進。而材臣退。則主惑而不知所行。民聚而不知所道。道從也。此廢法禁。後功勞。舉名譽。聽請謁之失也。凡敗法之人。必設詐託物以來親。又好言天下之所希有。此暴君亂主之所以惑也。人臣賢佐之所以侵也。故人臣稱伊尹管仲之功。則背法飾智有資。稱比干子胥之忠。而見殺。則疾強諫有辭。夫上稱賢明。下稱暴亂。不可以取類。若是禁君之立法以爲是也。今人臣多立其私智。以法爲非者。是邪以智。以此思之。則知凡官之情。皆欲過功法。立私智也。過法立智。如是者。禁主之道也。禁主之道。必明於公私之分。明法制。去私恩。夫令必行。禁必止。人主之公義也。必行其私信於朋友。不可爲賞勸。不可爲罰沮。人臣之私義也。私義行則亂。公義行則治。故公私有分。人臣有私心。有公義。修身潔白。而行公行正。居官無私。人臣之公義也。汙行從。欲安身利家。人臣之私心也。明主在上。則人臣去私心。行公義。亂主在上。則人臣去公義。行私心。故君臣異心。君以計畜臣。臣以計事君。君臣之交計也。害身而利國。臣弗爲也。富國

而利臣。君不行也。臣之情。害身無利。君之情。害國無親。君臣也者。以計合者也。至夫臨難必死。盡智竭力。爲法爲之。故先王明賞以勸之。嚴刑以威之。賞刑明則民盡死。民盡死則兵強主尊。刑賞不察則民無功而求得。有罪而幸免。則兵弱主卑。故先王賢佐。盡力竭智。故曰公私不可不明。法禁不可不密。先王知之矣。

解老

德者內也。得者外也。上德不德。言其神不淫於外也。神不淫於外則身全。身全之謂德。得者德身也。凡德者以無爲集。以無欲成。以不思安。以不用固。爲之欲之則德無舍。德無舍則不全。用之思之則不固。不固則無功。無功則生於德。德則無德。不得則在有德。故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所以貴無爲無思爲虛者。謂其意無所制也。夫無術者。故以無爲無思爲虛也。夫故以無爲無思爲虛者。其意常不忘虛。是制於爲虛也。虛者謂其意所無制也。今制於爲虛。是不虛也。虛者之無爲也。不以無爲爲有常。不以無爲爲有常。則虛。虛則德盛。德盛之謂上德。故曰上德無爲而無不爲也。仁者謂其中心欣

然愛人也。其喜人之有福而惡人之有禍也。生心之所不能已也。非求其報也。故曰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也。義者君臣上下之事。父子賞賤之差也。知交朋友之接也。親疏內外之分也。臣事君宜。下懷上子事父宜。衆敬貴宜。知交朋友之相助也。宜親者內而疏者外。宜義謂其宜也。宜而爲之。故曰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也。禮者所以情貌也。羣義之文章也。君臣父子之交也。貴賤賢不肖之所以別也。中心懷而不諭其疾趨卑拜而明之。實心愛而不知。故好言繁詞以信之。禮者外節之所以諭內也。故曰禮以情貌也。凡人之爲外物動也。不知其爲身之禮也。衆人之爲禮也。以尊他人也。故時勸時衰。君子以爲禮以爲其身。以爲其身。故神之爲上禮。上禮神而衆人貳。故不能相應。不能相應。故曰上禮爲之而莫之應。衆人雖貳。聖人之復恭敬盡手足之禮也。不衰。故曰攘臂而仍之。道有積而德有功。德者道之功。功有實而實有光。仁者德之光。光有澤而澤有事。義者仁之事也。事有禮而禮有文。禮者義之文也。故曰失道而後失德。失德而後失仁。失仁而後失義。失義而後失禮。禮爲情貌者也。文爲質飾者也。夫君子取情而去貌。好質而惡飾。夫恃貌而論情者。其情惡也。須飾而論質者。其質衰也。何以論之。和氏

之璧。不飾以五采。隋侯之珠。不飾之銀黃。其質至美。物不足以飾之。夫物之待飾而後行者。其質不美也。是以父子之間。其禮而不明。故曰禮薄也。凡物不並盛。陰陽是也。理相奪予。威德是也。實厚者貌薄。父子之禮是也。由是觀之。禮弊則實心衰也。然則爲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者也。衆人之爲禮也。人應則輕歡。不應則青。今爲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而資之以相責之。分能毋爭乎。有爭則亂。故曰夫禮者。忠信之薄也。而亂之首乎。先物行先理。動之謂前識。前識者無緣而忘意度也。何以論之。詹何坐。弟子侍。牛鳴於門外。弟子曰。是黃牛也。而白題。詹何曰。然是黑牛也。而白在其角。使人視之。果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以詹子之術。嬰衆人之心。華焉殆矣。故曰道之華也。當試釋詹子之察。而使五尺之愚童子視之。亦知其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也。故以詹子之察。苦心傷神。而後與五尺之愚童子同功。是以曰愚之首也。故曰前識者道之華也。而愚之首也。所謂大丈夫者。謂其智之大也。所謂處其厚不處其薄者。行情實而去禮貌也。所謂處其實不處其華者。必緣理不徑絕也。所謂去彼取此者。去貌徑絕而取緣理。好情實也。故曰去彼取此。人有禍則心畏恐。心畏恐則行端直。行端直則思慮熟。思慮熟則得事。

理。行端直則無禍害。無禍害則盡天年。得事理則必成功。盡天年則全而壽。必成功則富與貴。全壽富之謂福。而福本於有禍。故曰禍兮福之所倚。以成其功也。人有福則富貴至。富貴至衣食美。衣食美則驕心生。驕心生則邪僻而動棄理。在邪僻則身死。天動棄理則無成功。夫內有死天之難。而外無成功之名者。大禍也。而禍本生於有福。故曰福兮禍之所伏。夫緣道理以從事者。無不能成。無不能成者。大能成天子之勢尊。而小易得卿相將軍之賞祿。夫棄道理而妄舉動者。雖上有天子諸侯之勢尊。而天下有倚頓陶朱卜祝之富。猶失其民人而亡其財資也。衆人之輕棄道理而易妄舉動者。不知其禍福之深大。而道闊遠若是也。故諡人曰孰知其極。人莫不欲富貴全壽。而未有能免於貧賤死天之禍也。心欲富貴全壽。而今貧賤死天。是不能至於其所欲至也。凡失其所欲之路。而妄行者之謂迷。迷則不能至於其所欲至矣。今衆人之不能至於其所欲至。故曰迷衆人之所不能至於其所欲至也。自天地之剖判。以至於今。故曰人之迷也。其日故以久矣。所謂方者。內外相應也。言行相稱也。所謂廉者。必生死之命也。輕恬資財也。所謂直者。義必公正。公心不偏黨也。所謂光者。官爵尊貴。衣裘壯麗也。

今有道士。雖中外信順。不以誹謗窮墮。雖死節經財。不以侮罷羞貪。雖義端不黨。不以去邪罪私。雖勢尊衣美。不以夸賤欺貧。其故何也。使失路者而肯聽。習問知。卽不成迷也。今衆人之所以欲成功而反敗者。生於不知道理。而不肯問知而聽能。衆人不肯問知聽能。而聖人強以其禍敗適之則怨。衆人多而聖人寡。寡之不勝衆數也。今舉動而與天下之爲讎。非全身長生之道也。是以行軌節而舉之也。故曰方而不剖。廉而不穢。直而不肆。光而不耀。聰明睿智天也。動靜思慮人也。人也者。乘於天明以視。寄於天聰以聽。託於天智以思慮。故視強則目不明。聽甚則耳不聰。思慮過度則智識亂。目不明則不能決黑白之分。耳不聰則不能別清濁之聲。智識亂則不能審得失之地。目不能決黑白之色。則謂之盲。耳不能別清濁之聲。則謂之聾。心不能審得失之地。則謂之狂。盲則不能避晝日之險。聾則不能知雷霆之害。狂則不能免人間法令之禍。書之所謂治人者。適動靜之節。省思慮之費也。所謂事天者。不極聰明之力。不盡智識之任。苟極盡則費神多。費神多則盲聾悖狂之禍至。是以嗇之。嗇之者愛其精神。嗇其智識也。故曰治人事天莫如嗇。衆人之用神也躁。躁則多費。多費之謂侈。聖人之用神也靜。靜

則少費。少費之謂嗇。嗇之謂術也。生於道理。夫能嗇也是從於道。而服於理者也。衆人離於患。陷於禍。猶未知退而不服從道理。聖人雖未見禍患之形。虛無服從於道理。以稱蚤服。故曰夫謂嗇。是以蚤服。知治人者其思慮靜。知事天者其孔竅虛。思慮靜故德不去。孔竅虛則和氣日入。故曰重積德。夫能令故德不去。新和氣日至者。蚤服者也。故曰蚤服是謂重積德。積德而後神靜。神靜而後和多。和多而後計得。計得而後能御萬物。能御萬物則戰易勝敵。戰易勝敵而論必蓋世。論必蓋世故曰無不克。無不克本於重積德。故曰重積德則無不克。戰易勝敵則兼有天下。論必蓋世則民人從。進兼天下而退從民人。其術遠則衆人莫見其端末。莫見其端。是以莫知其極。故曰無不克。則莫知其極。凡有國而後亡之。有身而後殃之。不可謂能有其國。能保其身。夫能有其國。必能安其社稷。能保其身。必能終其天年。而後可謂能有其國。能保其身矣。夫能有其國。保其身者。必且體道。體道則其智深。其智深則其會遠。其會遠衆人莫能見其所極。唯夫能令人不見其事極。不見事極者。爲保其身。有其國。故曰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則可以有國。所謂有國之母。母者道也。道也者。生於所以有國之術。所以有國之術。故

謂之有國之母。夫道以與世周旋者。其建生也長。持祿也久。故曰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樹木。樹木有曼根。有直根。根者書之所謂柢也。抵也者。木之所以建生也。曼根者。木之所持生也。德也者。人之所以建生也。祿也者。人之所以持生也。今建於理者。其持祿也久。故曰深其根。體其道者。其生日長。故曰固其柢。柢固則生長。根深則視久。故曰深其根。固其柢。長生久視之道也。工人數變業。則失其功。作者數搖徙。則亡其功。一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人之功矣。萬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萬人之功矣。然則數變業者。其人彌衆。其虧彌大矣。凡法令更則利害易。利害易則民務變。務變之謂變業。故以理觀之。事大衆而數搖之。則少成功。藏大器而數徙之。則多敗傷。烹小鮮而數撓之。則賊其澤。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貴靜不重變法。故曰治大國者若烹小鮮。人處疾則貴醫。有禍則畏鬼。聖人在上則民少欲。少欲則血氣治。而舉動理。則少禍害。夫內無瘞疽痺痔之害。而外無刑罰法誅之禍者。其輕恬鬼也甚。故曰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治世之民。不與鬼神相害也。故曰非其鬼不神也。其神不傷也。鬼崇也。疾人之謂鬼傷人。人逐除之之謂人傷鬼也。民犯法令之謂民傷上。上刑

戮民之謂上傷民。民不犯法則上亦不行刑。上不行刑之謂上不傷人。故曰聖人亦不傷民。上不與民相害。而人不與鬼相傷。故曰兩不相傷。民不敢犯法。則上內不用刑罰。而外不事利其產業。上內不用刑罰。而外不事利其產業。則民蕃息。民蕃息而畜積盛。民蕃息而血積盛之謂有德。凡所謂崇者。魂魄去而精神亂。精神亂則無德。鬼不崇人。則魂魄不去。魂魄不去而精神不亂。精神不亂之謂有德。上盛畜積而鬼不亂其精神。則德盡在於民矣。故曰兩不相傷。則德交歸焉。言其德上下交盛而俱歸於民也。有
道之君。外無怨讎於鄰敵。而內有德澤於人民。夫外無怨讎於鄰敵者。其遇諸侯也。外
有禮義。內有德澤於人民者。其治人事也。務本。遇諸侯有禮義。則役希起。治民事務本
則淫奢止。凡馬之所以大用者。外供甲兵而內給淫奢也。今有道之君。外希用甲兵而
內禁淫奢。上不事馬於戰鬪。逐北。而民不以馬遠淫通物。所積力唯田疇。必且糞灌。故
曰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也。人君無道。道則內暴虐其民。而外侵欺其鄰國。內暴虐
則民產絕。外侵欺則兵數起。民產絕則畜生少。兵數起則士卒盡。畜生少則戎馬乏。士
卒盡則軍危殆。戎馬乏則將馬出。軍危殆則近臣役。馬者軍之大用。郊者言其近也。今

所以給軍之具。於將馬近臣。故曰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矣。人有欲則計會亂。計會亂而有欲甚。有欲甚則邪心勝。邪心勝則事經絕。事經絕則禍難生。由是觀之。禍難生於邪心。邪心誘於可欲。可欲之類進則教良民爲姦。退則令善人有禍。姦起則上侵弱君。禍至則民人多傷。然則可欲之類。上侵弱君而下傷人民。夫上侵弱君而下傷人民者。大罪也。故曰禍莫於大可欲。是以聖人不引五色。不淫於聲樂。明君賤玩好而去淫麗。人無毛羽不衣則不犯寒。上不屬天而下不著地。以腸胃爲根本。不食則不能活。是以不免於欲利之心。欲利之心不除。其身之憂也。故聖人衣足以犯寒。食足以充虛。則不憂矣。衆人則不然。大爲諸侯。小餘千金之資。其欲得之憂不除也。胥靡有免。死罪時活。今不知足者之憂。終身不解。故曰禍莫大於不知足。故欲利甚於憂。憂則疾生。疾生而智慧衰。智慧衰則失度量。失度量則妄舉動。妄舉動則禍害至。禍害至而疾。嬰內則痛禍薄外。痛禍薄外則苦痛雜於腸胃之間。苦痛雜於腸胃之間。則傷人也。憊憊則退而自咎。退而自咎也。生於欲利。故曰咎莫憊於欲利。道者萬物之所然也。萬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萬物之所以成也。故曰道理之者也。物有理不可

以相薄。物有理不可以相薄。故理之爲物之制。萬物各異理。而道盡稽萬物之理。故不得不化。不得不化。故無常操。無常操。是以死生氣稟焉。萬智斟酌焉。萬事廢興焉。天得之以高。地得之以藏。維斗得以成其威。日月得以恆其光。五常得之以常其位。列星得之以端其行。四時得之以御其變氣。軒轅得之以擅四方。赤松得之與天地統。聖人得之以成文章。道與堯舜俱智。與接輿俱狂。與桀紂俱滅。與湯武俱昌。以爲近乎。遊於四極。以爲遠乎。常在吾側。以爲暗乎。其光昭昭。以爲明乎。其物冥冥。而功成天地。和化雷霆。宇內之物。恃之以成。凡道之情。不制不形。柔弱隨時。與理相應。萬物得之以死。得之以生。萬物得之以敗。得之以成。道譬諸若水。溺者多飲之。卽死。渴者適飲之。卽生。譬之若劍戟。愚人以行忿則禍生。聖人以誅暴則福成。故得之以死。得之以生。得之以敗。得之以成。人希見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圖以想其生也。故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謂之象也。今道雖不可得聞見。聖人執其見功以處見其形。故曰無狀之狀。無物之象。凡理者方圓短長麤靡堅脆之分也。故理定而後可得道也。故定理有存亡。有死生。有盛衰。夫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生。初盛而後衰者。不可謂常。唯夫與天與地之剖判。

也。俱生。天地之消散也。不死不衰者。謂常者。而常無攸。易無定理。無定理非在於常所。是以不可道也。聖人觀其玄虛。用其周行。強字之曰道。然而可論。故曰道之可道非常道也。人始於生而卒於死。始之謂出。卒之謂入。故曰出生入死。人之身三百六十節。四肢九竅。其大具也。四肢與九竅。十有三者。十有三者之動靜。盡屬於生焉。屬之謂徒也。故曰生之徒也。十有三者。至死也。十有三。具者皆還而屬之於死。死之徒亦有十三。故曰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凡民之生。生而生者固動。動盡則損也。而動不止。是損而不止也。損而不止則生盡。生盡之謂死。則十有三具者皆爲死。死地也。故曰民之生。生而動。動皆之死地。之十有三。是以聖人愛精神而貴處靜。此甚大於兕虎之害。夫兕虎有域。動靜有時。避其域。省其時。則免其兕虎之害矣。民獨知兕虎之有爪角也。而莫知萬物之盡有爪角也。不免於萬物之害。何以論之。時雨降集。曠野閒靜。而以昏晨犯山川。則兕虎之爪角害之。事上不忠。輕犯禁令。則刑法之爪角害之。處鄉不節。憎愛無度。則爭鬪之爪角害之。嗜欲無限。動靜不節。則虛瘞疽之爪角害之。好用其私智。而棄道理。則網羅之爪角害之。兕虎有域。而萬害有原。避其域。塞其原。則免於諸害矣。

凡兵革者所以備害也。重生者雖入軍無忿爭之心。無忿爭之心。則無所用救害之備。此非獨謂野處之軍也。聖人之遊世也。無害人之心。則必無人害。無人害則不備人。故曰陸行不遇兕虎。入山不恃備以救害。故曰入軍不備甲兵。遠諸害。故曰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錯其爪。兵無所害其刃。不設備而必無害。天地之道理也。體天地之道。故曰無死地焉。動無死地。而謂之善攝生矣。愛子者慈於子。重生者慈於身。貴功者慈於事。慈母之於弱子也。務致其福。則事除其禍。事除其禍。則思慮熟。思慮熟則得事理。得事理則必成功。必成功則其行之也不疑。不疑之謂勇。聖人之於萬物事也。盡如慈母之爲弱子慮也。故見必行之道。則明其從事亦不疑。不疑之謂勇。不疑生於慈。故曰慈故能勇。周公曰。冬日不閉凍也。不固。則春夏之長草木也。不茂。天地不能常侈常費。而况於人乎。故萬物必有盛衰。萬事必有弛張。國家必有文武。官治必有賞罰。是以智士儉用其財。則家富。聖人愛寶其神。則精盛。人君重戰其卒。則民衆。民衆則國廣。是以舉之曰儉。故能廣。凡物之有形者。易裁也。易割也。何以論之。有形則有短長。有短長則有小大。有小大則有方圓。有方圓則有堅脆。有堅脆則有輕重。有輕重則有白黑。短長

大小方圓堅脆輕重白黑之謂理。理定而物易割也。故議於大庭而後言。則立權議之士知之矣。故欲成方圓而隨其規矩。則萬事之功形矣。而萬物莫不有規矩。議言之士計會規矩也。聖人盡隨於萬物之規矩。故曰不敢爲天下先。不敢爲天下先。則事無不事。功無不功。而議必蓋世。欲無處大官。其可得乎。處大官之謂爲成事長。是以故曰不敢爲天下先。故能爲成事長。慈於子者不敢絕衣食。慈於身者不敢離法度。慈於方圓者不敢舍規矩。故臨兵而慈於士吏。則戰勝敵。慈於器械。則城堅固。故曰慈於戰則勝。以守則固。夫能自全也。而盡隨於萬物之理者。必且有天生。天生也者。生心也。故天下之道盡之生也。若以慈衛之也。事必萬全而舉無不當。則謂之寶矣。故曰吾有三寶。持而寶之。書之所謂大道也者。端道也。所謂貌施也者。邪道也。所謂徑大也者。佳麗也。佳麗也者。邪道之分也。朝甚除也者。獄訟繁也。獄訟繁則田荒。田荒則府倉虛。府倉虛則國貧。國貧而民俗淫侈。民俗淫侈則衣食之業絕。衣食之業絕。則民不得無飾巧詐。飾巧詐則知采文。知采文之謂服文采。獄訟繁。倉廩虛。而有以淫侈爲俗。則國之傷也。若以利劍刺之。故曰帶利劍。諸夫飾智。故以至於傷國者。其私家必富。私家必富。故曰

資貨有餘。國有若是者。則愚民不得無術而效之。效之則小盜生。由是觀之。大姦作。小盜隨。大姦唱。則小盜和。等也者。五聲之長者也。故等先則鍾瑟皆隨。等唱則衆樂皆和。今大姦作。則俗之民唱。俗之民唱。則小盜必和。故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而貨資有餘者。是之謂盜等矣。人無愚智。莫不有趨舍。恬淡平安。莫不知禍福之所由來。得於好惡。怵於淫物。而後變亂。所以然者。引於外物。亂於玩好也。怯淡有趨舍之義。平安有禍福之計。而今也。玩好變之。外物引之。引之而往。故曰拔至。聖人不然。一建其趨舍。雖見所好之物。不能引。不能引之。謂不拔。一於其情。雖有可欲之類。神不爲動。神不爲動之。謂不脫。爲人子孫者。體此道以守宗廟。不滅之。謂祭祀不絕。身以積精爲德。家以資財爲德。鄉國天下皆以民爲德。今治身而外物不得亂其精神。故曰修之身。其德乃真。真者。慎之固也。治家無用之物。不能動其計。則資有餘。故曰修之家。其德有餘。治鄉者。行此節。則家之有餘者益衆。故曰修之鄉。其德乃長。治邦者。行此節。則鄉之有德者益衆。故曰修之邦。其德乃豐。莅天下者。行此節。則民之生莫不受其澤。故曰修之天下。其德乃普。修身者。以此別君子小人。治鄉治邦。莅天下者。各以此科。適觀息耗。則萬不失一。

故曰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吾奚以知天下之然也。以此。

喻老

天下有道。無急患。則曰靜。遽傳不用。故曰卻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攻擊不休。相守數年不已。甲冑生蟣虱。燕雀處帷幄。而兵不歸。故曰戎馬生於郊。翟人有獻豐狐玄豹之皮於晉文公。文公受客皮而歎曰。此以皮之美自爲罪。夫治國者以名號爲罪。徐偃王是也。則以城與地爲罪。虞虢是也。故曰罪莫大於可欲。智伯兼范中行而攻趙不已。韓魏反之。軍敗晉陽。身死高梁之東。遂卒被分。漆其首以爲洩器。故曰禍莫大於不知足。虞君欲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不聽宮之奇。故邦亡身死。故曰咎莫憯於欲得。邦以存爲常。霸其可也。身以生爲常。富貴其可也。不欲自害。則邦不亡。身不死。故曰知足之爲足矣。楚莊王旣勝。狩于河雍。歸而賞孫叔敖。孫叔敖請漢間之地。沙石之處。楚邦之法。祿臣再世而收地。唯孫叔敖獨在此。不以其邦爲收者瘠也。故九世而祀不絕。故曰善建不拔。善抱不脫。子孫以其祭祀。世世不輟。孫叔敖之謂也。制在己曰重。不離位曰靜。

重則能使輕。靜則能使躁。故曰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故曰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也。邦者人君之輜重也。主父生傳其邦。此離其輜重者也。故雖代有雲中之樂。超然已無趙矣。主父萬乘之主。而以身輕於天下。無勢之謂輕。離位之謂躁。是以生幽而死。故曰輕則失臣。躁則失君。主父之謂也。勢重者人君之淵也。君人者重勢於人臣之間。失則不可復得也。簡公失之於田成。晉公失之於六卿。而邦亡身死。故曰魚不可脫於深淵。賞罰者邦之利器也。在君則制臣。在臣則勝君。君見賞。臣則損之以爲德。君見罰。臣則益之以爲威。人君見賞。而人臣用其勢。人君見罰。人臣乘其威。故曰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越王人宦於吳。而觀之伐齊。以弊吳。吳兵旣勝齊人於艾陵。張之於江濟。強之於黃池。故可制於五湖。故曰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晉獻公將欲襲虞。遣之以璧馬。知伯將襲仇由。遣之以廣車。故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起事於無形。而要大功於天下。是謂微明。處小弱而重自卑。謂損弱勝強也。有形之類。大必起於小。行久之物。族必起於少。故曰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欲制物者。於其細也。故曰圖難於其易也。爲大於其細也。千丈之隄。以螻蟻之穴潰。百尺之室。

以突隙之煙焚。故曰白圭之行隄也。塞其穴。丈人之慎火也。塗其隙。是以白圭無水難。丈人無火患。此皆慎易以避難。敬細以遠大者也。扁鵲見蔡桓公。立有間。扁鵲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恐深。桓公曰。寡人無。扁鵲出。桓侯曰。醫之好治不病以爲功。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病在肌膚。不治將益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又不悅。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病在腸胃。不治將益深。桓侯又不應。扁鵲出。桓侯又不悅。居十日。扁鵲望桓侯而還走。桓侯故使人問之。扁鵲曰。疾在腠理。湯熨之所及。在肌膚。鍼石之所及也。在腸胃。火齊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屬。無奈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居五日。桓侯體痛。使人索扁鵲。已逃秦矣。桓侯遂死。故良醫之治病也。攻之腠理。此皆爭之於小者也。夫事之禍福亦有腠理之地。故曰聖人蚤從事焉。昔晉公子重耳出亡過鄭。鄭君不禮。叔瞻諫曰。此賢公子也。君厚待之。可以積德。鄭君不聽。叔瞻又諫曰。不厚待之。不若殺之。無令有後患。鄭公又不聽。及公子返晉邦。舉兵伐鄭。大破之。取八城焉。晉獻公以垂棘之璧。假道於虞而伐虢。大夫宮之奇諫曰。不可。唇亡而齒寒。虞虢相救。非相德也。今日晉滅虢。明日虞必隨之亡。虞君不聽。受其璧而假之道。晉已取虢。還反滅

虞。此二臣者。皆爭於腠理者也。而二君不用也。然則叔瞻宮之奇。亦虞鄭之扁鵲也。而二君不聽。故鄭以破。虞以亡。故曰其安易持也。其未兆易謀也。昔者紂爲象箸。而箕子怖。以爲象箸必不加於土。則必將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羹菽藿。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食於茅屋之下。則錦衣九重。廣室高臺。吾畏其卒。故怖其始。居五年。紂爲肉圃。設炮烙。登糟丘。臨酒池。紂遂以亡。故箕子見象箸。以知天下之禍。故曰見小曰明。句踐入宦於吳。身執干戈。爲吳王洗馬。故能殺夫差於姑蘇。文王見詈於玉門。顏色不變。而武王擒紂於牧野。故曰守柔曰強。越王之霸也。不病宦。武王之王也。不病詈。故曰聖人之不病也。以其不病。是以無病也。宋之鄙人得璞玉而獻之子罕。子罕不受。鄙人曰。此寶也。宜爲君子器。不宜爲細人用。子罕曰。爾以玉爲寶。我以不受子玉爲寶。是鄙人欲玉而子罕不欲玉。故曰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王壽負書而行。見徐馮於周。塗馮曰。事者爲也。爲生於時。知者無常事。書者言也。言生於知。知者不藏書。今子何獨負之而行。於是王壽因焚其書而儻之。故知者不以言談教。而慧者不以藏書篋。此世之所過也。而王壽復之。是學不學也。故曰學不學。復歸衆人之所過也。夫物

有常容。因乘以導之。因隨物之容。故靜則建乎德。動則順乎道。宋人有爲其君。以象爲楮葉者。三年而成。豐殺莖柯。毫芒繁澤。亂之楮葉之中。而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功食祿於宋邦。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不乘天地之資。而載一人之身。不隨道理之數。而學一人智。此皆一葉之行也。故冬耕之稼。后稷不能羨也。豐年大禾。臧獲不能惡也。以一人力。則后稷不足。隨自然則臧獲有餘。故曰恃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也。空竅者神明之戶牖也。耳目竭於聲色。精神竭於外貌。故中無主。中無主。則禍福雖如丘山。無從識之。故曰不出於戶。可以知天下。不闚於牖。可以知天道。此言神明之不離其實也。趙襄主學御於王子期。俄而與於期逐。三易馬而三後。襄主曰。子之教我御。術未盡也。對曰。術已盡。用之則過也。凡御之所貴。馬體安于車。人心調于馬。而後可以進速致遠。今君後則欲逮臣。先則恐逮於臣。夫誘道爭遠。非先則後也。而先後心在于臣上。何以調於馬。此君之所以後也。白公勝慮亂。罷朝。倒杖而策。銳貫顙。血流至于地。而不知。鄭人聞之曰。顙之忘將何爲忘哉。故曰其出彌遠者。其智彌少。此言智周乎遠。則所遺在近也。是以聖人無常行也。能並智。故曰不行而知能。

並視。故曰不見而明。隨時以舉事。因資而立功。用萬物之能而獲利其上。故曰不爲而成。楚莊王莅政三年。無令發。無政爲也。右司馬御座而與王隱曰。有鳥止南方之阜。三年不翅。不飛不鳴。嘿然無聲。此爲何名。王曰。三年不翅。將以觀長羽翼。不飛不鳴。將以觀民。則雖無飛。飛必沖天。雖無鳴。鳴必驚人。子釋之。不穀知之矣。處半年。乃自聽政。所廢者十。所起者九。誅大臣五。舉處士六。而邦大治。舉兵誅齊。敗之徐州。勝晉於河雍。合諸侯於宋。遂霸天下。莊王不爲小害善。故有大名。不蚤見示。故有大功。故曰大器晚成。大音希聲。楚莊王欲伐越。杜子諫曰。王之伐越何也。曰。政亂兵弱。杜子曰。臣愚患之。智如目也。能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見其睫。王之兵自敗於秦晉。喪地數百里。此兵之弱也。莊蹊蹠爲盜於境內。而吏不能禁。此政之亂也。王之弱亂。非越之下也。欲伐越。此智之如目也。王乃止。故知之難。不在見人。在自見。故曰自見之謂明。子夏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對曰。戰勝故肥也。曾子曰。何謂也。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之樂。又榮之。兩者戰於胸中。未知勝負。故懼。今先王之義勝故肥。是以志之難也。不在勝人。在自勝也。故曰自勝之謂強。周有玉版。紂令膠鬲索之。文王不予。費仲來

求。因子之。是膠鬲賢而費仲無道也。周惡賢者之得志也。故子費仲。文王舉太公於渭濱者。貴之也。而資費仲。玉版者。是愛之也。故曰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是謂要妙。

說林上

湯以伐桀。而恐天下言己爲貪也。因乃讓天下於務光。而恐務光之受之也。乃使人說務光曰。湯殺君而欲傳惡聲于子。故讓天下於子。務光因自投於河。秦武王令甘茂擇所欲爲於僕與行事。孟卯曰。公不如爲僕。公所長者使也。公雖爲僕。王猶使之於公也。公佩僕璽而爲行事。是兼官也。子圉見孔子於商太宰。孔子出。子圉入。請問客。太宰曰。吾已見孔子。則視子猶蚤虱之細者也。吾今見之於君。子圉恐孔子貴於君也。因請太宰曰。君已見孔子。孔子亦將視子猶蚤虱也。太宰因弗復見也。魏惠王爲白里之盟。將復立於天子。彭喜謂鄭君曰。君勿聽。大國惡有天子。小國利之。若君與大不聽。魏焉能與小立之。晉人伐邢。齊桓公將救之。鮑叔曰。太蚤。邢不亡。晉不敝。晉不敝。齊

不重。且夫持危之功。不如存亡之德。大君不如晚救之。以敝晉。齊實利。待邢亡而復存之。其名實美。桓公乃弗救。子胥出走。邊侯得之。子胥曰。上索我者。以我有美珠也。今我已亡之矣。我且曰。子取吞之。候因釋之。慶封爲亂於齊。而欲走越。其族人曰。晉近。奚不之晉。慶封曰。越遠。利以避難。族人曰。變是心也。居晉而可不變。是心也。雖遠。越其可。以安乎。智伯索地於魏宣子。魏宣子弗與。任章曰。何故不予。宣子曰。無故請地。故弗予。任章曰。無故索地。鄰國必恐。彼重欲無厭。天下必懼。君子之地。智伯必驕。而輕敵。鄰邦必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國。則智伯之命不長矣。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予之。君不如予之。以驕智伯。且君何釋以天下圖智氏。而獨以吾國爲智氏質乎。君曰。善。乃與之萬戶之邑。智伯大悅。因索地於趙。弗與。因圍晉陽。韓魏反之外。趙氏應之內。智氏自亡。秦康公築臺三年。荆人起兵將欲以兵攻齊。任妄曰。饑召兵。疾召兵。勞召兵。亂召兵。君築臺三年。今荆人起兵將攻齊。臣恐其攻齊爲聲。而以襲秦爲實也。不如備之。戍東邊。荆人輟行。齊攻宋。宋使臧孫子南求救於荆。荆大說。許救之。甚歡。臧孫子憂而反。其御曰。索救而得。今子有憂色。何也。臧孫子曰。宋小而

齊大夫救小宋而惡大齊。此人之所以憂也。而荆王說必以堅我也。我堅而齊敝。荆之所利也。臧孫子乃歸。齊人拔五城於宋。而荆救不至。魏文侯借道於趙而攻中山。趙肅侯將不許。趙刻曰。君過矣。魏攻中山而弗能取。則魏必罷。罷則魏輕。魏輕則趙重。魏拔中山。必不能越趙而有中山也。是用兵者魏也。而得地者趙也。君必許之。而大歡。彼將知君利之也。必將輟行。君不如借之道。示以不得已也。鷓夷子皮事田成子。田成子去齊走而之燕。鷓夷子皮負傳而從。至望邑。子皮曰。子獨不聞涸澤之蛇乎。涸澤蛇將徙。有小蛇謂大蛇曰。子行而我隨之。人以爲蛇之行者耳。必有殺子。不如相銜負我以行。人以我爲神君也。乃相銜負以越公道。人皆避之曰。神君也。今子美而我惡。以子爲我上客。千乘之君也。以子爲我使者。萬乘之卿也。子不如爲我舍人。田成子因負傳而隨之。至逆旅。逆旅之君待之甚敬。因獻酒肉。溫人之周。周不納。客問之曰。客耶。對曰。主人問其甚人而不知也。吏因囚之。君使人問之曰。子非周人也。而自謂非客何也。對曰。臣少也誦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今君天子。則我天子之臣也。豈有爲人之臣而又爲之客哉。故曰。主人也。君使出之。韓宣王謂膠留曰。吾欲兩

用公仲公叔其可乎。對曰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簡公兩用田成闞止而簡公殺。魏兩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今王兩用之。其多力者樹其黨。寡力者借外權。羣臣有內樹黨以驕主內。有外爲交以削地。則王之國危矣。紹績味醉寐而亡其裘。宋君曰。醉足以亡裘乎。對曰。桀以醉亡天下。而康誥曰。毋彘酒者。彘酒常酒也。常酒者天子失天下。匹夫失其身。管仲隰朋從於桓公而伐孤竹。春往冬反。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行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一寸而仞有水。乃掘地遂得水。以管仲之聖。而隰朋之智。至其所不知。不難師於老馬與蟻。今人不知以其愚心而聖人之智。不亦過乎。有獻不死之藥於荆王者。謁者操之以入。中射之士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大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問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謁者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臣。是死藥也。是客欺王也。夫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也。不如釋臣。王乃不殺。田駟欺鄒君。鄒君將使人殺之。田駟恐。告惠子。惠子見鄒君曰。今有人見君。則啖其一目。奚如。君曰。我必殺之。惠子曰。譬兩目啖君。奚爲不殺。君曰。不能勿

陝。惠子曰。田駟東慢齊侯。南欺荆王。駟之於欺人。啓也。君奚怨焉。鄒君乃不殺。魯穆公使衆公子或宦於晉。或宦於荆。犁鉏曰。假人於越而救溺子。越人雖善遊。子必不生矣。失火而取水於海。海水雖多。火必不滅矣。遠水不救近火也。今晉與荆雖強。而齊近魯。患其不救乎。嚴遂不善。周君患之。馮沮曰。嚴遂相而韓傀貴於君。不如行賊於韓傀。則君必以爲嚴氏也。張譴相韓。病將死。公乘無正。懷三十金而問其疾。居一月。自問張譴曰。若子死。將誰使代子。答曰。無正重法而畏上。雖然。不如公子食我之得民也。張譴死。因相公乘無正。樂羊爲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盡一杯。文侯謂堵師贊曰。樂羊以我故而食其子之肉。答曰。其子而食之。且誰不食。樂羊罷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孟孫獵得麇。使秦西巴載之持歸。其母隨之而啼。秦西巴弗忍而與之。孟孫歸至而求麇。答曰。余弗忍而與其母。孟孫大怒逐之。居三月復召以爲其子傅。其御曰。曩將罪之。今召以爲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不忍麇。又且忍吾子乎。故曰巧詐不如拙誠。樂羊以有功見疑。秦西巴以有罪益信。曾從子善相劍者也。衛君怨吳王。曾從子曰。吳王好劍。臣相劍者也。臣請爲

吳王相劍拔而示之。因爲君刺之。衛君曰：子爲之是也。非緣義也。爲利也。吳強而富。衛弱而貧。子必往。吾恐子爲吳王用之於我也。乃逐之。紂爲象箸。箕子怖。以爲象箸不盛羹於土簋。則必犀玉之杯。玉杯象箸。必不盛菽藿。則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舍茅茨之下。則必錦衣九重高臺廣室也。稱此以求。則天下不足矣。聖人見微以知萌。見端以知末。故見象箸而怖。知天下之不足也。周公旦已勝殷。將攻商蓋。辛公甲曰：大難攻。小易服。不如服衆小以劫大。乃攻九夷而商蓋服矣。紂爲長夜之飲。懼以失日。問其左右。盡不知也。乃使人問箕子。箕子謂其徒曰：爲天下主。而一國皆失。日。天下其危矣。一國皆不知而我獨知之。吾其危矣。辭以醉而不知。魯人身善織屨。妻善織縞。而欲徙於越。或謂之曰：子必窮矣。魯人曰：何也。曰：屨爲履之也。而越人跣行。縞爲冠之也。而越人被髮。以子之所長。游於不用之國。欲使無窮。其可得乎。陳軫貴於魏王。惠子曰：必善事左右。夫楊橫樹之卽生。倒樹之卽生。折而樹之又生。然使十人樹之。而一人拔之。則毋生。楊至以十人之衆。樹易生之物。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樹之難而去之易也。子雖工自樹於王。而欲去子者衆。子必危矣。魯季孫新弑其君。吳起仕

焉。或謂起曰：夫死者始死而血已血，已血而灰已灰，而土反其土也。無可爲者矣。今季孫乃始血，其母乃未可知也。吳起因去之晉。隰斯彌見田成子，田成子與登臺四望，三面皆暢，南望隰子家之樹蔽之，田成子亦不言。隰子歸，使人伐之，斧離數創，隰子止之。其相室曰：何變之數也？隰子曰：古者有諺曰：知淵中之魚者不祥。夫田子將有大事，而我示之知微，我必危矣。不伐樹未有罪也，知人之所不言，其罪大矣。乃不伐也。楊子過於宋東之逆旅，有妾二人，其惡者貴，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之父答曰：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楊子謂弟子曰：行賢而去自賢之心，焉往而不美。衛人嫁其子而教之曰：必私積聚，爲人婦而出，常也。其成居，幸也。子因其私積聚，其姑以爲多私而出之。其子所以反者，倍其所以嫁。其父不自罪於教子，非也。而自知其益富，令人臣之處官者皆是類也。魯丹三說中山之君而不受也，因散五十金事其左右，復見。未語而君與之食。魯丹出而不反舍，遂去中山。其御曰：反見乃始善我，何故去之？魯丹曰：夫以人言善我，必以人言罪我。未出境而公子惡之曰：爲趙來閒。中山君因索而罪之。田伯鼎好士而存其君，白公好士而亂荆，其好士則同，其所

以爲則異。公孫友自刖而尊百里。豎刁自宮而諂桓公。其自刑則同。其所自刑之爲則異。慧子曰。狂者東走。逐者亦東走。其東走則同。其所以東走之爲則異。故曰同事之人。不可不審察也。

說林下

伯樂教二人相蹠馬。相與之簡子廢觀馬。一人舉蹠馬。其一人舉蹠馬。其一人從後而循之。三撫其尻而馬不蹠。此自以爲失相。其一人子非失相也。此其爲馬也。踧肩而腫膝。夫蹠馬也者。舉後而任前。腫膝不可任也。故後不舉。子巧於相蹠馬。而拙於任在。腫膝而不任。拙於腫膝。夫事有所必歸。而以有所腫膝而不任。智者之所獨知也。惠子曰。置猿於柙中。則與豚同。故勢不便。非所以逞能也。衛將軍文子見曾子。曾子不起。而延於坐席。正身於輿。文子謂其御曰。曾子。愚人也哉。以我爲君子也。君子安可毋敬也。以我爲暴人也。暴人安可侮也。曾子不僂命也。烏有翮翮者。重首而屈尾。將欲飲於河。則必顛。乃銜其羽而飲之。人之所有。飲不足者。不可不索其羽也。鱣似蛇。蠶似

蠋。人見蛇則驚駭。見蠋則毛起。漁者持鱣。婦人拾蠶。利之所在。皆爲賞。伯樂教其所憎者。相千里之馬。教其所愛者。相驚馬。千里之馬。時一其利。緩驚馬。目售其利急。此周書所謂下言而上用者惑也。桓赫曰。刻削之道。鼻莫如大。目莫如小。鼻大可小。小不可大也。目小可大。大不可小也。舉事亦然。爲其不可復者也。則事寡敗矣。崇侯惡來。知不適紂之誅也。而不見武王之滅之也。比干子胥。知其君之必亡也。而不知身之死也。故曰。崇侯惡來。知心而不知事。比干子胥。知事而不知心。聖人其備矣。宋太宰貴而主斷。季子將見宋君。梁子聞之曰。語必可與太宰三坐乎。不然。將不免。季子因說以貴主而輕國。楊朱之弟楊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緇衣而反。其狗不知而吠之。楊布怒。將擊之。楊朱曰。毋擊也。子亦猶是。曩者使女狗白而往。黑而來。子豈能毋怪哉。惠子曰。羿執鞅。持扞操弓。鬪機。越人爭爲持的。弱子扞弓。慈母入室。閉戶。故曰。可必則越人不疑。羿不可必則慈母逃。弱子。桓公問管仲。富有涯乎。答曰。水之以涯。其無水者也。以富之以涯。其富已足者也。人不能自止於足而亡。其富之涯乎。宋之富貴有監止子者。與人爭買百金之璞玉。因佯失而毀之。負其百金而理其毀瑕。得千溢。

焉。事有舉之而有敗，而賢其毋舉之者，負之時也。有欲以御見荆王者，衆騶妒之。因曰：臣能擿鹿，見王，王爲御不及鹿，自御及之。王善其御也，乃言衆騶妒之。荆令公子將伐陳，丈人送之曰：晉彊不可不慎也。公子曰：丈人奚憂？吾爲丈人破晉。丈人曰：可。吾方廬陳南門之外。公子曰：是何也？曰：我笑句踐也。爲人之如是其易也，已獨何爲密密十年難乎？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逃之，舍於家人，家人藏其皮冠。夫棄天下而家人藏其皮冠，是不知許由者也。三虱相與訟，一虱過之曰：訟者奚說？三虱曰：爭肥饒之地。一虱曰：若亦不患臘之至而茅之燥耳。若又奚患於是？乃相與聚噉其母而食之。羸人乃弗殺。蟲有就者。或作虻一身兩口，爭相齧也。遂相殺。因自殺。人臣之爭事而亡其國者，皆虻類也。宮有望，器有滌，則潔矣。行身亦然。無滌望之地，其寡非矣。公子糾將爲亂，桓公使使者視之。使者報曰：笑不樂，視不見，必爲亂。乃使魯人殺之。公孫弘斷髮而爲越王騎，公孫喜使人絕之曰：吾不與子爲昆弟矣。公孫弘曰：我斷髮，子斷頸，而爲人用兵。我將謂子何？周南之戰，公孫喜死焉。有與悍者鄰，欲賣宅而避之。人曰：是其貫將滿也，遂去之。故曰勿之矣。子姑待之。答曰：吾恐其以我滿貫也，遂去。故曰物

之幾者。非所靡也。孔子謂弟子曰。孰能導子西之鈞名也。子貢曰。賜也能。乃導之。不復疑也。孔子曰。寬哉。不被於利。絜哉。民性有恆。曲爲曲。直爲直。孔子曰。子西不免。白公之難。子西死焉。故曰。直於行者。曲於欲。晉中行文子出亡。過於縣邑。從者曰。此齋夫公之故人。公奚不休舍。且待後車。文子曰。吾嘗好音。此人遺我鳴琴。吾好珮。此人遺我玉環。是振我過者也。以求容於我者。吾恐其以我求容於人也。乃去之。果收文子後車。二乘而獻之其君矣。周趨謂宮他曰。爲我謂齊王曰。以齊資我於魏。請以魏事王。宮他曰。不可。是示之無魏也。齊王必不資於無魏者。而以怨有魏者。公不如曰。以王之所欲。臣請以魏聽王。齊王必以公爲有魏也。必因公。是公有齊也。因以有齊魏矣。白圭謂宋令尹曰。君長自知政。公無事矣。今君少主也。而務名。不如令荆賀君之孝也。則君不奪公位。而大敬重公。則公常用宋矣。管仲鮑叔謂曰。君亂甚矣。必失國。齊國之諸公子。其可輔者。非公。子糾則小白也。與子人事一人焉。相達者相收。管仲乃從公子糾。鮑叔從小。國人果殺君。小白先入爲君。魯人拘管仲而效之。鮑叔言而相之。故諺曰。巫咸雖善祝。不能自祓也。養秦醫雖善除。不能自彈也。以管仲之聖。而待鮑叔之助。

此鄙諺所謂虜自賣裘而不售。士自譽辯而不信者也。荆王伐吳。吳使沮衛蹇融犒於荆師。而將軍曰。縛之。殺以釁鼓。問之曰。汝來卜乎。答曰。卜吉。荆人曰。今荆將欲汝釁鼓。其何也。答曰。是故其所以吉也。吳使人來也。固視將軍怒。將軍怒。將深溝高壘。將軍不怒。將懈怠。今也將軍殺臣。則吳必警守矣。且國之卜。非爲一臣卜。夫殺一臣而存一國。其不言吉何也。且死者無知。則以臣釁鼓無益也。死者有知也。臣將當戰之時。臣使鼓不鳴。荆人因不殺也。知伯將伐仇由。而道難不通。乃鑄大鐘。遺仇由之君。仇由之君大說。除道將內之。赤章曼枝曰。不可。此小之所以事大也。而今也大以來。卒以隨之。不可內也。仇由之君不聽。遂內之。赤章曼枝因斷轂而驅。至於齊。七月而仇由亡矣。越已勝吳。又索卒於荆而攻晉。左史倚相謂荆王曰。夫越破吳。豪士死。銳卒盡。大甲傷。今又索卒以攻晉。示我不病也。不如起師以分吳。荆王曰。善。因起師而從越。越王怒。將擊之。大夫種曰。不可。吾豪士盡。大甲傷。我與戰必不尅。不如賂之。乃割露山之陰五百里以賂之。荆伐陳。吳救之。軍聞三十里。雨十日。夜星。左史倚相謂子期曰。雨十日。甲輯而兵聚。吳人必至。不如備之。乃爲陳。陳未成也。而吳人至。見荆陳而反。左史曰。吳

反覆六十里。其君子必休。小人必食。我行三十里。擊之。必可敗也。乃從之。遂破吳軍。韓趙相與爲難。韓子索兵於魏。曰。願借師以伐趙。魏文侯曰。寡人與趙兄弟。不可以從。趙又索兵攻韓。文侯曰。寡人與韓弟兄。不敢從。二國不得兵。怒而反。已乃知文侯以搆於己。乃皆朝魏。齊伐魯。索讒鼎。魯以其贗往。齊人曰。贗也。魯人曰。真也。齊曰。使樂正子春來。吾將聽子。魯君請樂正子春。樂正子春曰。胡不以其真往也。君曰。我愛之信。答曰。臣亦愛臣之信。韓咎立爲君。未定也。弟在周。周欲重之。而恐韓咎不立也。綦毋恢曰。不若以車百乘送之。得立。因曰。爲戒。不立。則曰。來效賊也。靖郭君曰。將城薛。客多以諫者。靖郭君謂謁者曰。毋爲客通。齊人有請見者曰。臣請三言而已。過三言。臣請烹。靖郭君因見之。客趨進曰。海大魚。因反走。靖郭君曰。請聞其說。客曰。臣不敢以死爲戲。靖郭君曰。願爲寡人言之。答曰。君聞大魚乎。網不能止。繳不能絓也。蕩而失水。螻蟻得意焉。今夫齊亦君之海也。君長有齊。奚以薛爲。君失齊。雖降薛城。至於天。猶無益也。靖郭君曰。善。乃輟不城薛。荆王弟在秦。秦不出也。中射之士曰。資臣百金。臣能出之。因載百金之晉。見叔向曰。荆王弟在秦。秦不出也。請以百金委叔向。叔向受金。而以見之。

晉平公曰。可以城壺丘矣。平公曰。何也。對曰。荆王弟在秦。秦不出也。是秦惡荆也。必不敢禁我城壺丘。若禁之。我曰爲我出荆王之弟。吾不城也。彼如出之。可以得荆。彼不出。是卒惡也。必不敢禁我城壺丘矣。公曰。善。乃城壺丘。謂秦公曰。爲我出荆王之弟。吾不城也。秦因出之。荆王大說。以鍊金百鎰遺晉。闔廬攻郢。戰三勝。問子胥曰。可以退乎。子胥對曰。溺人者一飲而止。則無逆者。以其不休也。不如乘之以沈之。鄭人有一子將宦。謂其家人曰。必築壞牆。是不善人將竊。其巷人亦云。不時築而人果竊之。以其子爲智。以巷人告者爲盜。

觀行

古之人目短於自見。故以鏡觀面。智短於自知。故以道正己。故鏡無見疵之罪。道無明過之怨。目失鏡則無以正鬚眉。身失道則無以知迷惑。西門豹之性急。故佩韋以緩己。董安于之心緩。故佩弦以自急。故以有餘補不足。以長續短之謂明主。天下有信數。三一曰智有所不能立。二曰力有所不能舉。三曰彊有所不能勝。故雖有堯之智。而

無衆人之助。大功不立。有鳥獲之勁。而不得人助。不能自舉。有賁育之彊。而無法術。不得長生。故世有不可得。事有不可成。故鳥獲輕千鈞而重其身。非其身重於千鈞也。勢不便也。離朱易百步而難眉睫。非百步近而眉睫遠也。道不可也。故明主不窮鳥獲以其不能自舉。不困離朱以其不能自見。因可勢。求易道。故用力寡而功名立。時有滿虛。事有利害。物有生死。人主爲三者發喜怒之色。則金石之士離心焉。聖賢之撲淺深矣。故明主觀人。不使人觀己。明於堯不能獨成。鳥獲不能自舉。賁育之不能自勝。以法術則觀行之道畢矣。

安危

安術有七。危道有六。安術。一曰賞罰隨是非。二曰禍福隨善惡。三曰死生隨法度。四曰有賢不肖而無愛惡。五曰有愚智而無非譽。六曰有尺寸而無意度。七曰有信而無詐。危道。一曰斷削於繩之內。二曰斷割於法之外。三曰利人之所害。四曰樂人之所禍。五曰危人於所安。六曰所愛不親。所惡不疏。如此則人失其所以樂生。而忘其所以

重死。人不樂生。則人主不尊。不重死。則令不行也。使天下皆極智能於儀表。盡力於權衡。以動則勝。以靜則安。治世使人樂生於爲是。愛身於爲非。小人少而君子多。故社稷常立。國家久安。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故號令者國之舟車也。安則智廉生。危則爭鄙起。安故國之法若饑而食。寒而衣。不令而自然也。先王寄理於竹帛。其道順。故後世服令。使人去饑寒。雖賁育不能行。廢自然。雖順道而不立。強勇之所不能行。則上不能安上。以無厭責已盡。則下對無有。則輕法。法所以爲國也。而輕之。則功不立。名不成。聞古扁鵲之治其病也。以刀刺骨。聖人之救危國也。以忠拂耳。刺骨。故小痛在體。而長利在身。拂耳。故小逆在心。而久福在國。故甚病之人。利在忍痛。猛殺之君。以福拂耳。忍痛。故扁鵲盡巧。拂耳。則子胥不失。壽安之術也。病而不忍痛。則失扁鵲之巧。危而不拂耳。則失聖人之意。如此長利不遠垂。功名不久立。人生不自刻以堯。而責人臣以子胥。是幸殷人之盡。如比干。盡如比干。則上不失。下不亡。不權其力。而有田成。而幸其身。盡如比干。故國不得一安。廢堯舜而立桀紂。則人不得樂所長。而憂所短。失所長。則國家無功。守所短。則民不樂生。以無功御不樂生。以無功御不樂生。不可行於

齊民。如此則上無以使下。下無以事上。安危在是非。不在於強弱。存亡在虛實。不在於衆寡。故齊萬乘也。而名實不稱。上空虛於國。內不充滿於名實。故臣得奪主。殺天子也。而無是非。賞於無功。使讒諛以詐僞爲貴。誅於無罪。使僇以天性剖背。以詐僞是。天性爲非。小得勝大。明主堅內。故不外失。失之近。正不亡於遠者。無有故周之奪殷也。拾遺於庭。使殷不遺於朝。則周不敢望秋毫於境。而況敢易位乎。明主之道。忠法其法。忠心故臨之而法。去之而思。堯無膠漆之約於當世。而遺行。舜無置錐之地於後世。而德結。能立道於往名古。而垂德於萬世者。謂明主。

守道

聖王之立法也。其賞足以勸善。其威足以勝暴。其備足以必完。法治世之臣。功多者位尊。力極者賞厚。情盡者名立。善之生如春。惡之死如秋。故民勸。極力而樂。盡情。此之謂上下相得。故能使用力者自極於權衡。而務至於任鄙。戰士出死而願爲賁育。守道者皆懷金石之心。以死子胥之節。用力者爲任鄙。戰如賁育。中爲金石。則君人者高枕

而守己完矣。古之善守者。以其所重。禁其所輕。以其所難。止其所易。故君子與小人俱正。盜跖與尊史俱廉。何以知之。夫貪盜不赴谿而掇金。則身不全。賁育不量敵。則無勇名。盜跖不計可。則利不成。明主之守禁也。賁育見侵於其所不能勝。盜跖見害於其所不能取。故能禁賁育之所不能犯。守盜跖之所不能取。則暴者守慝。邪者反正。大勇慝。巨盜貞平。則天下公平而齊民之情正矣。人主離法失人。則危於伯夷。不妄取而不免於田成盜跖之耳。可也。今天下無一伯夷。而姦人不絕世。故立法度量。度量信則伯夷不失。是而盜跖不得非。法分明則賢不得奪。不肖強不得侵弱。衆不得暴寡。託天下於堯之法。則貞士不失分。姦人不徼幸。寄千金於羿之矢。則伯夷不得亡。而盜跖不敢取。堯明於不失姦。故天下無邪。羿巧於失廢。故千金不亡。邪人不壽。而盜跖止。如此故圖不載宰予。不舉六卿。書不著子胥。不明夫差。孫吳之略廢。盜跖之心伏。人主甘服於玉堂之中。而無曠目切齒傾取之患。人臣垂拱金城之內。而無扼腕聚脣嗟唱之禍。服虎而不以柙。禁姦而不以法。塞僞而不以符。此賁育之所患。堯舜之所難也。故設柙非所以備鼠也。所以使怯弱能服虎也。立法非所以避曾史也。所以庸主能止盜跖。

也。爲符非所以豫尾生也。所以使衆人不相謾也。不獨恃比干之死節。不幸亂臣之無詐也。恃怯之所能服。握庸主之所易守。當今之世。爲人主忠計。爲天下結德者。利莫長於如此。故君人者無亡國之圖。而忠臣無失身之畫。明於尊位必嘗。故能使人盡力於權衡。死節於官職。通賁育之情。不以死易生。惑於盜跖之貪。不以財易身。則守國之道畢備矣。

用人

聞古之善用人者。必循天順人而明賞罰。循天則用力寡而功立。順人則刑罰省而令行。明賞罰則伯夷盜跖不亂。如此則白黑分矣。治國之臣。效功於國以履位。見能於官以受職。盡力於權衡以任事。人臣皆宜其能勝其官。輕其任。而莫懷餘力於心。莫負兼官之責於君。故內無伏怨之亂。外無馬服之患。明君使事不相干。故莫訟。使士不兼官。故技長。使人不同功。故莫爭訟。爭訟止。技長立。則彊弱不穀力。冰炭不合形。天下莫得相傷。治之至也。釋法術而心治。堯不能正一國。去規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

輪廢尺寸而差短長。王爾不能半中。使中主守法術。拙匠守規矩。尺寸則萬不失矣。君人者能去賢巧之所不能守。中拙之所萬不失。則人力盡而功名立。明主立可爲之賞。設可避之罰。故賢者勸賞而不見子胥之禍。不肖者少罪而不見偃剖背。盲者處平而不遇深谿。愚者守靜而不陷險危。如此則上下之恩結矣。古之人曰。其心難知。喜怒難中也。故以表示目。以鼓語耳。以法教心。君人者釋三易之數。而行之。一難知之。如此則怒積於上。而怨積於下。以積怒而御積怨。則兩危矣。明主之表易見。故約立其教。易知。故言用。其法易爲。故令行。三者立而上無私心。則下得循法而治。望表而動。隨繩而斷。因攢而縫。如此則上無私威之毒。而下無愚拙之誅。故上君明而少怒。下盡忠而少罪。聞之曰。舉事無患者。堯不得也。而世未嘗無事也。君人者不輕爵祿。不易富貴。不可與救危國。故明主厲廉恥。招仁義。昔者介子推無爵祿。而義隨之。文公不忍口腹。而仁割其肌。故人主結其德。書圖著其名。人主樂乎使人以公盡力。而苦乎以私奪成。人臣安乎以能受職。而苦乎以一負二。謂一身兩役也故明主除人臣之所苦。而立人主之所樂。上下之利。莫長於此。不察私門之內。輕慮重事。厚誅薄罪。久怨細過。長侮愉快。長輕侮人偷取一時之快

也。數以德追禍。禍賊當誅而反以德報之也。是斷手而續以玉也。故世有易身之患。人主立難爲而罪

不及。則私怨立。人臣失所長而奉難給。則伏怨結。勞苦不撫循。憂悲不哀憐。喜則譽。小人賢不肖俱賞。怒則毀。君子使伯夷與盜跖俱辱。故臣有叛主。使燕王內憎其民。而外愛魯人。則燕不用而魯不附。見憎不能盡力而務功。魯見說而不能離死命而親他主。如此則人臣爲隙穴。而人主獨立。以隙穴之臣而事獨立之主。此之謂危殆。釋儀的而妄發。雖中小不巧。釋法制而妄怒。雖殺戮而姦人不恐。罪生甲禍歸乙。伏怨乃結。故至治之國。有賞罰而無喜怒。故聖人極有刑法。而死無螫毒。故姦人服。發矢中的。賞罰當符。故堯復生。羿復立。如此則上無殷夏之患。下無比干之禍。君高枕而臣樂業。道蔽天地。德極萬世矣。夫人主不塞隙穴。而勞力於赭堊。暴雨疾風必壞。不去眉睫之禍。而慕賁育之死。不謹蕭牆之患。而固金城於遠境。不用近賢之謀。而外結萬乘之交。於千里。飄風一旦起。則賁育不及救。而外交不及至。禍莫大於此。當今之世。爲人主忠計者。必無使燕王說魯人。無使近世慕賢於古。無思越人以救中國溺者。如此則上下親。內功立。外名成。

功名

明君之所以立功成名者四。一曰天時。二曰人心。三曰技能。四曰勢位。非天時。雖十堯不能冬生一穗。逆人心。雖賁育不能盡人力。故得天時則務而自生。得人心則不趣而自勸。因技能則不急而自疾。得勢位則不推進而名成。若水之流。若船之浮。守自然之道。行毋窮之令。故曰明主。夫有材而無勢。雖賢不能制不肖。故立尺材於高山之上。則臨十仞之谿。材非長也。位高也。桀爲天子。能制天下。非賢也。勢重也。堯爲匹夫。不能正三家。非不肖也。位卑也。千鈞得船。則浮鎰銖失。船則沉。非千輕鎰銖重也。有勢之與無勢也。故短之臨高也。以位。不肖之制賢也。以勢。人主者。天下一力以共載之。故安衆同心以共立之。故尊。人臣守所長。盡所能。故忠。以尊主。主御忠臣。則長樂。生而功名成。名實相持而成。形影相應而立。故臣主同欲而異使。人主之患在莫之應。故曰一手獨拍。雖疾無聲。人臣之憂在不得一。故曰右手畫圓。左手畫方。不能兩成。故曰至治之國。君若桴。臣若鼓。技若車。事若馬。故人有餘力。易於應。而技有餘。巧於事。立功者不足。

於力。親近者不足於信。成名者不足於勢。近者已親而遠者不結。則名不稱實者也。聖人德若堯舜。行若伯夷。而位不載於世。則功不立。名不遂。故古之能致功名者。衆人助之以力。近者結之以成。遠者譽之以名。尊者載之以勢。如此故太山之功。長立於國家。而日月之明。久著於天地。此堯之所以南面而守名。舜之所以北面而效功也。

大體

古之全大體者。望天地。觀江海。因山谷。日月所照。四時所行。雲布風動。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己。寄治亂於法術。託是非於賞罰。屬輕重於權衡。不逆天理。不傷情性。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洗垢而察難知。不引繩之外。不推繩之內。不急法之外。不緩法之內。守成理。因自然。禍福生乎道法。而不出乎愛惡。榮辱之責。在乎己而不在乎人。故致至安之世。法如朝露。純樸不散。心無結怨。口無煩言。故車馬不疲弊於遠路。旌旗不亂於大澤。萬民不失命於寇戎。雄駿不創壽於旗幟。豪傑不著名於圖書。不錄功於盤盂。記年之牒空虛。故曰利莫長於簡。福莫久於安。使匠石以千歲之壽。操鈎視規矩。舉繩墨。而

正太山。使賁育帶千將而齊萬民。雖盡力於巧。極盛於壽。太山不正。民不能齊。故曰古之牧天下者。不使匠石極巧。以敗太山之體。不使賁育盡威。以傷萬民之性。因道全法。君子樂而大姦止。澹然閒靜。因天命。持大體。故使人無離法之罪。魚無失水之禍。如此。故天下少不可。上不天。則下不徧覆。心不地。則物不必載。太山不立好惡。故能成其高。江海不擇小助。故能成其富。故大人寄形於天地。而萬物備。歷心於山海。而國家富。上無忿怒之毒。下無伏怨之患。上下交撲。以道爲舍。故長利積。大功立。名成於前。德垂於後。治之至也。

■ 內儲說上七術

儲聚也。謂聚其所說皆君之內謀。故曰內儲說。

主之所用也。七術所察也。六微。七術。一曰衆端參觀。端直也。欲求衆直必參驗而聽。觀也。二曰必罰明威。三

曰信賞盡能。四曰一聽責下。專聽一理。必有失。責下不一。能則不明。五曰疑詔詭使。疑危而制之。詭詭而使之。則下不敢隱情。六曰挾知而問。

七曰倒言反事。或倒其言。或反其事。則姦情可得而盡。此七者。主之所用也。觀聽不參。則誠不聞。不參。謂偏聽一人。則誠者莫告。聽有

門戶。則臣壅塞。其聽有所從者。門戶然則爲臣所塞。其說侏儒之夢見竈。侏儒。夢竈。言竈有一人。場明後人不見此。說竈公偏聽了。殺。哀公之稱莫衆而

迷孫與之同則是一國爲一人公之迷宜矣故齊人見河伯齊王專信一人故被誣以大魚爲河伯與惠子之言亡其半也惠子言君之謀

事有半疑有半皆稱不疑則雷同朋黨故謂不知治之術也其患在豎牛之餓叔孫叔孫專聽豎牛故身餓死而二子死亡也而江乞之說荆俗也俗

不言人樂故曰謂不知治之術也副公欲治不知謂不知治之術也故使有敵恐其所貴臣妾擁己故更貴臣妾以敵之彼得敵適足以成其朋黨爲擁是甚也是以明主推積

鐵之類積鐵爲室盡以備矣則體不傷積疑爲心盡以備臣則義不生而察一市之患雖一市之人皆有之虎猶未可信現三人乎參觀一

愛多者則法不立威寡者則下侵上是以刑罰不必則禁令不行其說在董子之行

石邑董子之石邑象深澗以立法故趙國治也與子產之教游吉也子產教游古令法火以嚴斷故仲尼說隕霜仲尼對哀公言隕霜不殺草則以宜殺而不殺故也而殷

法刑棄灰將行去樂池將行以樂池不專任以刑賞之柄故去之而公孫鞅重輕罪公孫鞅以謂輕罪尙不能犯則無由犯重罪故先重輕罪是以麗水之

金不守竊麗水之金其罪重猶竊而不止明有竊而後免者故雖重罪不止也而積澤之火不救替之積澤火焚而人不救則以不行法故也成歡以太仁弱齊國成歡

以齊王太仁知其必弱齊國卜皮以慈惠亡魏王卜皮以魏王慈惠其必亡其身也管仲知之故斷死人知古國常數禁人之厚罪不用命者殺其尸嗣公

知之故買胥靡嗣公亦知國當必罰有胥靡逃之以一都買而誅之必罰二

賞譽薄而謾者下不用也護欺也賞譽厚而信者下輕死其說在文子稱若獸鹿獸鹿唯就羶草

猶大臣之謂厚厚也故越王焚宮室及其案欲行賞罰於救火以驗人之用命而吳起倚車轅賞移轅者欲示其信而不欺也李悝斷訟以射欲人之善射

善射者謂也木崇門以毀死崇門之人皆喪而屠君與之宜故多毀死者也旬踐知故式怒旬踐知勤賞可以認人故式怒遠以求勇昭侯知之故藏蔽袴

厚賞之使人爲賞諸也。婦人之拾蠶。漁者之握鱣。是以效之。拾蠶握鱣而不憚者利在故也。此得利忘難之效也。賞譽三

一聽則愚智不分。直聽一理不反覆。參之則愚智不分。實下則人臣不參。下之材能一一貴之。則人臣不得參雜。其說在索鄭。魏王以鄭本梁地而合之此一聽之過也。與吹竽。混商吹竽是不責。下也故令得參雜。其患在申子之以趙紹韓沓爲嘗試。申子爲請兵先合趙紹韓而合之此一聽之過也。

思梁本鄭地鄭人亦索梁而合之此一聽之過也。與吹竽。混商吹竽是不責。下也故令得參雜。其患在申子之以趙紹韓沓爲嘗試。申子爲請兵先合趙紹韓而合之此一聽之過也。

終成其私。故公子汜議割河東。韓王欲河東以構三國此非計公子汜激君行令。而應侯謀弒上黨。應侯謀上黨亦非計也。秦王從之此上二事皆一聽之患也。一聽四

數見久待而不任姦則鹿散。謂人數見於君或復久待雖不任用外人則謂此得主之意終不敢爲姦如鹿之散。使人問他則不鬻私。謂使此雖知其所爲陽若

不知更試以他事或問之他人問之他不敢鬻其私矣鬻猶售也。是以龐敬還公大夫。龐敬使市者不爲姦。故還大夫而警之。而戴謹詔視輻車。戴謹欲知奉筭者更使視輻車。周主

忘玉簪。周主故亡玉簪以求神明之譽也。商太宰論牛矢。太宰詭論牛矢以求聽察之名也。詭使五

挾智而問則不智者至。挾己所智而有所問則雖不智者莫不皆智也。深智一物衆隱皆變。於伏一物智之能深則衆隱伏之物莫不變而露見。其說在

昭侯之握一爪也。握爪佯亡以驗左右之誠。故必南門而三鄉得。必審南門之牛犯苗而三鄉之犯者皆得其情實。周主索曲杖而羣臣

懼。私得曲杖羣臣畏懼。卜皮事庶子。使庶子愛御史便得彼陰懼也。西門豹詳遺轄。誤遺其轄欲取清明之稱也。挾智六

倒言反事以嘗所疑則姦情得。倒錯其言反爲其事以試其所疑也。故陽山謾膠豎。偽謾膠豎知君疑也。淖齒爲秦使。詐爲秦使知君惡已

齊人欲爲亂。伴遂所愛令君知而不疑。子之以白馬。謬言白馬以試左右之誠。子產離訟者。分離訟者使兩訟之情顯。公過關市。知過者之輸金便得聽察之稱。

〔一〕衛靈公之時。彌子瑕有寵。專於衛國。侏儒有見公者曰。臣之夢賤矣。公曰。何夢。

對曰。夢見竈為見公也。公怒曰。吾聞見人主者夢見日。奚為見寡人而夢見竈。對曰。夫

日兼燭天下。一物不能當也。言一物不能蔽日之光也人君兼燭一國人。一人不能擁也。一人不能擁君之明故將見

人主者夢見日。夫竈一人煬焉。則後人無從見矣。一人煬則蔽竈之光故後人不見之煬然也今或者一人有煬君

者乎。此譏彌子瑕專擁蔽君之明乎則臣雖夢見竈。不亦可乎。魯哀公問於孔子曰。鄙諺曰。莫衆而迷。舉事

不與衆謀者必迷惑今寡人舉事。與羣臣慮之。而國愈亂。其故也。孔子對曰。明主之問臣。一人知之。

一人不知也。一人知之。一人不知。則得再三詳議如是者。明主在上。羣臣直議於下。今羣臣無不一辭同軌乎。

季孫者。舉魯國盡化為一。舉國既化為一。則安得論其是非也君雖問境內之人。猶之人不免於亂也。境內之人亦與季孫為一

故問之無益一曰。晏嬰子聘魯。哀公問曰。語曰。莫三人而迷。舉事不與三人謀。必知迷惑也今寡人與一國慮之。魯

不免於亂何也。晏子曰。古之所謂莫三人而迷者。一人失之。二人得之。三人足以為衆

矣。故曰。莫三人而迷。今魯國之羣臣。以千百數。一言於季氏之私。人數非不衆。所言者

一人也。安得三哉。齊人有謂齊王曰。河伯大神也。王何不試與之遇乎。臣請使王遇

之。遇為壇場大水之上。而與王立之焉。有間。大魚動。因曰。此河伯。直信一人言。故有斯弊張儀欲

以秦韓與魏之勢伐齊。荆。而惠施欲以齊荆偃兵。

以齊荆爲援則秦韓不敢加兵故兵可偃也

二人爭之。羣臣左右

皆爲張子言。而以攻齊荆爲利。而莫爲惠子言。王果聽張子。而以惠子言爲不可。攻齊

荆事已定。惠子入見。王言曰。先生毋言矣。攻齊荆之事果利矣。一國盡以爲然。惠子因

說不可不察也。夫齊荆之事也。誠利一國。盡以爲利。是何智者之衆也。攻齊荆之事。誠

不可利。一國盡以爲利。何愚者之衆也。凡謀者疑也。有疑然後謀。疑也者誠疑。以爲可者半。以

爲不可者半。若誠有疑則半可半不可。今一國盡以爲可。是王亡半也。無致疑之人故亡其半。劫主者。固亡其半者也。無

子曰。王豎牛妒而欲殺之。因與王游於魯君所。魯君賜之玉環。王拜受之。而不敢佩。使

豎牛請之叔孫。豎牛欺之曰。吾已爲爾請之矣。使爾佩之。王因佩之。豎牛因謂叔孫。何

不見王於君乎。叔孫曰。孺子何足見也。王固已數見於君矣。君賜之玉環。王已佩之矣。

叔孫召王。見之。而果佩之。叔孫怒而殺王。王兄曰丙。豎牛又妒而欲殺之。叔孫爲丙鑄

鐘。鐘成。丙不敢擊。使豎牛請之叔孫。豎牛不爲請。又欺之曰。吾以爾請之矣。使爾擊之。

丙因擊之。叔孫聞之曰。丙不請而擅擊鐘。怒而逐之。丙出走齊。居一年。豎牛爲謝叔孫。

致疑則大盜得恣其謀。田成趙高成其言。篡殺者無人疑故也。叔孫相魯。貴而主斷。其所愛者曰豎牛。亦擅用叔孫之令。叔孫有

叔孫使豎牛召之。又不召而報之曰：「吾已召之矣。」丙怒甚不肯來。叔孫大怒，使人殺之。

二子已死。叔孫有病，豎牛因獨養之。而去左右，不內人。曰：「叔孫不欲聞人聲，因不食而

餓殺。」叔孫已死，豎牛因不發喪也。徙其府庫重寶，空之而奔齊。夫聽所信之言，而子父

爲人僂，此不參之患也。江乞爲魏王使荆，謂荆王曰：「臣入王之境內，聞王子國俗曰：君

子不蔽人之美，不言人之惡，誠有之乎？」王曰：「有之。」然則若白公之亂，得庶無危乎？惡則白

公得成其姦謀故危也。誠得如此，臣免死罪矣。有惡不言何罪之有。衛嗣君重如耳，愛世姬而恐其皆因其愛重以

壅己也。乃貴薄疑以敵之如耳，尊魏姬以耦世姬。曰：「以是相參也。」嗣君知欲無壅而未

得其術也。夫不使賤議貴。賤不得與貴議也。下必坐上。下得罪必坐於與上議也。而必待勢重之鈞也。而後敢相

議。今兩受勢重既鈞，正可相與議。則是益樹壅塞之臣也。兩受其謀爲壅更甚此嗣君不得術。嗣君之壅乃始。夫矢來有鄉。鄉方也，有來從

之方。則積鐵以備一鄉。謂聚鐵於身以備一處，卽甲之不全者也。矢來無鄉，則爲鐵室以盡備之。謂甲之全者自首至足無不有鐵，故曰鐵室。備之

則體不傷。故彼以盡備之不傷，此以盡敵之無姦也。言君亦當盡敵於臣，皆所以防疑則姦絕也。龐恭與太子質於

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不信。」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不信。」

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龐恭曰：「夫市之無虎也明矣，然而三人言而

成虎。今邯鄲之去魏也遠於市。議臣者過於二人。願王察之。龐恭從邯鄲反。竟不得見。

〔二〕董闕于爲趙上地守。行石邑山中。澗深峭如牆。深百仞。因問其旁鄉。左右曰。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曰。嬰兒癡聾狂悖之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牛馬犬彘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董闕于喟然太息曰。吾能治矣。使吾治之無赦。猶人澗之必死也。則人莫之敢犯也。何爲不治之。子產相鄭。病將死。謂游吉曰。我死後。子必用鄭。必以嚴莅人。夫火形嚴。故人鮮灼。水形懦。人多溺。子必嚴子之形。無令溺子之懦。故子產死。游吉不肯嚴形。鄭少年相率爲盜。處於藿澤。將遂以爲鄭禍。游吉率車騎與戰。一日一夜僅能剋之。游吉喟然歎曰。吾蚤行夫子之教。必不悔至於此矣。魯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之記曰。冬十二月。實霜不殺菽。何爲記此。仲尼對曰。此言可以殺而不殺也。夫宜殺而不殺。桃李冬實。天失道。草木猶犯干之。而况於人君乎。人君失道。人臣凌之者宜。殷之法。刑棄灰於街者。子貢以爲重。問之仲尼。仲尼曰。知治之道也。夫棄灰於街。必掩人。灰塵播揚。善掩人必怒。怒則鬪。鬪必三族相殘也。因鬪相殘傷。此殘三族之道也。雖刑之可也。且夫重罰者。人之所惡也。而無棄灰。人之所易也。使人行之所易。而無離所惡。此治之道。一曰殷之法。

棄灰於公道者斷其手。子貢曰：棄灰之罪輕，斷手之罰重，古人何太毅也。毅，酷也。曰：無棄

灰所易也。斷手所惡也。行所易，不關所惡，古人以爲易，故行之。中山之相樂池，以車

百乘使趙，選其客之有智能有者，以爲將行。將，主行道也。人以爲行位。中道而亂，樂池曰：吾以公爲有智，

而使公爲將行，今中道而亂，何也？客因辭而去，曰：公不知治，有威足以服之人，而利足

以勸之，故能治之。今臣君之少客也。言在客之少也。夫從少正長，從賤治貴，而不得操其利害之

柄以制之，此所以亂也。嘗試使臣彼之善者，我能以爲卿相，彼不善者，我得以斬其首，

何故而不治？公孫鞅之法，重輕罪者人之所難犯也，而小過者人之所易去也，使人

去其所易，無離其所難，此治之道。夫小過不生，大罪不至，是人無罪而亂不生也。今重罪輕輕罪

避故能無罪而不生亂也。曰：公孫鞅曰：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至，重者不來。不犯輕自然無重罪也。是謂以刑去刑，以輕刑去

重刑。荆南之地，麗水之中，生金，人多竊采金，采金之禁，得而輒辜，磔於市，甚衆，壅離其水

也。又設防禁，遮擁台人離其水也。而人竊金不止，夫罪莫重辜，磔於市，猶不止者，不必得也。言犯罪者不必一一皆得而有免脫者，則人幸其免

說而輕犯重罪。故今有於此，曰：予汝天下而殺汝身，庸人不爲也。夫有天下大利也，猶不爲者，知

必死，故不必得也。則雖辜磔竊金不止，知必死，則天下不爲也。魯人燒積澤，天北風，

火南倚。火勢南靡故曰倚也。恐燒國。哀公懼。自將衆。輒救火者。左右無人。盡逐獸而火不救。乃召問

仲尼。仲尼曰。夫逐獸者樂而無罰。救火者苦而無賞。此火之所以無救也。哀公曰。善。仲

尼曰。事急不及以賞。救火者盡賞之。則國不足以賞於人。請徒行賞。哀公曰。善。於是仲

尼乃下令曰。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逐獸者。比入禁之罪。令下未遍而火已救矣。成

驩謂齊王曰。王太仁。太不忍人。王曰。太仁。太不忍人。非善名邪。對曰。此人臣之善也。非

人主之所行也。夫人臣必仁而後可與謀。不忍人而後可近也。不仁則不可與謀。忍人

則不可近也。王曰。然則寡人安所太仁。安不忍人。對曰。王太仁於薛公。而太不忍於諸

田。太仁薛公。則大臣無重。太仁則縱之驕者不修德義衆必輕之故威不得重也。太不忍諸田。則父兄犯法。大臣無重。則兵

弱於外。父兄犯法。則政亂於內。兵弱於外。政亂於內。此亡國之本也。魏惠王謂卜皮

曰。子聞寡人之聲聞。亦何如焉。對曰。臣聞王之慈惠也。王欣然喜曰。然則功且安至。對

曰。王之功至於亡。王曰。慈惠行善也。行之而亡。何也。卜皮對曰。夫慈者不忍而惠者好

與也。不忍則不誅有過。好子則不待有功而賞。有過不罪。無功受賞。雖亡不亦可乎。

齊國好厚葬。布帛盡於衣衾。材木盡於棺槨。桓公患之。以告管仲曰。布帛盡則無以爲

蔽材木盡則無以爲守備。而人厚葬之不休。禁之奈何。管仲對曰。凡人之有爲也。非名之。則利之也。於是乃下令曰。棺槨過度者戮其尸。罪夫當喪者。夫戮尸無名。罪當喪者無利。人何故爲之也。衛嗣君之時。有胥靡逃之魏。因爲襄王之后治病。魏襄王之后也衛嗣君聞之。請以五十金買之。五反而魏王不予。乃以左氏易之。左氏都邑名也羣臣左右諫曰。夫以一都買胥靡可乎。王曰。非子之所知也。夫治無小而亂無大。若不治小者則大亂起也法不立而誅不必。誅當而不誅故曰不必也雖有十左氏無益也。法立而誅必。雖失十左氏無害也。魏王聞之曰。主欲治而不聽之不祥。因載而往。徒獻之。徒獻胥靡不取都金

〔三〕齊王問於文子曰。治國何如。對曰。夫賞罰之爲道利器也。君固握之。不可以示人。若如臣者。猶獸鹿也。唯薦草而就。獸鹿就薦草人臣歸厚管故賞罰之利器不可示於人也越王問於大夫文種曰。吾欲伐吳可乎。對曰。可矣。吾賞厚而信。罰嚴而必。君欲之。何不試焚宮室。人莫救之。乃下令曰。人之救火者。死比死敵之賞。救火而不死者。比勝敵之賞。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人塗其體。被濡衣而走火者。左三千人。右三千人。此知必勝之勢也。吳起爲魏武侯西河之守。秦有小亭臨境。吳起欲攻之。不去則甚害田者。言小亭能爲田者害政當去之去之

則不足以徵甲兵。亭小故也於是乃倚一車轅於北門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南門之外

者。賜之上田。上宅。人莫之徙也。及有徙之者。還賜之如令。俄又置一石赤菽東門之外。

而令之曰。有能徙此於西門之外者。賜之如初。人爭徙之。乃下令大夫曰。明日且攻亭。

有能先登者。仕之國大夫。賜之上田宅。人爭趨之。於是攻亭。一朝而拔之。李悝為魏

文侯上地之守。而欲人之善射也。乃下令曰。人之有狐疑之訟者。令之射的。的所射質中之

者勝。不中者負。令下而人皆疾習射。日夜不休。及與秦人戰。大敗之。以人之善戰射也。

宋崇門之巷人。服喪而毀甚瘠。上以為慈愛其親。舉以為官師。明年。人之所以毀死

者。歲十餘人。子之服親喪者。為愛之也。而尚可以賞勸也。況君上之於民乎。君而無賞則功不立越

王慮伐吳。慮謀也欲人之輕死也。出見怒虛。乃為之式。從者曰。奚敬於此。王曰。為其有氣

故也。明年之請以頭獻王者。歲十餘人。由此觀之。毀之足以殺人矣。毀於勇則人具頭獻一曰。越

王勾踐見怒虛而式之。御者曰。何為式。王曰。虛有氣如此。可無為式乎。士人聞之。曰。虛

有氣。王猶為式。況士人有勇者乎。是歲人有自剄死以其頭獻者。剄刺也故曰。王將復吾

而試其教。燔臺而鼓之。使人赴火者。賞在火也。火雖殺人赴之必得賞故赴之不懼也臨江而鼓之。使人赴水者。

賞在水也。臨戰而使人絕頭刳腹而無顧心者，賞在兵也。又况據法而進賢，其助甚此矣。進賢可以得賞，又無水火之難，則人豈不爲哉？其所以不進賢者，但不賞故也。韓昭侯使人藏弊袴，侍者曰：君亦不仁矣。弊袴不以賜左右

而藏之。昭侯曰：非子之所知也。吾聞明主之愛一嘔一笑，必憂其不善勸其能者，不安爲也。嘔有爲嘔，而笑

有爲笑。今夫袴豈特嘔笑哉？嘔笑尚不安爲，况弊袴豈可以無功而與也。袴之與嘔笑遠矣。吾必待有功者，故收藏

之。未有予也。鱣似蛇，蠶似蠋，人見蛇則驚駭，見蠋則毛起。然而婦人拾蠶，漁者握鱣，

利之所在，則忘其所惡，皆爲孟賁。鱣蠶有利，故人握拾皆爲孟賁之勇。

〔四〕魏王謂鄭王曰：始鄭梁一國也，已而別。今願復得鄭而合之，梁鄭君患之，召羣

臣而與之謀，所以對魏。鄭公子謂鄭君曰：此甚易應也。君對魏曰：以鄭爲故魏，而可合

也。則弊邑亦願得梁而合之。鄭王乃止。齊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處士請

爲王吹竽。宣王說之，廩食數百人。給廩宣王死，湣王立，好一一聽之。處士逃。一曰：韓昭侯

曰：吹竽者衆，吾無以知其善者。田嚴對曰：一一而聽之。趙令人因申子於韓，請兵將

以攻魏。申子欲言之君，而恐君之欲疑已外市也。爲外請兵，取其貨利，故曰市。不則恐惡於趙，乃令趙紹

韓沓嘗試君之動貌而後言之。許不之貌，必有變動，可得而知，故曰動貌。內則知昭侯之意，外則有得趙之功。既爲之，請者許

其恩固以成不許終以為之請矣亦不敢許其恩固趙之功也

三國兵至。韓王謂樓緩曰。三國之兵深矣。寡人欲割河東而講何如。

講謂有急且與之後寧將復取事疑存終反復若講論故曰講

對曰。夫割河東大費也。免國於患大功也。此父兄之任也。王何不召

公子汜而問焉。王召公子汜而告之。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王今割河東而講。三國歸。

王必曰。三國固且去矣。吾特以三城送之。

三國自去又與之城是徒以三城為送此悔之辭

不講。三國也入韓。則國必大

舉矣。王必大悔。王曰。不獻三城也。

若不講之三國入而韓必大舉王必悔曰不獻三城之故也

臣故曰。王講亦悔。不講亦悔。王

曰。為我悔也。寧亡三城而悔。無危乃悔。寡人斷講矣。

言講事斷定

應侯謂秦王曰。王得宛葉

藍田陽夏。斷河內。困梁鄭。所以未王者。趙未服也。弛上黨在一而已。

廢上黨棄一郡而已

以臨東陽。

則邯鄲口中虱也。

以守上黨之兵臨東陽則邯鄲危如口中虱也

王拱而朝天下。後者以兵中之也。

中傷

然上黨之安樂。

其處甚劇。臣恐弛之而不聽。奈何。

今上黨既安樂而其處又煩劇難欲弛之恐王不聽

王曰。必弛易之矣。

謂移易其兵以臨東陽吾斷定矣

〔五〕龐敬縣令也。遣市者行。而召公大夫而還之。

公大夫亦遣為市

立以閒。無以詔之。卒遣行。

不命卒遣去俱不測其由也

市者以為令與公大夫有言。不相信以至無姦。

大夫雖告以不命復亦不信故不敢為姦

戴驩。宋太宰。夜

使人曰。吾聞數夜有乘輻車。至李史門者。謹為我伺之。使人報曰。不見輻車。見有奉笥

而與李史語者。有閒。李史受笥。

遺何輻車故實奉笥本令何奉笥彼當易其辭

周主亡玉簪。令吏求之。三日不能得也。

周主令人求而得之。家人之屋間。周主曰。吾知吏之不事事也。不事於臣之事也。求簪三日不得之。吾令人求之。不移日而得之。於是吏皆聳懼以爲君神明也。商太宰使少庶子之市。願反而問之曰。何見於市。對曰。無見也。太宰曰。雖然。何見也。對曰。市南門之外。甚衆牛車。僅可以行耳。太宰因誡使者。無敢告人。吾所問於女。因召市吏而誚之曰。市門之外。何多牛屎。市吏甚怪。太宰知之疾也。乃悚懼其所也。

〔六〕韓昭侯握爪而佯亡一爪。求之甚急。左右因割其爪而效之。昭侯以察左右之臣。不割。割爪不誠。韓昭侯騎於縣。使者報。昭侯問曰。何見也。對曰。無所見也。昭侯曰。雖然。何見。曰。南門之外。有黃犢食苗。道左者。昭侯謂使者。毋敢洩吾所問於女。乃下令曰。當苗時。禁牛馬入人田中。固有令人而吏不以爲事。牛馬甚多入人田中。亟舉其數上之。不得將重其罪。於是三鄉舉而上之。昭侯曰。未盡也。復往審之。乃得南門之外。黃犢。吏以昭侯爲明察。皆悚懼其所。而不敢爲非。周主下令索曲杖。吏求之數日。不能得。周主私使人求之。不移日而得之。乃謂吏曰。吾知吏不事事也。曲杖甚易也。而吏不能得。我令人求之。不移日而得。豈可謂忠哉。吏皆悚懼其所以君爲神明。卜皮爲縣令。其御

史汙穢而有愛妾。卜皮乃使少庶子佯愛之。佯愛御史以知御史陰情。西門豹爲鄴令。佯

亡其車轄。令吏求之不能得。使人求之而得之。家人屋間。

〔七〕陽山君相謂聞王之疑已也。乃僞謗穆豎以知之。穆豎王之所愛。僞謗之必憤而言王之疑已也。淖齒聞齊

王之惡已也。乃矯爲秦使以知之。王既不疑秦。使必以情告。齊人有欲爲亂者。恐王知之。因詐逐所愛者

令走。王知之。王知逐所愛則不疑其爲亂也。子之相燕。坐而佯言曰。走出門者何白馬也。左右皆言不見。

有一人走追之。報曰。有子之以此知左右不誠信。僞報有白馬者是不誠信。有相與訟者。子產離之。而

無使得通辭。倒其言以告而知之。謂得以此言以告彼彼言以告此則知訟者之情實。衛嗣公使人爲客過關市。關市苛

難之。因事關市以金與關吏。乃舍之。嗣公爲關吏曰。某時有客過而所與汝金。而汝因

遣之。關市乃大恐。而以嗣公爲明察。

內儲說下六微

六微。一曰權借在下。二曰利異外借。三曰託於似類。四曰利害有反。五曰參疑內爭。六曰敵國廢置。此六者主之所察也。權勢不可以借人。上失其一。臣以爲百。故臣得

借則力多。力多則內外爲用。則人主壅。其說在老聃之言失魚也。是以人主久語。而左
右驚懷刷。其患在胥僮之權厲公。與州侯之一言而借人浴矢也。權借一

君臣之利異。故人臣莫忠。故臣利立而主利滅。是以姦臣者召敵兵以內除。舉外事
以眩主。苟成其私利。不顧國患。其說在衛人之妻夫禱祝也。故戴歇議子弟。而三桓攻
昭公。公叔內齊軍。而翟黃召韓兵。太宰嚭說大夫種。大成牛教申不害。司馬喜告趙王。
呂倉規秦楚。宋石遺衛君書。白圭教暴譴。利異二

似類之事。人主之所以失誅。而大臣之所以成私也。是以門人捐水而夷射誅。濟陽
自矯而二人罪。司馬喜殺爰騫而季辛。鄭袖言惡臭而新人斲。費無忌教郤宛而令尹
誅。陳需殺張壽而犀首走。故燒芻廕而中山罪。殺老儒而濟陽賞也。似類三

事起而有所利。其市主之。有所害必反察之。是以明主之論也。國害則省其利者。臣
害則察其反者。其說在楚兵至而陳需相。黍種貴而廩吏覆。是以昭奚恤執販茅而不
僖侯譙。其次。文公髮繞炙而穰侯請立帝。有反四

參疑之勢。亂之所由生也。故明主慎之。是以晉驪姬殺太子申生。而鄭夫人用毒藥。

衛州吁殺其君完。公子根取東周。王子職甚有寵。而商臣果作亂。嚴遂韓廐爭。而哀侯果遇賊。田常闞止戴驩。皇喜敵。而宋君簡公殺。其說在狐突之稱二好。與鄭昭對未生也。參疑五

敵之所務。在淫察而就靡。人主不察。則敵廢置矣。故文王資費仲而秦主患。楚使黎且去仲尼。而干象沮甘茂。是以子胥宣王言。而子常用。內美而虞虢亡。佯遣書而葺弘死。用雞豷而鄒桀盡。廢置六

參疑廢置之事。明主絕之於內。而施之於外。資其輕者。輔其弱者。此謂廟攻。參伍既用於內。觀聽又行於外。則敵僞得。其說在秦侏儒之告惠文君也。故襄疵言襲鄴。而嗣公賜令席。

廟攻右經

〔一〕勢重者人主之淵也。臣者勢重之魚也。魚失於淵而不可復得也。人主失其勢重於臣而不可復收也。古之人難正言。故託之於魚。賞罰者利器也。君操之以制臣。臣得之以擁主。故君先見所賞。則臣鬻之以爲德。君先見所罰。則臣鬻之以爲威。故曰

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靖郭君相齊。與故人久語。則故人富。懷左右刷。則左右重。久語懷刷。小資也。猶以成富。況於吏勢乎。晉厲公之時。六卿貴。胥僮長魚矯諫曰。大臣貴重。敵主爭事。外市樹黨。下亂國法。上以劫主而國不危者。未嘗有也。公曰。善。乃誅三卿。胥僮長魚矯又諫曰。夫同罪之人。偏誅而不盡。是懷怨而借之閒也。公曰。吾一朝而夷三卿。予不忍盡也。長魚矯對曰。公不忍之。彼將忍公。公不聽。居三月。諸卿作難。遂殺厲公。而分其地。州侯相荆。貴而主斷。荆王疑之。因問左右。左右對曰。無有。如出一口也。燕人無惑。故浴狗矢。燕人其妻有私通於士。其夫早自外而來。士適出。夫曰。何客也。其妻曰。無客。問左右。左右言無有。如出一口。其妻曰。公惑易也。因浴之以狗矢。一曰燕人李季好好遠出。其妻私有通於士。李突之。士在內中。妻患之。其室婦曰。令公子裸而解髮。直出門。吾屬佯不見也。於是公子從其計。疾走出門。季曰。是何人也。家室皆無有。季曰。吾見鬼乎。婦人曰。然。爲之奈何。曰。取五姓之矢。一云尿浴之。季曰。諾。乃浴以矢。一曰浴以蘭湯。

(二) 衛人有夫妻禱者。而祝曰。使我無故得百來束布。其夫曰。何少也。對曰。益是子。

將以買妾。荆王欲宦諸公子於四鄰。戴歎曰：不可。宦公子於四鄰，四鄰必重之。曰：子出者重，重則必爲所重之國黨。則是教子於外市也，不便。魯孟孫叔孫季孫相戮力，劫昭公，遂奪其國而擅其制。魯三桓公偪，昭公攻季孫氏，而孟孫氏叔孫氏相與謀曰：救之乎？叔孫氏之御者曰：我家臣也，安知公家？凡有孫與無季孫，於我孰利？皆曰：無季孫必無叔孫，然則救之。於是撞西北隅而入，孟孫見叔孫之旗入，亦救之。三桓爲一昭公不勝，逐之，死於乾侯。公叔相韓而有攻齊，公仲甚重於王，公叔恐王之相公仲也，使齊韓約而攻魏，公叔因內齊軍於郟，以劫其君以固其位，而信兩國之約。翟璜、魏王之臣也，而善於韓，乃召韓兵，令之攻魏，因請爲魏王構之以自重也。越王攻吳王，吳王謝而告服，越王欲許之，范蠡大夫種曰：不可。昔天以越與吳，吳不受，今天反夫，差亦天禍也。以吳與越，再拜受之，不可許也。太宰嚭遺大夫種書曰：狡兔盡，則良犬烹，敵國滅，則謀臣亡。大夫何不釋吳而患越乎？大夫種受書讀之，太息而歎曰：殺之。越與吳同命。大成牛從趙，謂申不害於韓曰：以韓重我於趙，請以趙重子於韓。是子有兩韓，我有兩趙。司馬喜中山君之臣也，而善於趙，嘗以中山之謀，微告趙王，呂倉魏王之臣

也。而善於秦。荆微諷秦。荆令之攻魏。因請行和以自重也。宋石魏將也。衛君荆將也。兩國構難。二子皆將。宋石遺衛君書曰。二君相當。兩旗相望。唯毋一戰。戰必不兩存。此乃兩主之事也。與子無有私怨。善者相避也。白圭相魏王。暴譴相韓。白圭謂暴譴曰。子以韓輔我於魏。我以魏待子於韓。臣長用魏。子長用韓。

(二)齊中大夫有夷射者。御飲於王。醉甚而出。倚於郎門。門者別跪請曰。足下無意賜之餘隸乎。夷射曰。吐去。刑餘之人何事。乃敢乞飲。長者別跪走退。及夷射去。別跪因捐水郎門。霑下。類溺者之狀。明日王出而訶之曰。誰溺於是。別跪對曰。臣不見也。雖然。昨日中大夫夷射立於此。王因誅夷射而殺之。魏王臣。人不善。濟陽君。濟陽君因僞令人矯王命而謀攻己。王使人問濟陽君。濟陽君曰。誰與恨。對曰。無敢與恨。雖然。嘗與二人不善。不足以至於此。王問左右。左右曰。固然。王因誅二人者。季辛與爰騫相怨。司馬喜新與季辛惡。因微令人殺爰騫。中山之君以爲季辛也。因誅之。荆王所愛妾有鄭袖者。荆王新得美女。鄭袖因教之曰。王甚喜人之掩口也。爲近王必掩口。美女入見。近王因掩口。王問其故。鄭袖曰。此固言惡王之臭。及王與鄭袖美女三人坐。袖因

先誠御者曰。王適有言。必亟聽從。王言美女前。近王甚。數掩口。王悖然怒曰。劓之。御因揄刀而劓美人。一曰。魏王遺荆王美人。荆王甚悅之。夫人鄭袖知王悅愛之也。亦悅愛之。甚於王。衣服玩好。擇其所欲爲之。王曰。夫人知我愛新人也。其悅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所以養親。忠臣之所以事君也。夫人知王之不以己爲妒也。因爲新人曰。王甚悅愛子。然惡子之鼻。子見王常掩鼻。則王常幸子矣。於是新人從之。每見王常掩鼻。王謂夫人曰。新人見寡人常掩鼻。何也。對曰。不己知也。王強問之。對曰。頃嘗言惡聞王臭。王怒曰。劓之。夫人先誠御者曰。王適有言。必可從。命御者因揄刀而劓美人。費無極荆令尹之近者也。郢宛新事令尹。令尹甚愛之。無極因謂令尹曰。君愛宛甚。何不一爲酒其家。令尹曰。善。因令之爲具於郢宛之家。無極教宛曰。令尹甚傲而好兵。子必謹敬。先亟陳兵堂下。及門庭。宛因爲之。令尹往而大驚曰。此何也。無極曰。君殆去之。事未可知也。令尹大怒。舉兵而誅郢宛。遂殺之。犀首與張壽爲怨。陳需新入。不善犀首。因使人微殺張壽。魏王以爲犀首也。乃誅之。中山有賤公子。馬甚瘦。車甚弊。左右有私不善者。乃爲之請。王曰。公子甚貧。馬甚瘦。王何不益之馬食。王不許。左右因微令。夜燒芻廄。

王以爲賤公子也。乃誅之。魏有老儒而不善濟陽君。客有與老儒私怨者。因攻老儒殺之。以德於濟陽君曰。臣爲其不善君也。故爲君殺之。濟陽君因不察而賞之。一日濟陽君有少庶子。有不見知。欲入愛於君者。齊使老孺掘藥於馬梨之山。濟陽少庶子欲以爲功。入見於君曰。齊使老孺掘藥於馬梨之山。名掘藥也。實閒君之國。君殺之。是將以濟陽君抵罪於齊矣。臣請刺之。君曰。可。於是明日得之城陰而刺之。濟陽君還。益親之。

〔四〕陳需魏王之臣也。善於荆王。而令荆攻魏。荆攻魏。陳需因請爲魏王行解之。因以荆勢相魏。韓昭侯之時。黍種常貴甚。昭侯令人覆廩。吏果竊黍種而糶之甚多。昭奚恤之用荆也。有燒倉廩窳者。而不知其人。昭奚恤令吏執販茅者而問之。果燒也。昭僖侯之時。宰人上食而羹中有生肝焉。昭侯召宰人之次而誚之曰。若何爲置生肝寡人羹中。宰人頓首服死罪。曰。竊欲去尙宰人也。一日僖侯浴湯中有礫。僖侯曰。尙浴免。則有當代者乎。左右對曰。有。僖侯曰。召而來。譙之曰。何爲置礫湯中。對曰。尙浴免。則臣得代之。是以置礫湯中。文公之時。宰臣上炙而髮繞之。文公召宰人而譙之曰。

女欲寡人之哽邪。奚爲以髮繞炙。宰人頓首再拜請曰。有死罪三。援礪砥刀。利猶干將也。切肉肉斷而髮不斷。臣之罪一也。援木而貫鬻而不見髮。臣之罪二也。奉熾爐。炭火盡。赤虹而炙熟。而髮不燒。臣之罪三也。堂下得財無微有疾。臣者乎。公曰。善。乃召其堂下而譙之。果然。乃誅之。一曰。管平公觴客。少庶子進炙而髮繞之。平公趣殺炮人。毋有反令。炮人呼天曰。嗟乎。臣有三罪。死而不自知乎。平公曰。何謂也。對曰。臣刀之利。風靡骨斷。而髮不斷。是臣之一死也。桑炭炙之。肉紅白而髮不焦。是臣之死二也。炙熟又重睫而視之。髮繞炙而目不見。是臣之三死也。意者堂下其有鬻憎臣者乎。殺臣不亦蚤乎。爲帝而齊不聽。因請立齊爲東帝而不能成也。秦穰侯相秦而齊強。穰侯欲立。

〔五〕晉獻公之時。驪姬貴。擬於后妻。而欲以其子奚齊代太子申生。因患申生於君而殺之。遂立奚齊爲太子。鄭君己立太子矣。而有所愛美女。欲以其子爲後。夫人恐。因用毒藥賊君殺之。衛州吁重於衛。擬於君。羣臣百姓盡畏其勢重。州吁果殺其君而奪之政。公子朝周太子也。弟公子根甚有寵於君。君死。遂以東周叛。分爲兩國。楚成王以商臣爲太子。旣而又欲置公子職。商臣作亂。遂攻殺成王。一曰。楚成王以商

臣爲太子。旣欲置公子職。商臣聞之未察也。乃謂其傅潘崇曰。奈何察之也。潘崇曰。饗江芊而勿敬也。太子聽之。江芊曰。呼役夫。官君王之廢女而立職也。商臣曰。信矣。潘崇曰。能事之乎。曰不能。能爲之諸侯乎。曰不能。能舉大事乎。曰能。於是乃起宿營之甲而攻成王。成王請食熊蹯而死。不許。遂自殺。韓廙相韓哀侯。嚴遂重於君。二人甚相害也。嚴遂乃令人刺韓廙於朝。韓廙走君而抱之。遂刺韓廙而兼哀侯。田恆相齊。闞止重於簡公。二人相憎而欲相賊也。田恆因行私惠以取其國。遂殺簡公而奪之政。戴驩爲宋太宰。皇喜重於君。二人爭事而相害也。皇喜遂殺宋君而奪其政。狐突曰。國君好內。則太子危。好外則相室危。鄭君問鄭昭曰。太子亦何如。對曰。太子未生也。君曰。太子已置而曰未生。何也。對曰。太子雖置。然而君之好色不已。所愛有子。君必愛之。愛之則必欲以爲後。臣故曰太子未生也。

〔六〕文王資費仲而游於紂之旁。令之諫紂而亂其心。荆王使人之秦。秦王甚禮之。王曰。敵國有賢者。國之憂也。今荆王之使者甚賢。寡人患之。羣臣諫曰。以王之賢聖。與國之資厚。願荆王之賢人。王何不深知之。而陰有之。荆以爲外用也。則必誅之。仲

尼爲政於魯。道不拾遺。齊景公患之。黎且謂景公曰。去仲尼猶吹毛耳。君何不迎之。以重祿高位。遺哀公女樂。以驕榮其意。哀公新樂之。必怠於政。仲尼必諫。諫必輕絕於魯。景公曰。善。乃令黎且以女樂六。遺哀公。哀公樂之。果怠於政。仲尼諫不聽。去而之楚。楚王謂干象曰。吾欲以楚扶甘茂而相之秦。可乎。干象對曰。不可也。王曰。何也。曰。甘茂少而事史舉先生。史舉上蔡之監門也。大不事君。小不事家。以苛刻聞天下。茂事之順焉。惠王之明。張儀之辨也。茂事之取十官而免於罪。是茂賢也。王曰。相人敵國而相賢。其不可何也。干象曰。前時王使邵滑之越。五年而能亡越。所以然者。越亂而楚治也。日者知用之越。今亡之秦。不亦太亟亡乎。王曰。然則爲之奈何。干象對曰。不如相共立。王曰。共立可相何也。對曰。共立少見愛幸。長爲貴卿。被王衣。含杜若。掘玉環以聽於朝。且利以亂秦矣。立共一云公子赫吳政荆。子胥使人宣言於荆曰。子期用。將擊之。子常用。將去之。荆人聞之。因用子常而退子期也。吳人擊之。遂勝之。晉獻公伐虞虢。乃遺之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女樂六。以榮其意。而亂其政。叔向之讒。萇弘也。爲書曰。萇弘謂叔向曰。子爲我謂晉君所與君期者。時可矣。何不亟以兵來。因佯遺其書。周君之庭。而急去行。周以

襄弘爲竇周也。乃誅襄弘而殺之。鄭桓將欲襲鄆。先問鄆之豪傑良臣。辯智果敢之士。盡與姓名。擇鄆之良田賂之。爲官爵之名而書之。因爲設壇場郭門之外。而理之。釁之以雞豕。若盟狀。鄆君以爲內難也。而盡殺其良臣。桓公襲鄆。遂取之。鄆令襄疵。陰善趙王左右。趙王謀襲鄆。襄疵常輒聞。而先言之。魏王備之。趙乃輒還。

〔七〕秦侏儒善於荆王。而陰有善荆王左右。而內重於惠文君。荆適有謀。侏儒常先聞之。以告惠文君。衛嗣君之時。有人於令之左右。縣令有發蓐而席弊甚。嗣公還。令人遣之。席曰。吾聞汝今者發蓐而席弊甚。賜汝席。縣令大驚。以君爲神也。

■ 外儲說左上

〔一〕明主之道。如有若之應密子也。明主之聽言也。美其辯。其觀行也。賢其遠。故羣臣士民之道言者。迺弘其行身也。離世其說。在田鳩對荆王也。故墨子爲木鳶。謳癸築武宮。夫藥酒用言。明君聖主之以獨知也。

〔二〕人主之聽言也。不以功用爲的。則說者多棘刺白馬之說。不以儀的爲關。則射

者皆如羿也。人主於說也。皆如燕王學道也。而長說者。皆如鄭人爭年也。是以言有纖察。微難而非務也。故李惠宋墨。皆畫策也。論有深閔。大非用也。故畏震瞻車。狀皆鬼魅也。言而拂難堅確。非功也。故務卜鮑介墨翟。皆堅瓠也。且虞慶詘匠也。而屋壞。范且窮工而弓折。是故求其誠者。非歸餉也不可。

〔三〕挾夫相爲。則責望自爲。則事行。故父子或怨譟。取庸作者。進美羹。說枉文公之先。宣言無句踐之稱。如皇也。故桓公藏蔡怒而攻楚。吳起懷瘳實而吮傷。且先王之賦頌。鐘鼎之銘。皆播吾之迹。華山之博也。然先王所期者利也。所用者力也。築社之諺曰。辭說也。請許學者而行。宛曼於先王。或者不宜今乎。如是不能更也。鄭縣人得車厄也。衛人佐弋。卜子妻。寫弊袴也。而其少者也。先王之言。有所爲小。而世意之大者。有其所爲大。而世意小者。未可必知也。說在宋人之解書。與梁人之讀記也。故先王有部書。而後世多燕說。夫不適國事而謀先王。皆歸取度者也。

〔四〕利之所在。民歸之。名之所彰。士死之。是以功外於法。而賞加焉。則上不信。得所利於下。名外於法。而譽加焉。則士勸名。而下畜之於君。故中章肯已仕。而中牟之民棄

田圃而隨文學者邑之半。平公腓痛足痹而不敢壞坐。晉國之辭仕記者國之鍾。此三士者言襲法則官府之藉也。行中事則如令之民也。二君之禮太甚。若言離法而行遠功。則繩外民也。二君又何禮之當亡。且居學之士。國無事不用力。有難不被甲。禮之則惰。修耕戰之功。不禮則周主上之法。國安則尊顯。危則爲屈公之威。人主奚得於居學之士哉。故明主論李疵視中山也。

〔五〕詩曰。不躬不親。庶民不信。傳說之以無衣紫。緩之以鄭簡宋襄。責之以尊厚耕。戰夫不明分。不責誠。而以躬親。位下走睡臥。與去揜弊微服。孔丘不知。故稱猶孟。鄒君不知。故先自僂。明主之道。如叔向賦獵與昭侯之奚聽也。

〔六〕小信成則大信立。故明主積於信。賞罰不信。則禁令不行。說在文公之攻原與箕鄭救餓也。是以吳起須故人而食。文侯會虞人而獵。故明主信。如曾子殺菘也。患在尊厲王。擊警鼓與李悝謾兩和也。

〔一〕宓子賤治單父。有若見之曰。子何懼也。宓子曰。君不知賤不肖。使治單父。官事急。心憂之。故懼也。有若曰。昔者舜鼓五絃。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今以單父之細也。治

之而憂。治天下將奈何乎。故有術而御之。身坐於廟堂之上。有處女子之色。無害於治。無術而御之。身雖瘁懼。猶未有益。楚王謂田鳩曰。墨子者顯學也。其身體則可。其言多而不辯何也。曰。昔秦伯嫁其女於晉公子。令晉爲之飾裝從。衣文之媵七十人。至晉。晉人愛其妾而賤公女。此可謂善嫁妾而未可謂善嫁女也。楚人有賣其珠於鄭者。爲木蘭之櫃。薰桂椒之櫝。綴以珠玉。飾以玫瑰。輯以羽翠。鄭人買其櫝而還其珠。此可謂善賣櫝矣。未可謂善鬻珠也。今世之談也。皆道辯說文辭之言。人主覽其文而忘有用。墨子之說。傳先王之道。論聖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辯其辭。則恐人懷其文。忘其直。以文害用也。此與楚人鬻珠。秦伯嫁女同類。故其言多不辯。墨子爲木鳶。三年而成。蜚一日而敗。弟子曰。先生之巧。至能使木鳶飛。墨子曰。不如爲車輓者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致遠力多。久於歲數。今我爲鳶。三年成。蜚一日而敗。患子聞之曰。墨子大巧。巧爲輓。拙爲鳶。宋王與齊仇也。築武宮。謳癸倡。行者止觀。築者不倦。王聞召而賜之。對曰。臣師射稽之謳。又賢於癸。王召射稽使之謳。行者不止。築者知倦。王曰。行者不止。築者知倦。其謳不勝如癸美。何也。對曰。王試度其功。癸四板射。稽

八板。適其堅。癸五寸。射稽二寸。夫良藥苦於口。而智者勸而飲之。知其人而已。已疾也。忠言拂於耳。而明主聽之。知其可以致功也。

〔二〕宋人有請爲燕王以棘刺之端爲母猴者。必三月齋。然後能觀之。燕王因以三乘養之。右御治工言王曰。臣聞人主無十日不燕之齋。今知王不能久齋。今以觀無用之器也。故以三月爲期。凡刻削者以其所以削必小。今臣治人也。無以爲之削。此不然。物也。王必察之。王因囚而問之。果妄。乃殺之。冶人謂王曰。計無度量言談之士。多棘刺之說也。一曰好微巧。衛人曰。能以棘刺之端爲母猴。燕王說之。養之以五乘之奉。王曰。吾試觀客爲棘刺之母猴。人主欲觀之。必半歲不入宮。不飲酒食肉。雨霽日出視之。晏陰之間。而棘刺之母猴。乃可見也。燕王因養衛人。不能觀其母猴。鄭有臺下之冶者謂燕王曰。臣削者也。諸微物必以削之。而所削必大於削。今棘刺之端不容削。鋒難以治。棘刺之端。王試觀客之削。能與不能可知也。王曰善。謂衛人曰。客爲棘刺之。曰以削。吾欲觀見之。客曰。臣請之舍取之。因逃見。說宋人善辯者也。持白馬非馬也。服齊稷下之辯者。乘白馬而過關。則顧白馬之賦。故籍之虛辭。則能勝一國。考實按形。不能謾於一

人。夫新砥礪。殺矢彀弩而射。雖冥而妄發。其端未嘗不中秋毫也。然而不能復其處。不可謂善射。無常儀的也。設五寸之的。引十步之遠。非羿逢蒙不能必全者。有常儀的也。有度難而無度易也。有常儀的。則羿蒙以五寸爲巧。無常儀的。則以妄發而中秋毫爲拙。故無度而應之。則辯士繁說。設度而持之。雖知者猶畏失也。不敢妄言。今人主聽說不應之以度。而說其辯。不度以功。譽其行。而不入關。此人主所以長欺。而說者所以長養也。客有教燕王爲不死之道者。王使人學之。所使學者未及學而客死。王大怒。誅之。王不知客之欺己。而誅學者之晚也。夫信不然之物。而誅無罪之臣。不察之患也。且人所急無如其身。不能自使其無死。安能使王長生哉。鄭人有相與爭年者。其一人曰。我與黃帝之兄同年。訟此而不決。以後息者爲勝耳。客有爲周君畫莢者。三年而成。君觀之。與髹莢者同狀。周君大怒。畫莢者曰。築十版之牆。鑿八尺之牖。而以日始出時。加之其上。而觀。周君爲之。望見其狀。盡成龍蛇禽獸。車馬萬物之狀。備具。周君大悅。此莢之功。非不微難也。然其用與素髹莢同。客有爲齊王畫者。齊王問曰。畫孰最難者。曰。犬馬難。孰易者。曰。鬼魅最易。夫犬馬人所知也。且暮罄於前。不可類之。故難。鬼

無形者不罄於前。故易之也。齊有居士田仲者。宋人屈穀見之曰。穀聞先生之義。不恃仰人而食。今穀有樹瓠之道。堅如石。厚而無竅。獻之。仲曰。夫瓠所貴者。謂其可以盛也。今厚而無竅。則不可剖以盛物。而任重如堅石。則不可以剖而以斟。吾無以瓠爲也。曰。然。穀將以欲棄之。今田仲不恃仰人而食。亦無益人之國。亦堅瓠之類也。虞慶爲屋。謂匠人曰。屋太尊。匠人對曰。此新屋也。塗濡而椽生。虞慶曰。不然。夫塗濡重而生椽。燒以燒椽。任重塗。此宜卑。更日久則塗乾而椽燥。塗乾則輕。椽燥則直。椽任輕塗。此益尊。匠人詘爲之而屋壞。一曰。虞慶將爲屋。匠人曰。材生而濡塗。夫材生則燒。塗濡則重。以燒任重。今雖成。久必壞。虞慶曰。材乾則直。塗乾則輕。今誠得乾。日以輕直。雖久。必不壞。匠人詘作之。成有間。屋果壞。范且曰。弓之折。必於其盡也。不於其始也。夫工人張弓也。伏槩三旬而蹈弦。一日犯機。是節之其始而暴之其盡也。焉得無折。且張弓不然。伏槩一日而蹈弦。三旬而犯機。是暴之其始。而節之其盡也。工人窮也。爲之弓折。范且虞慶之言。皆文辯辭勝。而反事之情。主人說而不禁。此所以敗也。夫不謀治強之功。而豔乎辯說文麗之聲。是却有術之士。而任壞屋折弓也。故人主之於國事也。皆不達。

乎工匠之構屋張弓也。然而士窮乎。范且虞慶者。爲虛辭。其無用而勝。實事。其無易而窮也。人主多無用之辯。而少無易之言。此所以亂也。今世之爲范且虞慶者。不輟。而人主說之不止。是貴敗折之類。而以知術之人爲工匠也。不得施其技巧。故屋壞弓折。知治之人。不得行其方術。故國亂而主危。夫嬰兒相與戲也。以塵爲飯。以塗爲羹。以木爲哉。然至日晚。必歸饌者。塵飯塗羹。可以戲而不可食也。夫稱上古之傳頌。辯而不慤。道先王仁義而不能正國者。此亦可以戲而不可以爲治也。夫慕仁義而弱亂者。三晉也。不慕而治強者。秦也。然而未帝者。治未畢也。

(二)人爲嬰兒也。父母養之簡。子長而怨。子盛壯成人。其供養薄。父母怒而諄之。子父至親也。而或譙或怨者。皆挾相爲而不周於爲己也。夫賣庸而播耕者。主人費家而美食。調布而求易錢者。非愛庸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庸客致力而疾。耘耕者。盡巧而正畦。陌畦時者。非愛主人也。曰如是羹且美。錢布且易云也。此其養功力有父子之澤矣。而心調於用者。皆挾自爲心也。故人行事施予。以利之爲心。則越人易和。以害之爲心。則父子離且怨。文公伐宋。乃先宣言曰。吾聞宋君無道。蔑侮長老。分

財不中。教令不信。余來爲民誅之。越伐吳。乃先宣言曰。我聞吳王築如皇之臺。掘深池。罷苦百姓。煎靡財貨。以盡民力。余爲民誅之。蔡女爲桓公妻。桓公與之乘舟。夫人蕩舟。桓公大懼。禁之不止。怒而出之。乃且復召之。因復更嫁之。桓公大怒。將伐蔡。仲父諫曰。夫以寢席之戲。不足以伐人之國。功業不可冀也。請無以此爲稽也。桓公不聽。仲父曰。必不得已。楚之菁茅。不貢於天子三年矣。君不如舉兵。爲天子伐楚。楚服。因還襲蔡。曰。余爲天子伐楚。而蔡不以兵聽從。遂滅之。此義於名。而利於實。故必有天子誅之名。而有報讎之實。吳起爲魏將。而攻中山。軍人有病疽者。吳起跪而自吮其膿。傷者之母立泣。人問曰。將軍於若子如是。尙何爲而泣。對曰。吳起吮其父之創。而父死。今是子又將死也。今吾是以泣。趙主父令工施鈎梯。而緣播吾。刻疏人迹其上。廣三尺。長五尺。而勒之曰。主父常游於此。秦昭王令工施鈎梯。而上華山。以松柏之心爲博箭。長八尺。棋長八寸。而勒之曰。昭王嘗與天神博於此矣。文公反國至河。令籩豆捐之。席蓐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者。後之。咎犯聞之。而夜哭。公曰。寡人出亡二十年。乃今得反國。咎犯聞之不喜而哭。意不欲寡人反國耶。犯對曰。籩豆所以食也。席蓐所以臥也。

而君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勞有功者也。而君後之。今臣有與在後中。不勝其哀故。哭。且臣爲君行詐僞。以反國衆矣。臣尙自惡也。而況於君。再拜而辭。文公止之曰。諺曰。築社者。擗楸而置之。端冕而祀之。今子與我取之。而不與我治之。與我置之。而不與我祀之。焉可。解左驂而盟于河。鄭縣人乙子使其妻爲袴。其妻問曰。今袴何如。夫曰。象吾袴。妻子因毀新令如故袴。鄭縣人有得車軛者。而不知其名。問人曰。此何種也。對曰。此車軛也。俄又復得一。問人曰。此何種也。對曰。此車軛也。問者大怒曰。曩者曰車軛。今又曰車軛。是何衆也。此女欺我也。遂與之鬪。衛人有佐弋者。鳥至因先以其襜磨之。鳥驚而不射也。鄭縣人乙子妻之市。買鼈以歸。過潁水以爲渴也。因縱而飲之。遂亡其鼈。夫少者侍長者飲。長者飲亦自飲也。一日魯人有自喜者。見長年飲酒。不能嚼。則唾之。亦效唾之。一日宋人有少者。亦欲效善。見長者飲無餘。非斟酒飲也。而欲盡之。書曰。紳之束之。宋人有治者。因重帶自紳束也。人曰。是何也。書對曰。書言之固然。書曰。旣雕旣琢。還歸其樸。梁人有治者。動作言學。舉事於文。曰難之。顧失其實。人曰。是何也。對曰。書言之固然。郢人有遺燕相國書者。夜書火不明。因謂持燭者曰。舉燭云。

而過書舉燭。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受書而說之曰：舉燭者尚明也。尚明也者，舉賢而任之。燕相白王，大說國以治，治則治矣。非書意也。今世舉學者多似此類。鄭人有且置履者，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其坐，至之市而忘操之，已得履，乃曰：吾忘持度。反歸取之。及反市罷，遂不得履。人曰：何不試之以足。曰：寧信度，無自信也。王登爲中牟令，上言於襄王曰：中牟有士曰中章，胥己者，其身甚修，其學甚博，君何不舉之。王曰：子見之，我將爲中大夫。相室諫曰：中大夫晉重列也，今無功而受，非晉臣之意。君其耳而未之目耶。襄王曰：我取登，旣耳而目之矣。登之所取，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絕無已也。王登一日而見二中大夫，予之田宅，中牟之人棄其田耘，賣宅園，而隨文學者之半。叔向御坐，平公請事，公腓痛足痺，轉筋而不敢壞坐。晉國聞之，皆曰：叔向賢者，平公禮之，轉筋而不敢壞坐，晉國之辭仕，託慕叔向者，國之鍾矣。鄭縣人有屈公者，聞敵恐，因死，恐已因生。趙主父使李疵視中山，可攻不也，還報曰：中山可伐也。君不亟伐，將後齊燕。主父曰：何故。可攻。李疵對曰：其君見好巖穴之士，所傾蓋與車，以見窮閭隘巷之士，以十數。伉禮下布衣之士，以百數矣。君曰：以子言論，是賢君也。安可攻。疵曰：不然。夫好顯巖

穴之士而朝之。則戰士怠於行陳。上尊學者。下士居朝。則農夫惰於田。戰士怠於行者。則兵弱也。農夫惰於田者。則國貧也。兵弱於敵。國貧於內。而不亡者。未之有也。伐之不可乎。主父曰。善。舉兵而伐中山。遂滅也。

〔五〕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是時也。五素不一紫。桓公患之。謂管仲曰。寡人好服紫。貴甚。一國百姓好服紫不已。寡人奈何。管仲曰。君欲何不試勿衣紫也。謂左右曰。吾甚惡紫之臭。於是左右適有衣紫而進者。公必曰少卻。吾惡紫臭。公曰諾。於是日。郎中莫衣紫。其明日國中莫衣紫。三日境內莫衣紫也。一曰齊王好衣紫。齊人皆好也。齊國五素不得一紫。齊王患紫貴。傳說王曰。詩云。不躬不親。庶民不信。今欲欲民無衣紫者。王以自解紫衣而朝。羣臣有紫衣進者。曰益遠。寡人惡臭。是日也。郎中莫衣紫。是月也。國中莫衣紫。是歲也。境內莫衣紫。鄭簡公謂子產曰。國小迫於荆晉之間。今城郭不完。兵甲不備。不可以待不虞。子產曰。臣聞其外也。已遠矣。而守其內也。已固矣。雖小國猶不危之也。君其勿憂。是以沒簡公身。無患。子產相鄭。簡公謂子產曰。飲酒不樂也。俎豆不大。鍾鼓竽瑟不鳴。寡人之事不一。國家不定。百姓不治。耕戰不輯睦。亦子之

罪。子有職。寡人亦有職。各守其職。子產退而爲政。五年。國無盜賊。道不拾遺。桃棗蔭於街者。莫有援也。錐刀遺道。三日可反。三年不變。民無飢也。宋襄公與楚人戰於涿谷。上。宋人旣成列矣。楚人未及濟。右司馬購強趨而諫曰。楚人衆而宋人寡。請使楚人半涉。未成列而擊之。必敗。襄公曰。寡人聞君子曰。不重傷。不擒二毛。不推人於險。不迫人於阨。不鼓不成列。今楚未濟而擊之。害義。請使楚人畢涉。成陳而後鼓。士進之。右司馬曰。君不愛宋民。腹心不完。特爲義耳。公曰。不反列。且行法。右司馬反列。楚人已成列。撰陳矣。公乃鼓之。宋人大敗。公傷股。三日而死。此乃慕自親仁義之禍。夫必恃人主之自躬親。而後民聽從。是則將令人主耕以爲上服。戰廝行也。民乃肯耕戰。則人主不泰危乎。而人臣不泰安乎。齊景公游少海。傳騎從中來謁曰。嬰疾甚且死。恐公後之。景公遽起。傳騎又至。景公曰。趨駕煩且之乘。使騶子韓樞御之行。數百步。以騶爲不疾。奪轡代之御。可數百步。以馬爲不進。盡釋車而走。以煩且之良。而騶子韓之巧。而以爲不如下走也。魏昭王欲與官事。謂孟嘗君曰。寡人欲與官事。君曰。王欲與官事。則何不試習讀法。昭王讀法十餘簡而睡臥矣。王曰。寡人不能讀此法。夫不躬親其勢柄。而欲爲

人臣所宜爲者也。睡不亦宜乎。孔子曰。爲人君者猶盂也。民猶水也。盂方水方。盂圜水圜。鄒君好服長纓。左右皆服。長纓甚貴。鄒君患之。問左右。左右曰。君好服。百姓亦多服。是以貴。君因先自斷其纓而出。國中皆不服長纓。君不能下令爲百姓服。度以禁之。長纓出以示先民。是先戮以蒞民也。叔向賦獵。功多者受多。功少者受少。韓昭侯謂申子曰。法度甚易行也。申子曰。法者見功而與賞。因能而受官。今君設法度而聽左右之請。此所以難行也。昭侯曰。吾自今以來知行法矣。寡人奚聽矣。一日申子請仕其從兒官。昭侯曰。非所學於子也。聽子之謁。敗子之道乎。亡其用子之謁。申子辟舍請罪。

〔六〕晉文公攻原。裹十日糧。遂與大夫期。十日至原。十日而原不下。擊金而退。罷兵而去。士有從原中出者。曰。原三日卽下矣。羣臣左右諫曰。夫原之食竭力盡矣。君姑待之。公曰。與士期。十日不去。是亡吾信也。得原失信。吾不爲也。遂罷兵而去。原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歸乎。乃降公。衛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從乎。乃降公。孔子聞而記之曰。攻原得衛者信也。文公問箕鄭曰。救餓奈何。對曰。信。公曰。安信。曰。信名。信名則羣臣守職。善惡不踰。百事不怠。信事則不失天時。百姓不踰信義。則近親勸勉。

而遠者歸之矣。吳起出遇故人而止之食。故人曰：諾。今返而御。吳子曰：待公而食。故人至暮不來，起不食待之。明日早，令人求故人，故人來，方與之食。魏文侯與虞人期獵，明日會，大疾風，左右止，文侯不聽，曰：不可以風疾之故而失信，吾不爲也。遂自驅車，行，犯風而罷虞人。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隨之而泣，其母曰：女還顧反，爲女殺彘。適市，寧，曾子欲捕彘殺之，妻止之曰：特與嬰兒戲耳。曾子曰：嬰兒非與戲也，嬰兒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學者也。聽父母之教，令子欺之，是教子欺也。父欺子而不信其母，非以成教也。遂烹彘也。楚厲王有警，爲鼓以與百姓爲戍，飲酒醉過而擊之也，民大驚，使人止之，曰：吾醉而與左右戲，過擊之也。民皆罷居，數月有警，擊鼓而民不赴，乃更令明號而民信之。李悝警其兩和曰：謹警，敵人且暮且至，擊汝。如是者再三，而敵不至，兩和懈怠，不信李悝，居數月，秦人來襲之，至幾奪其軍，此不信患也。一曰：李悝與秦人戰，謂左和曰：速上，右和已上矣。又馳而至，右和曰：左和已上矣。左和曰：上矣。於是皆爭上，其明年與秦人戰，秦人襲之，至幾奪其軍，此不信之患。有相與訟者，子產離之，而母得使通辭，到至其言以告而知也。惠嗣公使人僞關市，關市呵難之，因事關市以金，關市乃舍

之。嗣公謂關市曰。某時有客過而予汝金。因譴之。關市大恐。以嗣公為明察。

外儲說左下

〔一〕以罪受誅。人不怨上。罪當故不怨也。踰危坐子皋。皋雖刑之有不忍之心。踰者懷恩報德。以功受賞。臣不德君。功當故不以為

德。翟璜操右契而乘軒。功當受寵故乘軒而無慚。襄王不知。不知功當厚賞也。故昭卯五乘而履屨。卯西却秦東止齊大矣。而王唯養之五乘功大賞薄。

猶富人而履屨也。上不過任。臣不誣能。即臣將為失少室周。周以勇力事襄王。真信不誣人。有勇力多己者即進之以自代。

〔二〕恃勢而不恃信。恃勢則信者不生心。恃信則有時不信。故東郭牙議管仲。公欲專仲國柄。牙以仲雖忠矣。儻不忠。危必矣。公因命仲理外。隲朋治內矣。恃術而

不恃信。故渾軒非文公。晉文公以箕鄒誠信以為原。令曰必不叛我。軒曰人主不以術御臣。而恃其不叛。其若之何也。故有術之主。信賞以盡能。必罰以

禁邪。雖有駸行。必得所利。駸行不貞。白而駸雜者。簡主之相陽虎。虎逐魯疑齊是行駸也。趙主以術御之。盡其用而趙幾霸。哀公問一足。問孔子足若何曰。變反戾惡心然。所以免觸者也。公曰。其信一足故曰一足。

〔三〕失臣主之理。則文王自履而矜。君雖有師。臣當亦謹。小臣當即充指顧之役。文王理解左右無可使者。是亦失士也。託言君所與者皆其師。是矜過而飾非也。不易朝

燕之處。則季孫終身莊而遇賊。朝當莊。燕當試。今季孫一之故終身莊而遇害也。

〔四〕利所禁。禁所利。雖神不行。當禁而利當而利禁。如此雖神不行。况不神乎。譽所罪。毀所賞。雖堯不治。當罪而譽當賞。而毀如此。雖堯

不治况非幾乎夫爲門而不使人。門不入不委利而不使進。與利不進亂之所以產也。門不使人利不使齊侯

不聽左右。魏主不聽譽者。而明察照羣臣。則鉅不費金錢。鉅費金以齊王辱不用璧。辱用王以魏

西門豹請復治鄴。足以知之。初治鄴不事左右故君尊之後治事之君猶盜嬰兒之矜裘。與眚危子榮

衣。盜者子不恥其父盜以父所盜衣矜人阴者兒不恥子綽左右畫。左畫圖右畫方必不得俱能成去蟻驅蠅。以骨去蟻以

愈至喻温言安得無桓公之憂索官。公聽左右索官無與先王之患懼馬也。王不察掌馬者竊

〔五〕臣以卑儉爲行。則爵不足以觀賞。寵光無節。則臣下侵侮。說在苗賁皇非獻伯。

孔子議晏嬰。獻伯爲相妻不衣帛嬰故仲尼議管仲與孫叔敖。仲有三歸以其太奢而出入之容變。陽

虎之言見其臣也。而簡主之應人臣也。失主術。虎言居齊已有三人反其得罪而三人爲君執逐虎言明已無

朋黨相和。臣下得欲。則人主孤羣。臣公舉。下不相和。則人主明。陽虎將爲趙武之賢。解

狐之公。此三人皆以公舉人內不避親而簡主以爲枳棘。非所以教國也。主云所舉害已與枳棘

〔六〕公室卑則忌直言。私行勝則少公功。說在文子之直言。武子之用杖。武子文子之子

夫直言者必危而侯收璽。車爲鄭令其姊犯法明之管仲以公而國人謗怨。仲不報封人之恩唯

〔一〕孔子相衛。弟子子皋爲獄吏。別人足。所踴者守門人。有惡孔子於衛君者曰。尼

欲作亂。衛君欲執孔子。孔子走。弟子皆逃。子皋從出門。跖危引之而逃之門下室中。吏追不得。夜半子皋問跖危曰。吾不能虧主之法令。而親跖子之足。是子報仇之時也。而子何故。乃肯逃我。我何以得此於子。跖危曰。吾斷足也。固吾罪當之。不可奈何。然方公之獄治臣也。公傾側法令。先後臣以言。欲臣之免也甚。而臣知之。及獄決罪定。公愾然不悅。形於顏色。臣見又知之。非私臣而然也。夫天性仁心固然也。此臣所以悅而德公也。謂者行步也。跖危也。田子方從齊之魏。望翟黃乘軒騎。駕出。既乘軒車。又在輕騎。方以爲文侯也。移車異路而避之。則翟黃也。徒。方問曰。子奚乘是車也。曰。君謀欲伐中山。臣薦翟角而謀果得伐之。臣薦樂羊而中山拔。得中山憂欲治之。臣薦李克而中山治。是以君賜此車。方曰。寵之。稱功尙薄。秦韓攻魏。昭卯西說而秦韓罷。齊荆攻魏。卯東說而齊荆罷。魏襄王養之以五乘將軍。養之以五乘。使爲將軍。卯曰。伯夷以將軍葬於首陽山之下。而天下曰。夫以伯夷之賢。與其稱仁。而以將軍葬。是手足不掩也。今臣罷四國之兵。而王乃與臣五乘。此其稱功。猶贏勝而履驕。贏利也。謂買者贏利倍勝。今以驕。言報天功狗贏勝之人履草驕也。孔子曰。善爲吏者樹德。不能爲吏者樹怨。概者平量者也。吏者平法者也。治國者不可失平也。少室周者。古之貞廉潔愨者也。爲趙襄

主方士與中牟徐子角力不若也。入言之襄主以自代也。襄主曰：子之處，人之所欲也。何爲言徐子以自代？曰：臣以力事君者也。今徐子力多，臣不以自代，恐他人言之而爲罪也。有蔽賢之罪也

二曰：少室周爲襄主驂乘，至管陽。有力士牛子耕與角力而不勝。周言於主曰：主之所以使臣騎乘者，以臣多力也。今有多力於臣者，願進之。

三曰：齊桓公將立管仲，令羣臣曰：寡人將立管仲爲仲父。善者入門而左，不善者入門而右。東郭牙中門而立。公曰：寡人立管仲爲仲父，令曰善者左，不善者右。今子何爲中門而立？牙曰：以管仲之智爲能謀天下乎？公曰：能以斷爲敢行大事乎？公曰：敢。牙曰：君知能謀天下，斷敢行大事，君因專屬之國柄焉。以管仲能乘公之勢，以治齊國，得無危乎？公曰：善。乃令隰朋治內，管仲治外以相參。晉文公出亡，箕鄭挈壺餐而從，迷而失道，與公相失，飢而道泣，寢餓而不敢食。及文公反國，舉兵攻用兌而拔之。文公曰：夫輕忍飢餒之患，而必全壺餐，是將不以原叛，乃舉以爲原令。大夫渾軒聞而非之，曰：以不動壺餐之故，怙其不以原叛也，不亦無術乎？故明主者不恃其不我叛也，恃吾不可

叛也。不恃其不我欺也。恃吾不可欺也。

陽虎議曰。主賢明則悉心以事之。不肖則飾

姦而試之。遂於魯。疑於齊。走而之趙。趙簡主迎而相之。左右曰。虎善竊人國政。何故相

也。簡主曰。陽虎務取之。我務守之。

我既守則彼不能得利

遂執術而御之。陽虎不敢爲非。以善事簡主。

興主之強。幾至於霸也。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古者有夔一足。其果信有一足乎。

孔子對曰。不也。夔非一足也。夔者忿戾惡心。人多不說喜也。雖然。其所以得免於人害

者。以其信也。人皆曰。獨此一足矣。夔非一足也。一而足也。哀公曰。審而是。固足矣。一

日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夔一足信乎。曰。夔人也。何故一足。彼其無他異而獨通於聲。

堯曰。夔一而足矣。使爲樂正。故君子曰。夔有一之。非一足也。晉文公與楚戰。至黃鳳

之陵。履繫解。因自結之。左右曰。不可以使人乎。公曰。吾聞上君所與居。皆其所畏也。有言

德也中君之所與居。皆其所愛也。

能敬順君故可愛也

下君之所與居。皆其所侮也。財輕寡人雖不肖。

先君之人皆在。是以難之也。

二三文王伐崇。至鳳黃。虛韞繫解。因自結。太公望曰。何爲也。王曰。君與處皆其師。中

皆其友。下盡其使也。今王先君之臣。故無可使也。季孫好士。終身莊。居處衣服常如

朝廷而季孫適懈。有過失暫廢其而不能長爲也。故客以爲厭易已。相與怨之。遂殺季孫。

故君子去泰去甚。南宮敬子問顏涿聚曰。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與坐者以十數。

而遇賊何也。曰。昔周成王近優侏儒以逞其意。而與君子斷事。是能成其欲於天下。今

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而與坐者以十數。而與優侏儒斷事。是以遇賊。故曰不在所

與居。在所與謀也。孔子御坐於魯哀公。哀公賜之桃與黍。哀公請用。仲尼先飯黍而

後啗桃。左右皆揜口而笑。哀公曰。黍者非飯之也。以雪桃也。仲尼對曰。丘知之矣。夫黍

者五穀之長也。祭先王爲上盛。果蓏有六而桃爲下。祭先王不得入廟。丘之聞也。君子

以賤雪貴。不聞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果蓏之下。是從上雪下也。丘以爲妨義。故

不敢以先於宗廟之盛也。簡主謂左右。車席泰美。夫冠雖賤。頭必戴之。屨雖貴。足必

履之。今車席如此太美。吾將何屨以履之。屨所履席大美則更無美屨以履之也夫美下而耗上。言席美則履又當美。履美衣又當美。求美不已則居

上彌有所費也妨義之本也。費仲說紂曰。西伯昌賢。百姓悅之。諸侯附焉。不可不誅。不誅必爲

殷紂曰。子言義主。何可誅。費仲曰。冠雖穿弊。必戴於頭。履雖五采。必踐之於地。今西伯

昌人臣也。修義而人向之。卒爲天下患。其必昌乎。人人不以其賢爲其主。非可不誅也。

且主而誅臣焉。有過。紂曰。夫仁義者。上所勸。下也。今昌好仁義。誅之不可。三說不用。故亡。齊宣王問匡倩曰。儒者博乎。曰。不也。王曰。何也。匡倩對曰。博。貴臬。勝者必殺臬。殺臬者。是殺所貴也。儒者以爲害義。故不博也。又問曰。儒者弋乎。曰。不也。弋者。從下害於上者也。是從下傷君也。儒者以爲害。故不弋。又問儒者鼓瑟乎。曰。不也。夫瑟。以小絃爲大聲。以大絃爲小聲。是以大小易序。貴賤易位。儒者以爲害義。故不鼓也。宣王曰。善。仲尼曰。與其使民諂下也。寧使民諂上。諂下則朋黨。諂上則尊敬。

〔四〕詎者。齊之居士。辱者。魏之居士。齊魏之君不明。不能親照境內。而聽左右之言。故二子費金璧而求入仕也。西門豹爲鄴令。清杼潔慤。秋毫之端。無私利也。而其簡

左右。

不事君左右也。

左右。因相與比周而惡之。居期年。上計。君收其璽。豹自曰。臣苦者。不知所以

治鄴。今臣得矣。願請璽。復以治鄴。不當。請伏斧鑕之罪。文侯不忍。而復與之。豹因重斂百姓。急事左右。期年。上計。文侯迎而拜之。豹對曰。往年臣爲君治鄴。而君奪臣璽。今臣爲左右治鄴。而君拜臣。臣不能治矣。遂納璽而去。文侯不受。曰。寡人曩不知子。今知矣。願子勉爲寡人治之。遂不受。不受約所納之璽也。齊有狗盜之子。與刖危子戲。而相誇。盜子曰。吾

父之裘獨有尾。

言裘尚有所盜之狗尾

危子曰。吾父獨冬不失袴。

別足者不衣袴。雖終其冬夏無所損失也。

子綽曰。人莫能左畫

方而右畫圓也。以肉去蟻。蟻愈多。以魚驅蠅。蠅愈至。

桓公謂管仲曰。官少而索者衆。

寡人憂之。管仲曰。君無聽左右之謂。請因能而受祿。錄功而與官。則莫敢索官。何患焉。

韓宣子曰。吾馬菽粟多矣。甚臞。何也。寡人患之。周市對曰。使騶盡粟以食。雖無肥不

可得也。名爲多與之。其實少。雖無臞亦不可得也。主不審其情實。坐而患之。馬猶不肥

也。桓公問置吏於管仲曰。辯察於辭。清潔於貨。習人情。夷吾不如絃商。請立以爲大

理。登降肅讓。以明禮待賓。臣不如隰朋。請立以爲大行。墾草芻邑。

芻入也。所食之邑。能入其租稅也。

辟地生

粟。臣不如寧武。請以爲大田。三軍旣成。陳使士視死如歸。臣不如公子成父。請以爲大

司馬。犯顏極諫。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爲諫臣。治齊此五子足矣。將欲霸王。夷吾在此。

孟獻伯相魯。堂下生藿藜。門外長荆棘。食不二味。坐不重席。晉無衣帛之妾。居不粟。

馬出不從車。叔向聞之。以告苗賁皇。苗賁皇非之曰。是出主之爵祿以附下也。一日孟

獻伯拜上卿。叔向往賀。門有御馬不食禾。向曰。子無二馬二輿何也。獻伯曰。吾觀國人

尙有飢色。是以不秣馬。班白者不徒行。故不二輿。向曰。吾始賀子之拜卿。今賀子之儉。

也。向出語苗賁。皇曰。助吾賀。獻伯之儉也。苗子曰。何賀焉。夫爵祿旂章。所以異功伐。別賢不肖也。故晉國之法。上大夫二輿二乘。中大夫二輿一乘。下大夫專乘。此明等級也。且夫卿必有軍事。是故循車馬。比卒乘。以備戎事。有難則以備不虞。平夷則以給朝事。今亂晉國之政。乏不虞之備。以成節。以絜私名。獻伯之儉也。可與言辭制當諫之故可與也又何賀。管

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曰。臣富矣。然而臣卑。桓公使立

於高國之上。曰。臣尊矣。然而臣疏。乃立爲仲父。孔子聞而非之。曰。泰侈僭上。一曰。管仲

父出朱蓋青衣。置鼓而歸。自朝歸設鼓吹之樂庭有陳鼎。家有三歸。孔子曰。良大夫也。其侈僭上。

孫叔敖相楚。棧車。柴車也牝馬。糲餅菜羹。枯魚之膳。冬羔裘。夏葛衣。面有飢色。則良大夫

也。其儉僭下。陽虎去齊之趙。簡主問曰。吾聞子善樹人。虎曰。臣居魯樹三人。皆爲令

尹。及虎抵罪於魯。皆搜索於虎也。臣居齊薦三人。一人得近王。一人爲縣令。一人爲候

吏。及臣得罪。近王者不見臣。縣令者迎臣執縛。候吏者追臣。至境上。不及而止。虎不善

樹人。主俛而笑曰。樹橘柚者食之則甘。嗅之則香。樹枳棘者成而刺人。故君子慎所樹。

中牟無令。晉平公問趙武曰。中牟三國之股肱。趙齊燕也邯鄲之肩髀。寡人欲得其良令

也。誰使而可。武曰。刑伯子可。公曰。非子之讎也。曰。私讎不入公門。公又問曰。中府之令。誰使而可。曰。臣子可。故曰。外舉不避讎。內舉不避子。趙武所薦四十六人。及武死。各就賓位。其無私德若此也。平公問叔向曰。羣臣孰賢。曰。趙武。公曰。子黨於師人。向武之武立如不勝衣。言如不出口。然所舉士也。數十人。皆得其意。釋叔向而公家甚賴之。及武子之生也。不利於家。死不託於孤。臣敢以爲賢也。解狐薦其讎於簡主。以爲相。其讎以爲且幸釋己也。乃因往拜謝。狐乃引弓送而射之曰。夫薦汝公也。以汝能當之也。夫讎汝。吾私怨也。不以私怨汝之故。擁汝於吾君。故私怨不入公門。解狐舉邢伯柳爲上黨守。柳往謝之曰。子釋罪。敢不再拜。曰。舉子公也。怨子私也。子往矣。怨子如初也。鄭縣人賣豚。人問其價。曰。道日暮。安暇語汝。

〔六〕范文子喜直言。武子擊之以杖。夫直議者不爲人所容。無所容則危身。非徒危身。又將危父。子產者子國之子也。子產忠於鄭君。子國譙怒之曰。夫介異於人。臣而獨於主。主賢明能聽汝。不將不汝聽。與不聽未可必知。而汝已離於羣臣。離於羣臣。則必危汝身矣。非徒危己也。又且危父矣。梁車新爲鄴令。其姊往看之。暮而後門閉。

因踰郭而入。車遂刖其足。趙成侯以爲不慈。奪之璽而免之令。管仲束縛。自魯之齊。道而飢渴。過綺烏封人而乞食。烏封人跪而食之。甚敬。封人因竊謂仲曰。適幸及齊。不死而用齊。將何報我。曰。如子之言。我且賢之用。能使勞之論。我何以報子。封人怨之。